

西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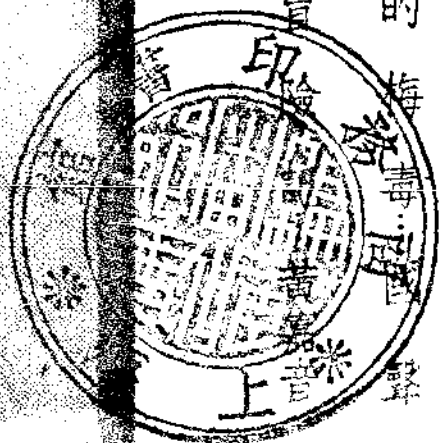
第六期
十月號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片照畫圖附·寫特人肺鐵

美國與美國人……林語堂 蕭伯納情書……黃嘉德
英國人與貓狗……老舍 防空 天網……萬光前
中學西用……沈有乾 郵賊……歐麗莎
人工生男女術……王貽謀 大學教育評價……孔斯文
無線電傳影……袁君暨 可怕的梅毒……
英譯浮生六記……林語堂 北極冒險……



異口同聲讚西風

鄙人前曾訂閱貴刊半年，深覺貴刊題材新穎，內容豐富，譯筆流利，文體活潑，開吾國雜誌之新紀元，欽佩無似。（漢口胡漢昇）

在「質」的方面講，西風的內容是够得上最精彩的。（香港楊錫鴻）

自讀朋友定給我的西風月刊，覺得頗饒西洋文學的綴趣，可作課外良好讀物。（廣東梅縣梅州中學廖禮宗）

敝人好讀貴社刊行之西風月刊，為欲先觀起見，故祇逐期零購，未有訂閱，價昂不計也。（廣州周維屏）（西風社發行部按：本刊為使讀者「先觀為快」起見，出版時必先寄訂戶，周君不計價昂而逐期零購，熱誠可感，惟事實上並未達到「先觀」目的也）

西風予我的益處，我應該以「感謝」贖還編者。（上海復旦大學龍子）

敝人係西風月刊忠實讀者，每期接到，必手不釋卷，讀完而後已。貴刊內容之豐富，題材之新穎，實別創一格，非普通雜誌所可倫比也。（北平清華大學李詩穎）

貴刊譯述精詳，內容豐富，宜其不脛而走，遐邇傳誦，為出版界一爭光榮也。（上海交通銀行王維嗣）

賢昆仲所編輯之西風月刊，於海內文壇上別創一格，題材新穎，內容充實，且編排活潑，極有趣味。無怪「天下」人要「同聲讚西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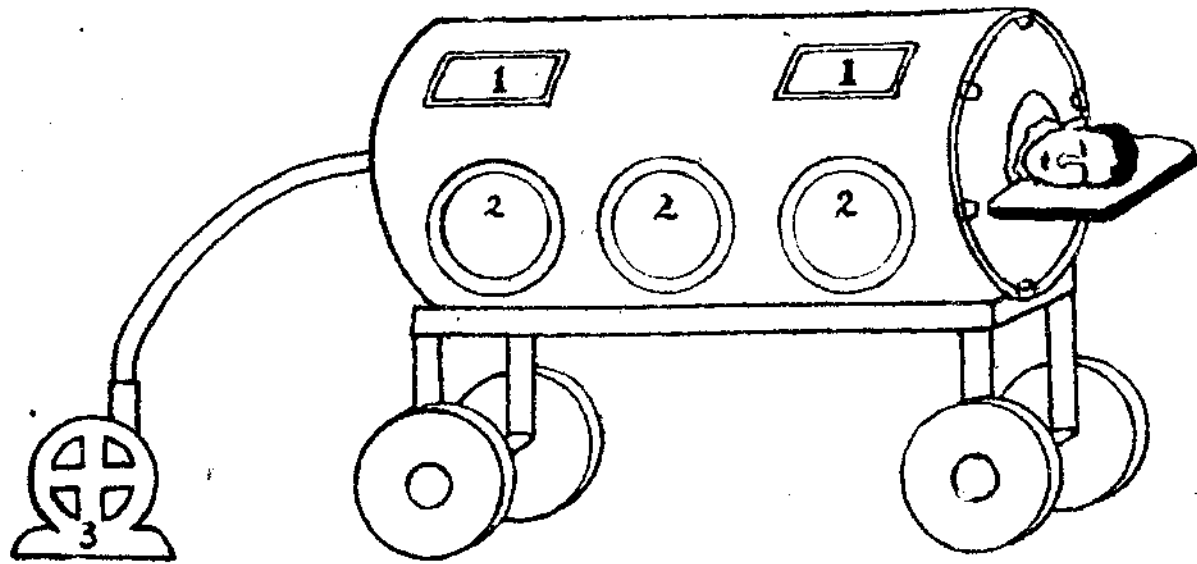
鄙人閱讀貴刊甚久，每期出版，常常一氣看完。因為坊間所出版的翻譯雜誌，大多文字歐化，字句堆砌，佶屈聱牙，實不易看懂，要求像貴刊這樣的通俗清麗，真是不不可多得啊。（上海戴敦復）

貴刊內容風趣兼備，讀者同聲讚揚，我更以貴刊每月只出版一次，中間相隔時間太長，心裏難過煞。（上海立達學園張禮蘭）

西風與逸經的內蘊，雖各有不同之點，但「篇篇可讀，期期可傳」，則無或殊。讀西風則知道西方的社會習俗，個人生活，它的貢獻於不識外國文者更大，因此一來，它在今日出版界中，當有特殊地位，是無疑義的。——逸經半月刊編輯陸丹林。

人肺鐵的國同將行





鐵肺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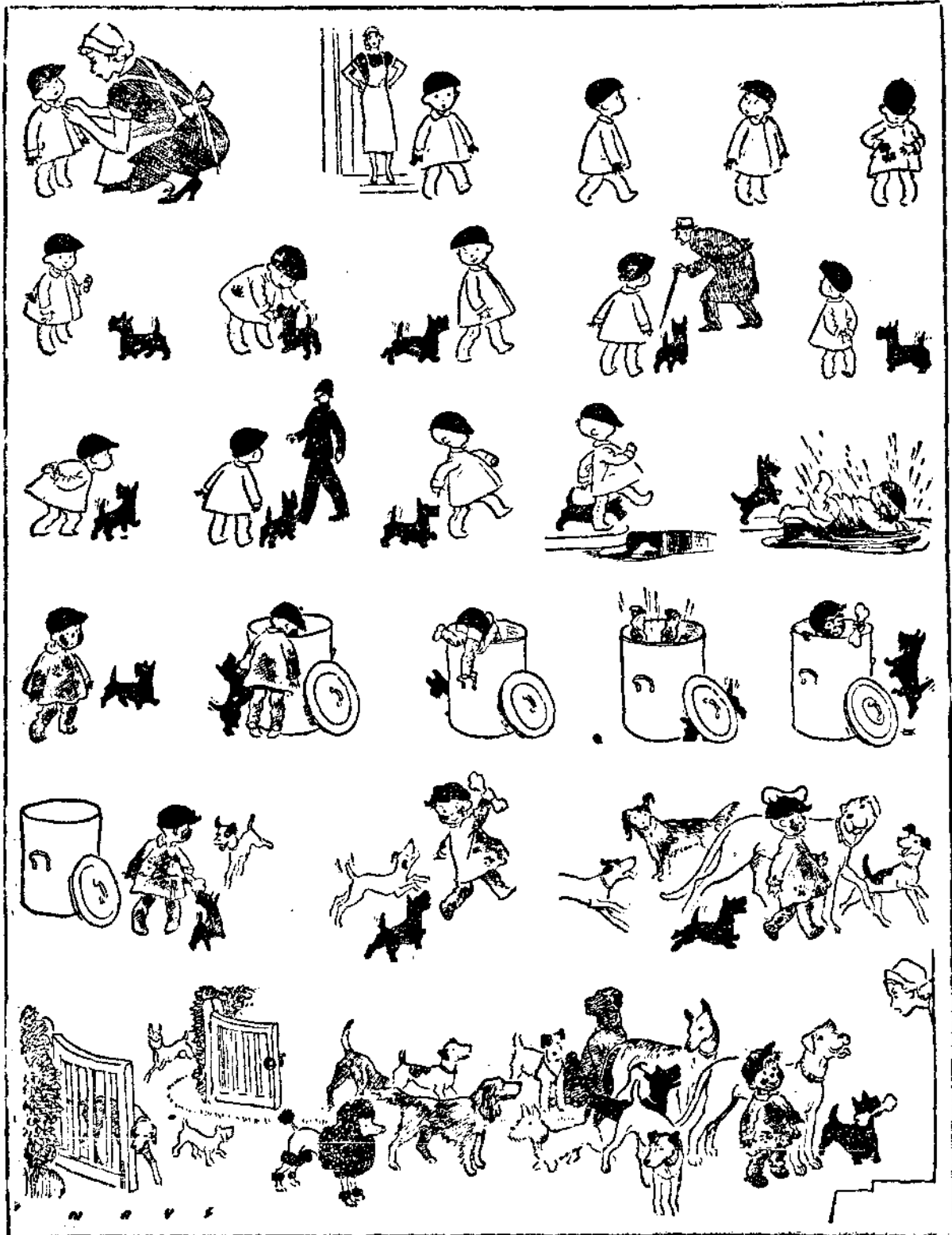
(1) 小窗——醫生護士可以從這兩個小窗窺見病人身體的情形。

(2) 圓蓋——揭開圓蓋，醫生或護士便可以伸手經過一層緊縮的海綿橡皮圈，而替病人轉身，幫助病人大小便，或作其他治療上或護理上的必要步驟，同時可使呼吸機不至停止工作。

(3) 馬達——由電流轉動，使呼吸機內的氣壓由唧筒的作用而起變動。當呼吸機內的氣壓較外面的大氣氣壓為低時，病人的胸廓就擴大，於是病人就被動地吸氣。呼吸機內的氣壓有節拍地忽高忽低，就完成其長時間的人工呼吸的使命。

廿分鐘日記

轉載笨拙



西風

第六十期
第六年六月一日

專 篇

美國與美國人

新大陸風光

林語堂

(四〇六)

英國人與貓狗

萬物之靈的朋友

老舍

(四一一)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變化中的統一

沈有乾

(四一七)

冷眼旁觀

我的中國老師

豈有此理與莫名其妙

默然

(四一九)

東方精神

鎮靜與情義

章伯雨

(四二四)

雨絲風片

花花絮絮點點滴滴

編者輯

(四二八)

科學·自然

鐵肺人特寫

呼吸機中苟延殘喘

史林

(四三二)

人工生男女術

以科學克服自然

王貽謀

(四三六)

無線電傳影

科學世界的千里眼

袁君暨

(四四〇)

跛者能行

現代醫學奇蹟

陳師超

(四四六)

心理·教育

怎樣學習新技能

聚精會神的努力

謝士非

(四四七)

大學教育的價值

大學值得讀嗎

孔斯文

(四五三)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四五八)

蕭伯納情書

兩個天才藝人的紙上談愛

黃嘉德

(四六四)

婦女·家庭

白流的眼淚……………洪 鵠
小事化大事……………(四七三)

傷心女郎的自白……………王宏喜
受劇者的呻吟……………(四七八)

傳記·人物

怪音樂家……………許以牧
偉大天才素描……………(四八三)

女王之死……………林如斯
壯烈的犧牲……………(四八八)

軍備·戰爭

防空天網……………萬光郁
鐵鳥勁敵……………(四九一)

未來艦隊……………陳師超
海洋中的怪物……………(四九四)

有備無患……………潛 流
末雨綢繆的防毒計劃……………(四九九)

社會·暴露

可怕的梅毒……………國 聲
最大的疫癘……………(五〇一)

郵賊……………歐麗莎
交通機關的公敵……………(五〇七)

口頭宣傳廣告術……………熊正瑾
化裝表演的把戲……………(五一二)

私人偵探……………勃 仁
神出鬼沒的職業……………(五一七)

西洋幽默

兇手自述……………亞 伍
我的房東真可惡……………(五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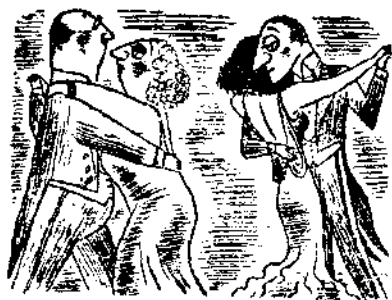
西書精華

北極冒險記……………黃嘉音
愛斯基摩人的生活……………(五二七)

西風消息

親切之感……………蕭義民
無限的快慰……………綠 野

名人雋語·筆花·西洋漫畫選·補白



在美國這個國度裏，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才有機會發見自己和自己的才能。

美國與美國人

林語堂

我們在中國聽到許多關於美國和美國人的故事。這些故事普通跟法國人或英國人所聽到的一樣。在美國這個國度裏，男人吃夾臘腸的麵包，女人嚼留蘭香糖，小孩舐冰淇淋。可是這些傳說給人的印象，並不是有些美國人做這種事情，而是男人沒有一個不吃夾臘腸的麵包，女人沒有一個不永遠動着下巴，小孩沒有一個不舐冰淇淋。

我們彼此談論着說，『這不是一個奇怪的世界嗎？』我們又聽見人家說，美國有一百零二層的摩天樓，有汽車像蚯蚓那樣在地底行駛着，有火車在空中鐵道上飛馳着，有新式的餐館，只要放進一個銀幣，便有一隻烤肥雞自動地跳上你的餐桌，有一種樓梯，不必勞你舉步，把你送上樓去，警察全是身長六尺的，女人幾乎一絲不掛在街上走，等等。這種情形是不可置信的，但却是事實，因為我們有許多人都可以親眼在銀幕上看到。啊，美國！不但如此，我們還聽說在美國大家都是準時守約的，聽說一個美國人約定九點鐘，就準在九點鐘到場；大

家都在街上橫衝直撞，沒有一個人空費一分鐘時間；整個生活方式是像救火會那樣組織起來的，每個人都像火車那樣，照時間表準時行駛。我們又聽說好萊塢的人都是富翁，過着快樂而滿足的生活；在美國，大家都是基督教徒，美國革命的女兒都是美國民主主義的偉大保護人；天天有黑人受美國人私刑，芝加哥的街頭巷尾都躺着或死或傷的匪徒；在這自由的國度裏，大家都在跳舞作樂；在這平等的國度裏，大家都可以輕拍着別人的肩頭……

我到美國來的時候，就用驚奇的眼光來觀察美國人；可是我是個近情的人，所以我所冀望的既不太大，又不太小。這是值得慶幸的事情。由科學方面說來，我相信一切都可能，由人情方面說來，我相信有許多事是不可能的。關於科學方面的一切，我發見事實都沒受過分的誇張；可是關於人類行為方面的一切，我相信美國人跟中國人相差無幾。

我是準備遇着最壞和最好的事情的。我覺得很快活，因為我看見美國女人跟中國女人一樣，還在關心她們丈夫的胃口，雖則她們不曾聽見過孔夫子的名字。

我走進一間美國藥房，開始在那邊觀察美國人。美國藥房是最適合於作這種研究的。美國藥房裏有四『C』：有雪茄(Cigar)可以賣給男人，有朱古力糖(Chocolate)可以賣給女人，有糖菓(Candy)可以賣給小孩，也有咳嗽藥丸(Cough Drops)可以賣給老人。我看見男人在買雪茄，女人在買朱古力糖，小孩在買糖菓，老人在買咳嗽藥丸。我發見那些女人與小孩也許比男人和老人更快活，而且的確是比別國的女人和小孩更

快樂的。

因為美國是女人和小孩的領土。美國叫做新大陸，而歐亞兩洲則叫做舊大陸。當你講到新世界時，你的意思是說美國女人是新的，美國小孩也是新的——跟歐亞兩洲的女人和小孩大不相同。女人和小孩使美國成為新世界。

美國賜女人以發展的機會。舊世界的男人，尤其是亞洲的男人，聽見女人有發展的機會，往往大吃一驚。那個自命為保護者的男人本能地問道：『那怎麼好呢？』假使你給女人有發展的機會，例如，假使你讓一個少女在這茫茫大世界裏無拘無束地生活着，那怎麼好呢？

女人得到發展的機會之後，並沒發生甚麼變故，這使我有點驚異。她顯然是能夠管顧自己的。於是我開始驚歎道：我們舊世界的男人幹嗎自尋煩惱去管顧女人呢？

經過了長時間的推敲之後，我現在情願大胆地承認，女人跟男人一樣，也是人類——如果你給她們同樣的經驗和環境，她們也有男人一樣的才幹，一樣能判斷事情，一樣能做錯事情；如果你給她們同樣的商業訓練，她們也跟男人一樣能做敏捷的工作，一樣有冷靜的頭腦；如果你不把她們關在家裏，她們也跟男人一樣有社會眼光；最後，她們也一樣能治天下，亂天下，因為假使女人有機會統治天下，她們大約不會比今日統治歐洲的男子把世界弄得更糟的。

我因為讀過早期婦女運動者的言論，所以有一時期相信解放的新婦女不願結婚；現在我覺得一般女人

是夠聰明，不至於相信這種胡說的。假如有許多女人不結婚，那不是因為她們不知道甚麼是好的。她們處世的常識太豐富了。女人如果沒有男人的愛，是不能快樂的。

我要用一句老生常談贈給美國女人：使盡方法，不擇手段地去追求男人吧。讓我們接受有意識的簡單真理吧。出去追求男人，去結婚生子，去養雞種菜吧。

現在我們要談美國民主主義的基石——普通男子了。美國有一種屬浪漫派的民主主義，一種給男女的地位煊染着的民主主義。女人的地位煊染着浪漫主義，也給浪漫主義的色彩所煊染着，這種浪漫主義是偉大的，博愛的，一視同仁的，情感洋溢的。在另一方面，普通男人的地位煊染着民主主義，也給民主主義的色彩所煊染着。

我們如果要明瞭普通男人的地位，第一步須先了解美國民主主義的本質。美國民主主義根本是以『最多的貨物賣給最大多數的人』(The greatest goods sold to the greatest number)這個理想為基礎的；代表最大多數的普通男人便是這樣成爲社會重要分子的。

我也許錯了，可是我相信美國人心目中的民主主義，是『最多的貨物』(“greatest goods”)而不僅是那種看不見的『最大利益』(“greatest good”)。我們在美國才聽得到『出賣思想』(“sell an idea”)和『買藝術家』(“buy an artist”)這類詞語。

普通男子是美國民主主義的基石，因為代表最大多數的是他，而不是紳士；因為最多的貨物是賣給他的，

因為無線電節目和電影是為他而存在的——如果製造家不把大批的貨物賣出去，如果電影不是要給千千萬萬的平民看，那麼美國民主主義是甚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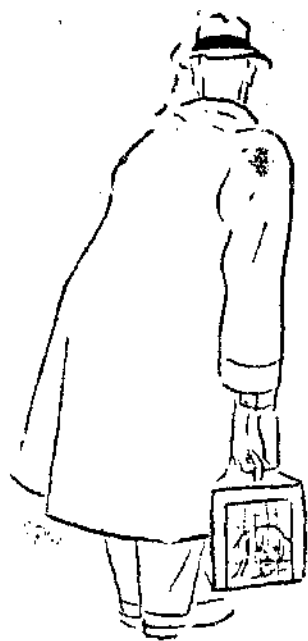
所以，我們在美國的民主主義裏才有生命，才有豐富的生命，因為我們有大量的汽車，大量的雜誌，和大量的無線電收音機。於是，普通的男子發達起來了，有快樂的生活了；他愈普通平凡，他的生活也愈快樂。

因為在美國這個國度裏，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才有機會發見自己和自己的才能。美國人因為對一切新的東西都很好意地接受了，結果把甚麼東西都放在美國民主主義的大鍋裏——新婦女，新兒童，新醫藥，新風尚，新衣服，新遊戲，新學校，新機器，新沙發床，新爵士音樂——把這一切東西攪在一起，煨在一道。我的思想是傾向於實驗的，所以我極想知道在五十年後，這個大鍋將產生一些甚麼東西出來。

男女談話材料之異同

英國名心理學家講理斯 (Havelock Ellis) 為研究男女談話心理起見，特每日到街頭巷尾去調查，把所竊聽到的談話材料一一記錄下來，調查結果如下：

談話材料	談話人物
金錢與商務	男人對男人 百分之四十八
衣飾與居屋	男人對男人 百分之二
異性	男人對男人 百分之八
娛樂	男人對男人 百分之十四
同性	男人對男人 百分之廿二
	女人對女人 百分之三
	女人對女人 百分之廿三
	女人對女人 百分之四十四
	女人對女人 百分之廿五
	女人對女人 百分之五



英國人的愛動物，真可以說是普遍的。有人說，這是英國人的海賊本性還沒脫淨，所以總拿狗馬當作朋友似的對待。據我看，這點賊性倒還可愛；至少狗馬是可以同情這句話的。

英國人與貓狗 老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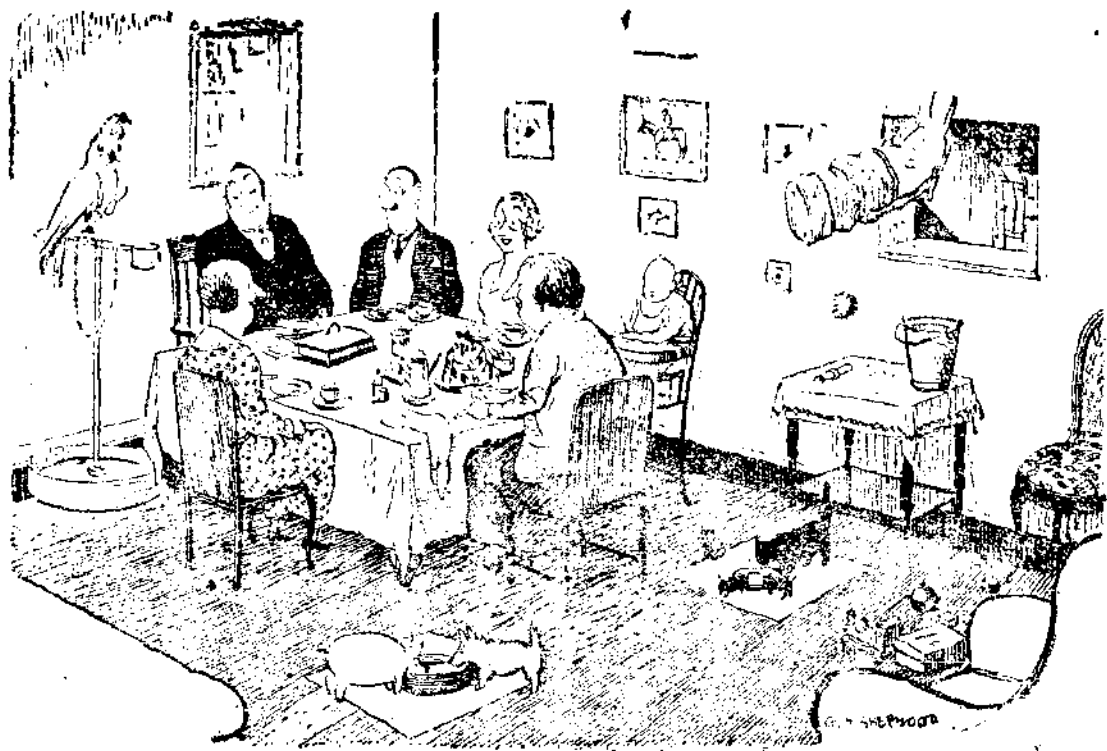
英國人愛花草，愛貓狗。由一個中國人看呢，愛花草是理之當然，自有錢有閒，種些花草幾乎可與藏些圖書相提並論，都是可以用「雅」字去形容的事。就是無錢無閒的，到了春天也免不了掉花幾個銅板買上一兩小盆蝴蝶花什麼的，或者把白菜腦袋塞在土中，到時候也會開上幾朵小十字花兒。在詩裏，讚美花草的地方要比諛頌美人的地方多得多，而梅蘭竹菊等等都有一定的品格，彷彿比人還高潔可愛可敬，有點近乎一種什麼神明似的。在通俗的文藝裏，講到花神的地方也很不少，愛花的人每每在死後就被花仙迎到天上的植物園去。這點荒唐，荒唐得很可愛。雖然裏邊還是含着與敬財神就得元寶一樣的實利念頭，可到底顯着另有股子勁兒，和財迷大有不同；我自己就不反對被花娘娘們接到天上去玩玩。

所以，看見英國人的愛花草，我們並不覺得奇怪，反倒是覺得有點慚愧，他們的花是那麼多呀！在熱鬧的買賣街上，自然沒有種花草的地方了，可是還能看到賣「花插」的女人，和許多鮮花舖。稍講究一些的飯舖酒館

自然要擺鮮花了，其他的舖戶中也往往擺着一兩瓶花，四五十歲的掌櫃們在肩下插着一朵玫瑰或虞美人也是常有的事。趕到一走到住宅區，看吧，差不多家家有些花，園地不大，可收拾得怪好，這兒一片鬱金香，那兒一片玫瑰，門道上還往往搭着木架，爬着那單片的薔薇，開滿了花，就和圍畫裏似的。越到鄉下越好看，草是那麼綠，花是那麼鮮，空氣是那麼香，一個中國人也有點慚愧了。五六月間，趕上晴暖的天，到鄉下去走走，真是件有造化的事，處處都像公園。

一提到貓狗和其他的牲口，我們便不這麼起勁了。中國學生往往給英國朋友送去一束鮮花，惹得他們非常的歡喜。可是，也往往因為討厭他們的貓狗而招得他們撇了嘴。中國人對於貓狗牛馬，一般的說，是以『人爲萬物靈』爲基礎而直呼牠們作畜類的。正人君子呢，看見有人愛動物，總不免說聲聲色狗馬，玩物喪志。一般的中等人呢，養貓養狗原爲捉老鼠與看家，並不須賞牠們個好臉兒。那使着牲口的苦人呢，鞭子在手，急了就發威，又困於經濟，牠們的食水待遇活該得按着噤吧畜生辦理。於是大概的說，中國的牲口實在有點倒霉；太監懷中的小吧狗，與闊寡婦椅子上的小白貓，自然是碰巧了的例外。畜類倒霉，已經看慣，所以法律上也沒有什麼規定；虐待丫頭與媳婦本還正大光明，噤吧畜生自然更無處訴委屈去；黑驢告狀也並沒陳告牠自己的事。再說，秦檜與曹操這輩子爲人作歹，下輩便投胎豬狗，吃點噤吧虧纔正合適。這樣，就難怪我們覺得英國人對貓狗愛得有些過火了。說真的，他們確是有點過火；不過，要從貓狗自己看呢，也許就不這麼說了吧？狗食人食，而有些人却沒飯吃，自然也不能算是公平，但是普遍的有一種愛物的仁慈，又或者無礙於禮教吧？

英國人的愛動物，真可以說是普遍的。有人說，這是英國人的海賊本性還沒脫淨，所以總拿狗馬當作朋友似的對待。據我看，這點賊性倒怪可愛；至少狗馬是可以同情這句話的。無事可作的小姐與老太婆自然要弄條小狗玩玩了——對於這種小狗，無論牠長得多麼不順眼，你可就是別說不可愛呀！——就是賣煤的煤黑子，與送牛奶的人，也都非常愛惜他們的馬。你想不到拉煤車的馬會那麼馴順，體面，乾淨。煤黑子本人遠不如他的馬漂亮，他好像是以他的馬當作他的光榮。煤車被叫住了，無論是老幼男女，跟煤黑子要過幾句話，差不多總是以這匹馬作中心。有的過去拍拍馬脖子，有的過去吻一下，有的給拿出根胡蘿蔔來給牠吃。他們看見一匹馬就彷彿外婆看見外孫子似的，眼中能笑出一朵花兒來。英國人平常總是拉着長臉，像頂着一腦門子官司，假若你打算看看他們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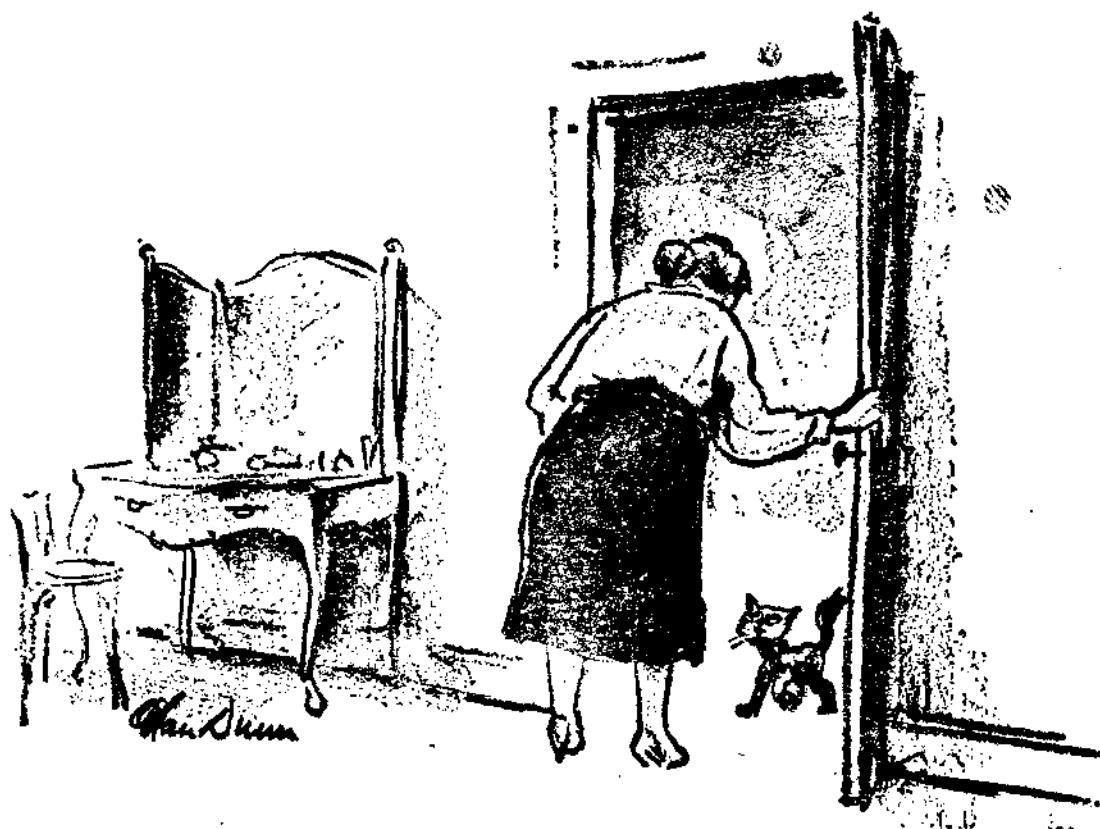


『我的丈夫喜歡我們大家一起吃飯！』

個善心，也和靄可愛，請你注意當他們立在一匹馬或拉着條狗的時候。每到春天，這些拉車的馬也有比賽的機會。看吧，煤黑子弄了瓶擦銅油，一邊走一邊擦馬身上的銅活呀。馬鬃上也掛上彩子或用各色的繩兒梳上辮子，真是體面！這麼着重他們的馬，當然的在平日是不會給氣受的，而且載重也有一定的限度，即使有狠心的人，法律也不許他任意欺侮牲口。想起北平的煤車，當雨天陷在泥中，煤黑子用支車棍往馬身上楞，真要令人喊『生在禮教之邦的馬嘍！』

貓在動物裏算是最富獨立性的了，牠高興呢就來爬在你懷中，囉哩囉嗦的不知道念着什麼。牠要是不高興，任憑你說什麼，牠也不答理。可是英國人家裏的貓並不因此而少受一些優待。早晚他們還是給牠魚吃，牛奶喝，到家主旅行去的時候，還要把牠寄放到『託貓所』去，花不少的錢去餵養着；趕到旅行回來，便急忙把貓接回來，乖乖寶貝的叫着。及至老貓不吃飯，或小貓摔了腿，便找醫生去拔牙，接腿，一家子都忙亂着，彷彿有了什麼了不得的事。

狗呢，就更不用說，天生來的會討人喜歡，作走狗，自然會吃好的喝好的。小哈吧狗們，在冬天，得穿上背心；出門時，得抱着；臨睡的時候，還得吃塊糖。電影院，戲館，禁止狗們出入，可是這種小狗會『走私』，爬在老太婆的袖裏或衣中，便也去看電影聽戲，有時候一高興便叫幾聲，招得老太婆頭上冒汗。大狗雖不這麼嬌，可也很過得去。腳上偶一不慎黏上一點路上的柏油，便立刻到狗醫院去給套上一隻小靴子，傷風咳嗽也須吃藥，事兒多了去啦。可是牠們也真是可愛，有的會送小兒去上學，有的會給主人叨着東西，有的會耍幾套玩藝；白天不咬人，晚上



『親愛的彼得，等我穿好了衣服你就可以進來了。』

可挺厲害。你得聽英國人們去說狗的故事，那比人類的歷史還熱鬧有趣。人家獵戶，軍隊，警察所，牧羊人，都養狗，都愛狗。狗種也真多，大的，小的，寬的，細的，長毛的，短毛的，每種都有一定的尺寸，一定的長度，買來的時候還帶着家譜，理直氣壯，一點不含糊！那真正入譜的，身價往往值一千鎊錢！

年年各處都有賽貓會，賽狗會。參與比賽的貓狗自然必定都有些來歷，就是那沒資格入會的也都肥胖精神。這就不能不想起中國的狗了，在北平，在天津，在許多大城裏，去看看那些狗，天下最醜的東西！骨瘦如柴，一天到晚連尾巴也不敢擡起來一回，太可憐了！人還沒有飯吃，似乎不必先為狗發愁吧，那麼，我只好替牠們禱告，下輩子不要再投胎到這兒來了！

簡直沒有一個英國人不愛馬。那些專作賽馬用的，不用說了，自然是老有許多人伺候者；就是那平常的馬，無論是拉車的，還是耕地的，也都很體面。有一張卡通，記得畫的是『馬之將來』：將來的軍隊有飛機坦克車去衝殺陷陣，馬隊自然要消滅了；將來的運輸與車輛也用不着騾馬們去拖拉，於是馬怎麼辦呢？這張卡通——英國人畫的——上說，牠們就變成了貓狗。客廳裏該爬着貓，將來是爬着匹馬；老太婆上街該拉着狗，將來便牽着匹騾子。這未必成爲事實，可是足見他們是怎樣的捨不得騾馬了。

除了貓狗騾馬，他們對於牛羊雞豬也都很愛惜，這是要到鄉間纔可以看見的。有一回到鄉間去看了朋友，他的祖父是個農夫，養着許多豬與雞。老人的雞都有名子，叫哪個，哪個就跑來。老人最得意的是他的那些肥豬，真是淨乾可愛。可是，有一天下了雨，肥豬們都下了泥塘，弄得滿身是稀泥，把老人差點氣壞了。總而言之，他們對牲口們是盡到力量去愛護，即使是爲殺了吃肉的，反正在牠們活着的時候總不受委屈。中國有許多人提倡吃素禁屠，可是往往寺院裏放生的牲口却瘦得皮包不住骨，別處的畜類就更不必說了。好死不如癩活着，是我們特有的哲學，可也真夠殘忍的。

對於魚鳥蝸虫，英國人不如我們會養會玩，養這些玩藝的也就很少。賣貓狗的鋪子裏不錯也賣鸚鵡，小兔，小龜，和碧玉鳥什麼的，可是養鳥的並不懂教給牠們怎樣的叫成套數。據說，他們在老年間也鬪雞鬪鴿，現在已被禁止，因爲太殘忍。我們似乎也該把鬪蟋蟀什麼的禁止了吧？也不是怎麼的，我總以爲小時候愛鬪蟋蟀，長大了也必愛去看槍斃人，沒有實地的測驗過，此說容或不能成立；再說，還許是一點婦人之仁，根本要不得呢。



詩人吉普林 (Kipling) 曾寫：

東是東，

西是西，

雙方永不交接。

西方尙未聽說有人主張『全盤東化』也未有人叫『打倒東方文化侵略』的口號，或者就是因為西方人相信吉普林的結果。不過地是圓球之說，也是他們西方人的思想，環航地球更是他們西方人的功績，他們若還相信吉普林，未免難於自圓其說了。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任何人所樂於贊成的，主張『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的都無反對之必要。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沈有乾

若有人說：

三是三，

四是四，

兩數不能相加，

雖三尺童子，一望而知其不通。難道詩人的邏輯竟不如三尺童子？其實非但詩人如此，政治家也是一樣的。據一九〇九年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報，奧士登·張伯令 (Austen Chamberlain) 曾以『男子是男子』與『婦女是婦女』為理由，反對婦女參政云。

以上所說，好像有些和西洋的詩人或政治家爲難，頗有反對『全盤西化』的意味。

但是三尺童子究竟是外行。照邏輯專家懷海與羅素的理論，凡是對的命題，可以含蘊於任何命題中，所以詩人與政治家，只要看準他們的結論，所引的理由是無關宏旨的。他們即使改用『東是西，西是東，』或『男子是婦女，婦女是男子，』也無損於他們的結論。不過爲避免無謂的糾紛起見，他們所用的理由確是最適當的。

關於這層，且別說聰明的詩人與政治家當然懂得，就是一般普通商人也都會應用。商人的最後目的是賺錢，方法不外乎誠實的與欺騙兩種，最好二者並用。那是必需的結論，因之他們就引『生意是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 爲無可反對的理由。

這樣講起來，我們大可取法於西洋的詩人，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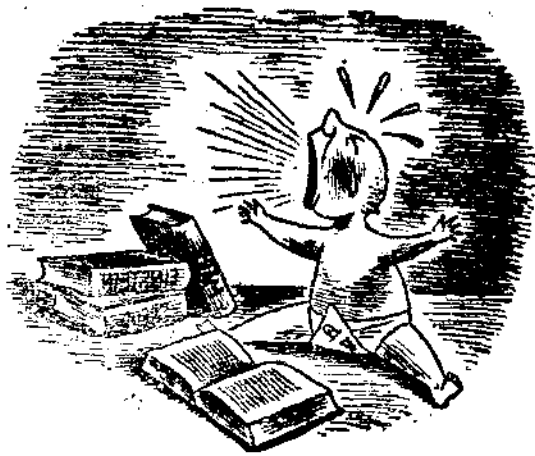
家，與商人，『打倒文化侵略的帝國主義』這類口號似乎太過火些。

所以最妥當的主張還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至於『體』與『用』的意義，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有人對他的朋友們宣言：『我的家庭採用一種集權與分權的折中辦法，我與內子有兩條神聖不可侵犯的契約：(一)一切大事取決於我。(二)零星小事則由她自由處置。』他又非正式地解釋道：『好，在我們結婚以來尙無大事發生，所以我倒並無多少職務。』

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是任何人所樂於贊成的，主張『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的都無反對之必要。

這叫做變化中的統一。



冷眼旁觀

我的中國老師

默然

——Nathaniel Peffer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

三月號美國亞細亞雜誌

我現在要談中國，談中國的老師，談那些教外人念中國書的中國老師，尤其是那些教我念中國書的中國老師。

在我初到中國的時候，我有一天偶然在辦公處

在開頭三天中，徐先生來得頗為準時。可是以後

說我想學習一些中國語言。翌日便有人介紹一位徐

便不同了。大約是『本性難移』吧，徐先生一天一天

先生來。徐先生是個又矮又胖的人，戴着眼鏡，笑容滿

地遲到了，光臨的時間隨興之所至，沒有一定，有時十

面。他很和氣地跟我說了幾分鐘話，甚麼都說到，只是

點十七分，有時十點二十九分，有時十點四十六分。當

沒有提起他來會見我的目的。後來，我們才慢慢轉到

我露出一點不快的樣子時——當然是我沒有涵養

正經事上去，終於客客氣氣地用委曲婉轉的話，把新

的結果啦——徐先生便根據一些邏輯向我解釋，理

水問題講妥，又決定每天上午十時開始授課。

直氣壯，使我無從置喙。這樣遲到幾天之後（半點鐘

至一點鐘不等，他突然「恢復了均衡」，有一天提早一點鐘來，把我由夢中驚醒，使我啼笑皆非。

在這期間，我們的關係已經大有進展。徐先生是個善於詞令的人，見聞廣博，常常講城中一些浪漫事件和桃色新聞給我聽。在徐先生方面，利用講書的時間去談一些中國大情人和芳名小桃花的歌女的故事，當然是比講解一些不可講解的中國成語好得多了；在我這方面呢，有機會聽聽這種動人的故事，當然也比絞盡腦汁，硬記一些毫無意義，或音義難分的單音更有趣了。他的主要目的是使學生快活，不是使學生得到智識。所以，改正學生的錯誤發音或錯誤解釋，自然也是不合於禮貌的了，因為那會使學生失面子啊。至於學生是否學到甚麼東西，那是不很重要的。事實上，沒有一個中國人希望外人學會中國語言；這種想頭普通是不會錯的，因為中國語言確是不容易學。

我每天上午帶着書本，準時在十點鐘等候他。我似乎是故意準時的，以便襯顯出他的不準時。我想我天天都希望由他的遲到而生出一種憤怒的快樂。如果他準時光臨，使我失望，我想我也許會一樣憤怒的。我等着，等着，過了一刻鐘或半點鐘，綿鞋踏在地板上的輕聲響起來了，他好整以暇地，一步一步地走到我的辦公處了。他有禮貌地敲敲門，進來時恭恭敬敬地鞠躬着。接着便開始背書，好像非把光陰好好利用不可似的；我支支吾吾，一句一句地背出來。我覺得所背的東西毫無意義，他聽見我用英語口音說出來的中國話，大約也是莫名其妙的吧。於是，我提出那個不可避免的難題了：這句話「爲甚麼這樣呢？」他總答道：沒有理由，你儘管背出來好了。據他的說法，中國語言是沒有一定的邏輯的，怎樣便是怎樣，沒有理由；你不必發問，只管牢記好了。因此我終於不會學會第一課

的中國書。接着徐先生轉了話題，大家又是一團和氣了。徐先生心滿意足地坐在安樂椅中，拿着扇輕輕地扇着，讀書的聲音唧唧唔唔地，合拍地抑揚頓挫着。我的書落在我的膝上，合攏起來了。初春的上海的炎陽，由百葉窗外射進來。外邊街上小販的有韻律的喊聲，與徐先生喃喃不絕的書聲互相應和着。我睡了。世界停住了。後來，大約是我的書跌在地上，或外頭兩個工人在吵架吧，我突然清醒了。我終於覺得我們倆應該分手了。我告訴徐先生說，我此後每天須做十八小時的工作；我告訴他說，醫生勸我休息；我告訴他說，我不久須離開上海；我告訴他說，我覺得我這個初學者，不該浪費他的才學。這些話沒有一句是真的；他不相信，我也不希望他相信他的面子顧全了；還有比此更重要的事情嗎？

過了不久，王先生來了。王先生是個清瘦而文雅

的人，衣飾整潔，看來很伶俐乖巧，同時又有點放蕩。他的主要目的也是要使我心地快樂。他對時間的觀念比徐先生更有伸縮性。他要來的時候就來——如果真來的話。我還不會看見一個這麼時常生病的強壯的人，也不會看見一個親友死亡率這麼高的人，也不會看見一個想得出這麼多缺席的理由的人。

有一次，王先生偶然問我會否到過一間茶樓，聽一個著名說書家說書。我不曾有過這種經驗。他問我要不要陪他在下星期晚去聽說書。我一口答應，準時赴約不誤。這是我的社交生涯的開始。我們聽到深夜一兩點鐘才回來。王先生翌日遲一點鐘到，我好怪他嗎？他昨夜破鈔請客，我那裏敢說甚麼話？此後每至星期一，我們總用講書的時間，暢談昨夜歡娛的情形，到末了才奉行故事地把書本翻一翻。星期二離上星期日尚不太久，當然還有一些記憶可說。到星期三，我可

就保持着比較沉默的態度了。到星期四，我的聲調裏也許有點不耐煩的表示，請先生喝茶時也許不像平時那麼恭敬。無論如何，王先生又請我下星期晚去玩了。到星期五和星期六，我們又有下星期晚的約會好做話題了。我曉得我該和王先生斷絕關係了，至少斷絕職業上的關係，可是星期晚的外交關係倒很難決絕。後來，我又不得不使用策略了。有一天，我對王先生說，我須到內地去接洽事情，回滬無期。我暗示說，我離上海的期間大概是會很長久的。我又暗示說，他頂好等到接得我的消息時，才再來見我。於是，我真的到別處去了，可是一星期後又回上海來。王先生不會再接得我的消息。可是我知道他一定曉得我已經回上海了，因為他的僕人可由我辦公處的僕人探知真相。他是懂得我的意思的。他不再來了，也不再帶我去過星期日的夜生活了，這無疑地是令人悵憾的事。

我的第三位老師是陳先生。陳先生是個瘦長子，態度莊重，看來似乎營養不足，而且患喘息病。跟徐王兩位先生比較起來，陳先生是滯重的，不活潑的，他來了——並不太遲——我們便翻開書；我朗讀着，他傾聽着；我把功課讀完，翌日我們讀下一課的功課。他有時居然也改正我的錯誤，或給我一點解釋，可惜不常，因此我沒有得到很大的進步。這跟美國中學生「讀」法文一樣。你學會背誦法文的不規則動詞，學會翻譯「我叔父的鋼筆」和「我姑母的墨水」，可是當人家用法語對你說：「你有火柴嗎？」時，你却瞠目不知所云啦。

有一次，我請陳先生晚餐。在這頓晚餐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陳先生胃口的好——他所欣賞的似乎不是食品的味道，而是食品的數量。他吃得很飽，看來是不常吃大菜的。我們不時在一塊兒吃茶進餐，陳先

生的胃口，雖則非常起勁，我却覺得索然乏味。我不記得怎樣跟陳先生分手。我只記得我有一個時期覺得很不耐煩。

我現在所有的中文習識，是在北平一間教會方言學校得來的。可是，我却由那些徐先生、吳先生、王先生

生、陳先生、周先生、和秦先生的開導，才嘗到人生的滋味，才得到許多關於中國的智識（雖則沒有學到中文）。他們是懶惰的，不稱職的，無用的。他們沒有教過我甚麼東西，可是他們却給我一些回憶的資料，一些歡樂可愛的回憶資料。

墨西哥小記

夢谷

售而不賣

着。

在墨西哥，我屢次想在路上向那些到市場上去的農民買東西，他們難

『你的兩顆橘子在這兒。我每次總選兩顆最好的給你。』

得肯賣給我，雖說他們得担着重担走一天一夜的路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可是我要把你所有的都買來啦。』

地。到市場上去並不是做生意的重要條件，而是遠居僻處者的社交需要。

她像一隻生氣的母雞那樣地狂搖着闊裙。

我住在珂路干（Coyocacan）時，每天向廣場角一位老太婆買兩顆橘子。有一天，我因為晚上要請客，想把她的四打橘子全部買來。她怒目向我看

『不能。怎麼行呢！你想我整天沒橘子賣要怎麼辦呢？』

在珂路干，近我的房子有一個獨

幽默乞丐

脚的乞丐。我每天清晨總丟五分錢到他那頂破舊的闊緣帽中去。他雖是滿身垢穢，却是一位頗為有趣的人，很有些機智。有一次，我到內地去了一整個月。當我回來時，他開心得滿面笑容。我照常丟五分錢到他的帽子裏去了。他把那五分的錢幣揀了出來，送還給我。

『你欠我一塊錢又六角五分，』他正正經經地說。我照付給他。——

Carleton Beals 原著，節譯自 "Scribner's 雜誌"



東 方 精 神 章伯雨

——賽珍珠女士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二年
美國“Companion”雜誌——

法的東西？」

我的美國同胞們，不時問我一個問題：『東方有沒有什麼足供我們取

是的，東方可有什麼東西給西方呢？兩半球人民

忍受的——這種人民會有什麼足以教訓我們呢？我

生活大相懸殊。雖說這幾年來我們美國遭受經濟恐

這兒不是在談中國的藝術和文學，這些當然和我們

慌，過慣了中國生活的我，仍深信我的美國同胞大半

西方的並駕齊驅；但藝術和文學不是普通男女生活

還不懂得貧困是什麼意思。中國的人民，田地平均每

的一部分，我是在談大多數國民，東方的一般人，有什

人不足五畝，一年平均收入僅一百五十元，他們的衛

麼足供我們美國的一般人取法的呢？

生知識極少，生產率及死亡率是令人不可置信的高，

有的，在物質生活之外，東方至少有兩種偉大的

農民的生活方式，為我們美國最貧苦的人民所不能

東西可以使我們美國人效法，那就是鎮靜（Tran-

quility）和情義（Sincerity）。所謂鎮靜，照我的意

思是安於生活的一種沉默和寬容的精神，隨着時日的推進，自該快樂，滿足，和自娛的事物，而且相信各個人的幸福和苦難都由天命決定，所以沒有人能對他的真正命運作非分之想。由最壞的一方面說來，這種接受人生的態度，可以叫做『命運主義』。我推想命運主義的結果之一，乃是使中國滯留於她目前所處的境遇，弄得她不能在國際間取得重要地位；日本則不然，她的命運主義，已被其勵志圖強的政策打破，想在現代各民族間從事鬥爭，獲得權力和領土。當中國現代青年男女勢力漸大的時候，命運主義是會消滅的。

但由最好的一方面說來，這種安於生活的人生哲學，是一種至上的智慧。這種智慧很完善地認識了人類在宇宙中所佔的地位，他們的重要，並不受日月星辰之大，年代之久所影響，而自嘆渺小，即於渺小之

中，他們仍安然生活着。此種在宇宙實體中的安天樂命，不管其有益或無益，在現實中安份地活着以求快樂，結果形成了一種永久不為生活的緊張所毀滅的鎮靜精神。

實際上，這也是耶穌教誨他的門徒的話：『不要想到明天』的主旨，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吧了。東方的智者不會以為這就是他們可以不必顧慮和注重物質上幸福的意思，他們對於這意思的解說是這樣的：憂慮沒有什麼結果，我們『未知生焉知死』何必討論宗教上的廢話，他們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安於天命的人，沒有煩惱和憂慮，他們可算近於大澈大悟的人。

這種鎮靜，是我們西方人所需要的。我們西方甚至需要把這種態度歸化於我們所固有的宗教中。

關於第二種天性——情義，我所說的，並非指說

實話而言，因我認爲西方人民的偉大天性之一，足以供其他各民族效法的，厥爲誠實。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西方人民全體都是誠實的，但我在西方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看出一種肯說實話的可貴態度，而且由大體上說來，都有一種厭惡慣說謊者的天性；也許我們西方民族較東方人誠實些，但我們西方人却不像他們那樣講情義。

這話怎講呢？那就是：西方人似乎怕把他的罪過（在有罪過的時候）帶到光明中來。比如說，西方表面是一夫一妻制，可是西方人民有一夫多妻的本能和經驗者真是太多了，而他們却偏替他們的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同胞作辯護人；東方人接受一夫多妻的本能，他們說食色性也，所以不可避諱，也就明目張胆地提出其經驗，不作任何虛偽的掩飾。

一個國家決定禁酒，而且定下了禁酒律；可是酒

還是在大量地消耗着，不過把禁酒變爲正式法律吧了，而實際上，社會情形仍如禁酒以前一樣。東方人喜歡飲酒，祇是有些人私下誓不飲酒，這是例外，他們大多不假裝不飲酒的。

我可以在其他事物中，提出許多像這樣的例子來，但我只說這兩個最爲顯而易見的例子；因爲我的觀點只在證明西方人民缺少情義，是鐵一般的事實，至事例之多寡，不關重要。由這一點上，就說明一個民族假裝不做壞事，是很不好的，其結果不過使多數人在秘密方式中生活，而在大衆面前，他們還要非難別人，這實在是增加文化弱點的一大原因。在東方各國，個人往往坦白地不遵守宗教的誓言，甚或坦白地將宗教和他的生活隔開，他不假裝做什麼篤信的教徒。

換句話說，東方人不裝作好人，不假冒爲善；他自己已怎樣一個人，就是怎樣一個人，他的朋友是怎樣

的人，也就是怎樣的人。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想生活的最良方式，就是選擇我們在世界上所能尋求到的至善與高尚的理想。不管在什麼地方尋求到，我們就得去奮鬥，去體驗，去實踐。我想一夫一妻制較一夫多妻制好，我看不起酒徒。照我看來，爲善是世間最好的事情，不論男女，以一種情義的奮鬥，去追求至善，是最積極而饒有興味的生活，而這種生活，乃是任何男女所能做到的。他們不要佯爲好人，或佯愛他們所不愛的東西。

職是之故，我相信東方至少能夠給我們西方人這兩種精神上的大貢獻——精神上的鎮靜和倫理上的情義。他們將用甚麼方法貢獻這種精神給我們西方人，我却不知道。也許他們會把這種精神重行灌輸於一種真實的宗教中；而這種宗教將來也許爲我們全民族所共信奉，其偉大性足以感化我們大家，使我們溶化於其無信條的精神中。這兩種精神上的大貢獻，正擺在那兒，等着我們去領悟，去接受。

舊 報 紙 的 用 途

有許多人不懂得舊報紙在世界商業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例如，中國每年由美國輸入值一百萬元的舊報紙，其價格約十六元一噸。香港人用舊報紙去製造熱帶的窄邊帽，燈籠，玩具，和各種紙匣。這種舊報紙又可以製成千千萬萬五花十色的旗子和長旒，在喜慶節日點綴着中國的街道和房屋。

“Das Illustrierte Blatt”

——德國法蘭克福城

絲 雨 輯者編

●大晚報北平通信：日代辦加藤三月十六日接見新聞記者時，發表其個人意見，謂佐藤外相就任後，日政府對華外交，好比朋友相見，已伸手待握，貴國方面是否將其手打落歟？記者笑謂：中國民族素重情感，且有『伸手不打笑臉人』之諺語。苟日本以誠意相向，中國決無打落此手之理。加藤復謂：縱不打落，而一方伸手待握，一方不肯伸出手來，也是枉然。記者謂決不致此，加藤亦大笑云。這兩位先生大概也是幽默中人。

●柏林三月卅一日電，謂羅馬尼亞當局因最近發生學生風潮，特頒令禁止政治團體穿着有色制服，特別對下列各色的襯衫，明令禁止：黑衫；藍衫；軍團的綠衫；自由黨的白衫；亞維斯康的黃衫；國民警衛團的淡藍衫；羅國十字軍的棕色衫；及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紅衫。德意志新聞報評稱：在羅馬尼亞國中，惟有着灰色衫，可以免於政治嫌疑。不料襯衫顏色的進步，已到如此複雜地步。

●柏林四月八日電，略謂正當日本駐歐五國使節（蘇比德三大使，捷奧兩公使）及偽滿外次日人大橋忠一

在柏林作重要集議的時候，柏林日德協會的秘書某日僑突發神經病，以短劍搗毀協會器具，並馳往日本大使館，高呼『日本大革命』、『我為陸軍大臣，命令陸軍全體投降。』結果為德國警察送入瘋人院拘禁云。說不定天下之人皆是瘋子，只有這位先生才不瘋。當他被警察送入瘋人院時，不知他心裏亦有『衆人皆醉我獨醒』之悲哀否？

●柏林四月八日電，略謂奧地利鐵路職員布魯克勒，因於去年十一月在希特勒父母墳墓前（在奧國林滋附近里昂登鎮）獻放花圈，致被薩爾滋堡法院判處三百元奧幣罰金。德國各界對於此極為憤慨云。獻放花圈亦成罪狀，余欲無言。

●四月十日立報載，法國巴黎晚報記者，羅拜詹絲琪太太，為欲覓得一『理想伴侶』，特週遊世界，以冀達到其目的。近在美國紐約，僅耽擱五天，已搭車至美國西岸，昨日搭輪來滬。她為此『理想伴侶』早在十年前開始物色，並在遊歷世界過程中已搜集三大籐箱統計材料。她

風 片 編 者 輯

最後要作一本『週遊世界採訪理想婚姻記』云。聽說理想伴侶已經在上海尋得，而且是一對中國夫妻，『理想婚姻記』大約可以作成功了。

●柏林四月四日電，略謂歐戰時德名將魯登道夫，最近創立一新宗教，名『德國神通教』，意義為唯有德國通曉神明的意志。魯登道夫四日發表一文，大意稱：『全體性戰爭的觀念，與全體性的種族國家觀念，二者合而為一，成為德國神通教。神通教對於猶太教與基督教完全反對。……此種新宗教，已由國社黨政府承認為正式宗教之一。魯登道夫又發表告信徒書，內稱：德國神通教信徒，今後當受國家指導，以與牧師階級，天主教會，及一切超國家的宗教勢力鬥爭，藉以喚醒日耳曼的民族魂云。此種新宗教將來一定神通廣大，名副其實，可預卜也。』

●中央社紐約廿三日路透社電，略謂自稱上帝之黑人，因傷人被控，昨被警察拘獲，置之於拘留所，夜間有特警多人四周駐守，以防意外。今晨有其信徒數百人，集於警署外，大呼『汝輩不能審訊上帝，如不釋之，則上帝將厭』

倦而自出獄，不知何往矣。』但警察置之不理，今日解送法院，正式起訴，被判令交保五百元釋放，當由其女『天使』一人，駕駛署汽車送之至『第一號天堂』。該處有信徒千五百人，見汽車來，齊聲大呼『上帝復回地上』。如是者不已。此黑人上帝乃立於窗前，向衆展其兩臂，衆至是，歡呼『和平天父』而散云。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報載有岡田德子女士者，為日本東京著名之時裝設計專家，已於日前乘上海丸來滬，計劃籌設與日本國內相同性質之『新娘學校』一所。據說『新娘學校』在日本各地極為普遍，所授科目不外是撫育新生嬰孩之常識，烹調，及裁衣之方法，四季花草之佈置等云。玩意兒越來越新鮮，預料不久當有『新郎學校』出現也。

●五月一日墨西哥京城電，謂墨西哥總統卡提那斯今日檢閱遊行隊八萬人，口號為『墨西哥無產階級與西班牙政府軍聯合陣綫』，並要求禁止法西斯主義；有工人及學童一隊，以墨索里尼及希特勒像，幽閉一獅籠內云。畫餅充飢，聊勝於無歟？

無神論者

轉載紐約客



轟動一時的

鐵肺人特寫

史林

留平年餘·日內返國

在鐵肺中衣食住·能讀書看報下棋

去年春天，美國芝加哥富商，本埠借款公司總理史賴特全家，乘英國皇后號輪船作世界旅行，於三月抵達中國。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底，史賴特二十五歲的兒子弗勒史賴特 (Fred B. Suite) 和朋友狄倫 (Terence Dillon) 從上海乘藍快車到北平去，突然患了一種希奇古怪的病症，名叫小兒麻痺症。這病初發時，病人的手先患痲癱，不能動彈；接着受到影響的是胸部肌肉。胸部肌肉麻痺以後，病人就不能呼吸，生命危在旦夕了。

這病突發於去年三月三十一日，當時病人已經在北平。家人在惶急之餘，立刻把他送入北平協和醫院去醫治。入院以後，病勢繼續進展，連腸胃腿腳也都癱瘓了。四月一日，醫生斷定此症沒有治癒的希望。可是在這千鈞一髮的絕望中，醫生仍然試用最後的一法，把病人放在當時亞洲祇有一架的鐵肺中。不料施行鐵肺的人工呼吸以後，弗勒史賴特的病勢竟逐漸減輕。醫生說，弗勒史賴特的病也許有痊愈的希望了。

自從去年四月初起到現在，已經有一年兩個月了。在這一年多中，弗勒史賴特之得以苟延殘喘，完全靠這

種救命的呼吸機。呼吸機名叫都令格呼吸機，又名『鐵肺』，是美國哈佛大學都令格教授（Prof. Philip Drinker）於一九二七年所發明的。這種機器，簡單說來，是利用機械的能力，來行使人工呼吸機器的外表是一個密封的金屬圓筒，病人睡在呼吸機裏，頭部伸在外面，頸部用一種海綿橡皮圈套住密封，使外面的空氣不能侵入。呼吸機內部，利用馬達電氣轉動唧筒，使氣壓發生有節拍的變化作用，把病人胸部週圍的空氣，不斷地調換，每分鐘十五次，與常人呼吸時的壓力變化無異。當機內氣壓較外面大氣氣壓更低時，病人的胸膛就擴大，容許外面的空氣從病人口鼻吸入。當機內的氣壓同外面大氣的氣壓相等或較高時，剛才吸入的空氣就被排出了。這樣真空與氣壓的不斷流轉，這種有節拍的氣壓變動，引起呼吸的自然運動，完成了長時間人工呼吸的使命。（編者按：關於鐵肺人的照片及鐵肺圖解，請參閱本期插頁。）

弗勒史賴特起頭所用的鐵肺，本來保存在天津新華銀行的保管庫中，從來沒有動用過。到病人病勢危急的時候，協和醫院當局才趕快派人去運來救命。病人的父親爲要保持兒子生命的安全起見，特地從美國波斯頓買了兩架新式的呼吸機來。所以現在病人所睡的鐵肺，比原來的鐵肺略大。該鐵肺直徑約三十一吋，長約七呎；兩旁裝有小窗，可以窺見呼吸機內病人身體的情形。揭開兩旁圓洞的蓋，醫師或護士便可伸手經過一層緊縮的海綿橡皮圈，替病人注射藥劑，擦澡身體，大小便，以及作其他各種必要的手續，而不影響到機內的氣壓。鐵肺每天作一次短時間的開放，停止工作。不過假如超過五分鐘，病人便無救了。鐵肺每架的價值是兩千三百元美金。

弗勒史賴特現在已經二十六歲了。他在鐵肺中生活了一年餘，一舉一動，完全要靠醫生、護士，或家屬的幫助。他的身體從頸部以下，是完全癱瘓了。在起頭一百天中，因為說話太吃力了，他簡直一句話都說不出。到去年七月二十六日，他才會說“God”（意為「上帝」）一個字。可是現在他已經會很自由地談話，讀書，看報，和奕棋了。

鐵肺人一天的生活，和普通人比較起來，可說是相差無幾的。他在清晨七時醒來，大小便後便洗面刷牙。他每天看了不少書報。在要讀書看報時，頭上擺一塊玻璃桌，把書報向下擺着，使他從玻璃下望過去。他看完一頁，便關照侍者另外翻一頁給他看。他學習奕棋，為期尚不久，可是已經下得很好了。他的父親時常輸給他。在奕棋的時候，他頭上斜擺着一面鏡子，陪他下棋的對手就坐在他背後，他從鏡子中研究棋盤的形勢。在下午，他作午睡兩三小時。晚間十一時入睡。

自從患病以後，鐵肺人雖然全身癱瘓，可是人始終很清醒，絲毫未失知覺。看護的手摸到他時，他立刻就感覺到。現在他的腳趾已經稍微會動了。當他痊愈的時候，最早恢復原狀的大約是腿與腳。恢復動作能力最遲的大約是他的手。為防止任何傳染起見，醫生與護士不許閒人走入鐵肺人的房間。醫生護士家屬在入室前，均須以火酒洗手。室中除病人外，均戴口鼻罩。

為治療上的便利起見，現在這鐵肺人的家屬，正在忙着作回美之計。在六月二日，弗勒史賴特將離開那住了一年餘的協和醫院，乘平滬路的藍快車南下，於六月四日上午七時四十分抵達上海，暫住北蘇州路公濟醫

院中，於六月八日再換乘柯立芝總統號輪船返美，在美國上岸後，再乘火車直達芝加哥。

在鐵肺人的長途旅行中，最要注意的就是電流的改變，現在呼吸機所用的是北平的直流電。當病人離開醫院到北平前門車站去搭車時，電流將由一個小汽油發電機供給。這架發電機重祇八十九磅，能發一馬力左右的電流，一個人就可以很自由地搬動。一到前門車站，便把呼吸機與發電機都搬上預定的一節貨車中。在從北平到芝加哥途中，隨帶發電機兩架，以備萬一有一架發電機損壞時，可以替換救急。

當火車抵達上海北站時，鐵肺人與鐵肺及發電機，將運載在貨車中，由一輛牽引機拖着，運入公濟醫院。入院以後，鐵肺將換用公共租界的交流電。從公濟醫院上赴美輪船途中，又要用小發電機供給電流了。到船上時，才改用船上的電流。在一個多月以前，柯立芝總統號輪船上的木匠，已經在大忙而特忙，替鐵肺人特備一間寢室，並將進寢室的門特別放寬，以便把鐵肺搬入。為防止鐵肺在車中或船上搖動起見，並在鐵肺下部，特備軌轍，同時使前部得以向前滑去，以便護士替病人掉換被褥或做其他必要的工作時，不受妨礙。

鐵肺人回美途中，大約有二十人陪隨同行，其中有六個中國的護士，是從北平協和醫院特僱隨侍病人的；有兩個美國護士，是於四月二十八日從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搭范伯令總統號趕來的；三個電氣專家，兩個工程師，機器師，食物專家；還有病人的父親，母親，妹妹，三個親友，和病人的醫生（按該醫生原為協和醫學院之內科助理教授，現已辭去職務，專醫此鐵肺人）。

鐵肺人回美以後，大約住在芝加哥的美靈司醫院（Billings Hospital），不過假如病好一點，也許會搬

回佛羅里達州美雅美城 (Miami, Florida) 的家中去休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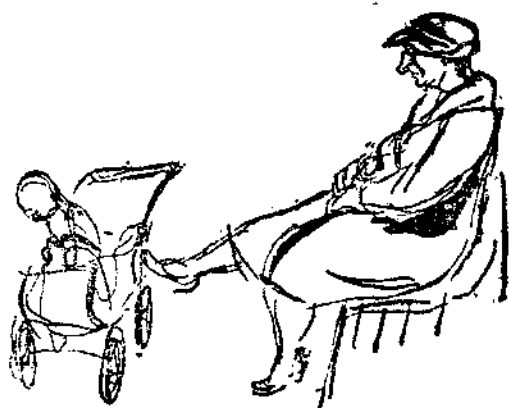
鐵肺發明時，發生了幾件可歌可泣的故事，曾詳載本刊一期「鐵肺的故事」一文中。現節錄幾段，以作參考：
都令格呼吸機初次實驗，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當時美國波士頓的兒童醫院中有一個八歲女孩，患小兒麻痺症，她的呼吸一刻比一刻吃力，直到胸肌與橫隔膜完全癱瘓。醫生把她擺在鐵肺中，不到幾分鐘就恢復原來紅潤的膚色了；幾小時後，病況改進不少。可是不幸在幾天後因患肺炎而死了。

在一九二九年九月里，有一位哈佛大學的學生患了麻痺症，由呼吸機救活。三個月後便完全復元了。同年還有一個中嗎啡毒的婦人，也由鐵肺救活生命。

美國費城有一個少年因患小兒麻痺症而呼吸困難，醫生說非把他立刻放在鐵肺裏就活不了。可是最近的一架鐵肺却是在九十哩外的紐約。於是就僱用了一輛運貨汽車，作一次越野長跑，把鐵肺借來，救活了那個青年的生命。費城人士爲了這件事，才注意到鐵肺的效用，便集資買了許多架鐵肺。

在舊金山發生了一幕更動人的活劇；醫生遇到一件極難解決的問題，有一個二十五歲的已婚男子，和一個三十歲的獨身婦人，同時需要鐵肺，可是全美國西部却祇有一架呼吸機。後來醫生決計救活那已婚男子，那三十歲的獨身少婦終於死了。

在鐵肺未發明以前，人工呼吸是用手掌在病人的胸部壓擠，這使病人感覺非常痛楚。現前凡是中煤毒，患癱瘓，與溺水遇救的人，都可以舒舒服服地使用呼吸機了，所可惜的是在目前，富人才有享受鐵肺治療的福氣。



如果這卵細胞在受胎時，吸收了男性二十四個染色體，則將來必定生個男孩，如果僅僅吸收了二十三個染色體，則必定生個女孩。

人工生男女術

王賂謀

——Jean Rostand 原著，節譯自巴黎“Candida”——

我們每個人——不論一般人或專門家——對於隨心所欲地去生男育女的問題，總會感覺着興趣吧。科學家對這個問題，現在雖然已經做了許多研究，可是仍然沒有絕對的把握。我們固然知道性的創造原理，然而我們還沒有把這個原理正確地應用過。

個人生命的起源。

當創造嬰兒的時候，母親供給一個大細胞，叫作

女性的卵子和男性的原質一經結合，在卵細胞裏發育生長的嬰兒的性別也就絕對的確定了。這時

卵子，父親却供給大量的原質——每一立方耗含有數百萬這樣的原質——每一個原質都附帶着一個顫動的像蝌蚪形的東西，如果女性的卵子被這樣一個男性的元質侵入，就形成了一個卵細胞，也就是一

胎兒雖然還在極幼稚時期，可是一旦成爲男孩或女孩之後，無論用什麼力量都不會再把它改變了。這樣可以證明，那些自命能夠在懷妊以後改變嬰兒「性別」的人，都是在說假話。

我們現在對於卵細胞裏的嬰兒變成男性與女性的情形，已經十分明瞭。每一個細胞裏，都有一種叫作『染色體』(Chromosomes)的極細微的物質，

它是傳佈遺傳性最有力的工具。在人類裏，女性的細胞含着四十八個染色體，而男性細胞則僅含有四十七個染色體。嬰兒的細胞都是用父親細胞內一半染色體，和母親細胞內一半染色體，合併而造成的。換句話說，嬰兒須採用母親的染色體二十四個；在另一方面，因為父親的染色體是四十七個，不能均分成兩份，所以這嬰兒有時要採用父親二十四個染色體，有時要採用父親二十三個染色體。嬰兒之所以變成男性或女性，就是在這個關鍵上。

男性的細胞中有兩部份不相同，一部份所含的



『我是女的！』

這樣雙方的機會全都相等；一般地說來，男胎和女胎的數目應當相等才對。但是如果一對夫婦繼續生產了許多男孩或女孩，這可就不能就斷定對於男孩或女孩有所偏好。這種情形和輪盤賭一樣，因為如果那輪子恰好接二連三地轉到某同一號碼或同一顏色，我們不能就斷定這輪盤賭是騙人的。現在的問題是人類有沒有方法可以隨意使任何一組的男性染色體與卵細胞成胎。解決這個問題最容易的方法，或者是

用精液直接來試驗，假設我們能夠取出一些男性精液，用某種方法把那兩組染色體分開，然後再用我們

染色體比另一部份所含的多。如果這卵細胞在受胎時，吸收了男性廿四個染色體，則將來必定生個男孩，如果僅僅吸收了二十三個染色體，則必定生個女孩。

願意使用的那一組染色體，來製造人工胎兒。我們只就運用手術方面來說，這種事是很容易辦的。不過施行手術時，要相當小心才行。只有分析精液的工作比較困難，因為直到現在還沒有令人滿意的辦法。比方說，如果這些染色體的大小不同，只要把精液濾清一下，自然就可以把我們不願意要的那一組染色體除掉，但是事實上情形並不如此。想用機械的方法來分析是不行的，我們只有用物理學或化學的方法才能夠把這兩組不同的結果表示出來。

一個名叫安特貝格 (Unterberger) 的德國醫生會向這方面下工夫研究過。他近來得到一種新發現，引起研究這問題的人們的深刻注意。據他說，那種適於結男胎的原質，好像特別喜好鹼質，至於那種適於結女胎的原質，却喜好酸性的物質——這種酸性的數量當然是極端稀少，因為強烈的酸性足以妨礙

結胎的。

要打算生個男孩子，作母親的須先注射一種又單純又絕對無害的酸性碳酸鹽——一種著名的鹼質。據這個德國醫生說，他在一九三二年曾試驗過七十四次，結果都很靈驗。

一個名字叫做開祺的人，幫助安特貝格醫生用兔子為試驗統制生育的對象。他們用普通蘇打水注射後所生的公兔，佔百分之六十三，用強烈性蘇打水注射後所生的公兔竟佔百分之七十三，但是使母兔食了少量的乳酸之後，她生產公兔的數目僅佔百分之二十三。

這次試驗的結果，把安特貝格醫生的理論證實了不少。然而不幸有一個名叫巴木的人，用老鼠和他小動物接連數次試驗的結果，却與安特貝格的結果大大相反。並且他的試驗方法也毫無可譏摘的地

方。一位美國生物學家金女士試驗的結果，也與這個相同，最後考魯和蔣生兩人也像安特貝格那樣試驗，却連一點用人力控制生男或生女的力量都沒有，產生的男女數量和平常一樣。這樣看來，安特貝格醫生雖然誇讚自己的成績，可是他這種試驗的價值仍然沒有確定。

蘇俄有兩個科學家——考周夫（Koltzoff）和斯格德（Schroder）——從別方面去研究這個問題，結果發現了一個新的理論。我們大概都知道潛伏的液體中的活的物質，其中大部份在表面上都含有電——普通都是陰電。這兩個科學家想試驗這兩種精液所含的電是否有不同的地方——這就是說，是否一方是陰電，一方是陽電。如果是這種情形，那末，我們就可以用電流把它們分開。那含有陽電的原質要集中在陰極上，那含有陰電的原質要集中在陽極

上。

他們用兔子作試驗的時候，先把精液放在管子中，然後通上電流，從接近陽極地方取出來的精液——這當然是陰電——產生了六個母兔，從接近管子的陰極地方取出來的精液，產生了四個公兔和一個母兔，用接近陰陽兩極中間地方的精液，產生了兩個公的和兩個母的。

這兩個科學家說他們這種試驗太不充足，不能下一個確定的結論。關於研究用人力統制生男生女的問題，好多想入非非的幻想都失敗了，所以此後對於這個問題要小心謹慎的研究，也不見得不是應該的。

我現在再重複地說一下，就是我們雖然還沒有研究到真能夠用人力統制生男生女，可是我們敢斷定，這個問題不久就可以解決了。

將來總有一天，遠在兩地的情人，不僅看得到意中人的影像，而且還可以聽到意中人飛吻的聲音！

無線電傳影

袁君暨

——E. S. Groom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二月份

英國 "Manchester Guardian" ——



差不多在十一年前，科學家就已經證實了無線電傳影 (Television) 在幾碼的遠近，可以辦得到；可是到了現在，已成了普通的玩藝兒（譯者按：在中國當然是例外），足不出門一步，而天下大事，却一幕幕演在眼前，成了一種安坐在火爐旁享受的『有聲有色』的娛樂品了。可是它的產生，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實。

遠在六十年前，就有些人在醞釀着無線電傳影的試驗。可是非常奇怪，名義上雖是無線電傳影，而使它能產生的主要原因却並不是無線電，而是電話。

白爾氏 (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 在一八七六年發明了電話以後，人們便生了一種疑問，既然用電可以使人彼此談話，爲什麼不能使人彼此相見呢？

當時的科學家用了許多有力的學說，預言傳影有可能性。著名的有尼布考 (Nipkows) 魏勒 (Weiler)

他們曾下過很大的苦工去實驗。可是直到五十年後，一個很不出名的蘇格芝牧師的兒子才以事實證明。

這個人名叫柏爾德（John Logie Baird）於一八八八年生於赫連斯堡（Helensburgh）一九二五年在塞夫理吉斯（Selfridges）試驗的結果，居然能傳送簡單的輪廓。八個月後又在薩賀（Soho）地方理支街一個二樓小房間內作第二次試驗，試驗的結果，使當時的科學界起了很大的騷動，就是不單能播送一般的輪廓，也可以傳播生物的影像了。據當時記載：『出現的影子非常昏暗不明，……』然而，頭，唇，香烟，以及冒出來的烟，能夠這樣不含混地顯出來，還算頭一次呢。

這試驗成功以後，世界上的新聞界便大聲喝采歡呼。可是柏爾德又在進行第二步試驗了。

第一次試驗時，感到一種光的障礙，使影像被傳播的人感到苦惱。在同年十二月作第二次試驗時，柏爾德用了一種特製的吸收濾色鏡（filter），就是薄片的硬橡皮（按ebonite，其色黑，可用以製鉛爲電氣絕緣物）。換言之，就是把各種不必要的光線都隔開，只留下人目看不見的紅外線（按infra red，亦名熱線）。柏爾德將這種發明叫做“Noctovisor”，可是到現在，究竟它有多大能力，還沒有被人充分發展出來。

一時被認爲懸案的預言，到此方算解決。在柏爾德作了紅外線試驗一兩星期後，他藉着普通的電話綫，把影像從倫敦傳到葛拉斯科（Glasgow）。好多科學家都到葛拉斯科中央旅館去一觀究竟。不一會，他們真的看見柏爾德的像出顯在他們面前了（此時柏爾德人在倫敦），於是人們便預言着，將來總有一天，遠在兩地的情人，不僅看得到意中人的影像，而且還可以聽到意中人飛吻的聲音！

這樣又過了好多時候，直到一九二七年，傳影的距離更遠些了。到一九二八年二月，無線電傳影一直傳過了大西洋。當時美國紐約泰晤士報這樣記載着：『柏爾德無疑地是無線電傳影第一個成功者。他現在能利用光學和電學，使人體的形像分散，再用很快的速度，越過大洋，慢慢把人體的形像聚攏來，使美國人看。』

過了幾天，這個大發明家作進一步的試驗，把無線電影一直傳到在大洋中航行的柏蘭加利亞輪船上，船上的無線電師，居然『看見了他的住在倫敦的未婚妻。』

雖然這並不算是甚麼奇觀，可是，自從柏爾德第一次試驗以來，這是最重要的一次。這樣足足過了二十九個月，他在自己於一九二六年設立的柏文德無線電傳影有限公司（Beird Television Company）的工廠裏，完成了『日光無線電傳影機』（Daylight Television）。

這種偉大的發現有什麼意義呢？第一，人類不再需要用紅外線來傳影了。第二，被傳影的人，不再感受強光的不舒服；第三，紅外線一類的事物用人工光線傳播已不可能，只有用日光才行得通。

在兩個月內，柏爾德又首創試驗天然色的無線電傳影。被傳播的東西，是用紅，綠，藍三種光線在每秒鐘傳三十個像的速度下繼續的傳送，同時在收影機上也以同樣速度出顯有色的影像。

在這個時候，柏爾德的無線電傳影公司曾和好多團體打過筆戰，因為他們說是這種工具絕對不會有商業化的可能。可是這個問題不久便解決了。

無線電傳影普遍起來了，再也不是準科學家的玩意兒了。柏爾德無線電傳影公司和別的一些對無線電

有研究的公司，都被人請去裝置無線電傳影機。就在這第一次實際試驗的四年中，家庭用的無線電傳影機也出世了。實際上的服務是完全成功了。無論國內國外，都有這種信號傳播到。這新發明在最近，一九三〇年，更有進一步的發展，柏爾德從勃魯克曼公園（Brookmans Park）可以同時傳播出聲音與影像。

現在，柏爾德把他的注意轉移到電影和戲院。他裝置了一具二呎高五呎闊的銀幕，裝在 Long Acre 柏爾德公司的屋頂，顯出來的畫面特別明亮。不久，他在倫敦的倫敦大戲院內同時放送無線電傳影及無線電有聲電影（Tele-talky），這是世界戲院裏舉行的第一次無線電傳影的公開節目。此後，柏爾德又努力把這新發明加以改良了。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他秘密把播送街景的試驗弄了一次。在六月三日，他藉着駐紮在厄普孫鎮（Epsom）於薩拉州 Surrey 內，距倫敦十四哩。——譯者註）一個旅行隊的便利，又把賽馬的情形秘密的傳播過一次。

他正式把一九三二年的賽馬情形傳到維多利亞 Victoria 的首都電影院。

在這天下午，有二千多人到這個影院來一飽眼福，銀幕是十呎高八呎闊的大小。跑馬場一切競賽情形，莫不歷歷在目。在完場後，柏爾德先生被慫恿着當衆露一露色相，剛一出台，彩聲雷動，熱烈情緒是不可形容的。

有一個更出人意料的事，就在播送前一些時——四月廿九日——他又試驗用『超短波』（Ultra-short waves）播送，甚為成功，現在科學家已經公認『超短波』是最好的媒介物了。

現在勃魯克曼公園已經開始向各裝有收影機者的人家播送普通節目。新式的收影機已經製成四吋高，

九吋闊的銀幕，在比較大一點的房間內就可以用，光線非常明亮清楚，最重要者，柏爾德已把從前的黃色完全去掉，使之成爲黑白極分明的影像了。

一年前，勃魯克曼公園電台在無線電傳影的歷史上告一段落，停止一切放送。接着一個嶄新的電台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出現了，它的名字爲亞歷山大公園（Alexandra Park），由郵務總長親臨行開幕禮。

這個電台是由柏爾德無線電傳影公司與馬可尼（Giuglielmo Marconi）爲現代意大利偉大電學家，及無線電權威者——譯者註）發電公司共同經營，每週交換一次，各擔任播送的事務。他們除了自己都有一個高入雲霄電的台外，所有的機器都是特別裝置的。

實際上無線電傳影到今年二月已有十一年的歷史了，可是慶祝它的時候，仍是名爲『第七週年紀念』。它進展的迅速是使人不可置信的。

柏爾德在亞歷山大公園用兩個機器同時播送；一個是專播送『特寫』（Close-ups）（如專家的演說，報告）一個是專播送電影，影像在製成的三十秒後，便可出現於千萬人的面前。這種電影可以隨人所欲，願意什麼時候播送都行。白天忙着做事的人們，晚間坐在火爐邊也可以看見白天所發生的事情。

在亞歷山大公園還沒有開始播送每日的節目之前，它最遠的距離僅是二十五哩，現在經過一番改良之後，它的信號已經可以遠播至一百哩，因此在電台的四十哩至五十哩左右的居民，差不多都已請柏爾德無線電傳影公司裝置收影機了。

這些收影機跟十年前柏爾德所用的迥不相同。人們所收到的是黑白極分明的一平方呎大小的影像。每個機器上裝有六個各別節制器。收影像的人用不着受任何專門訓練，只要一舉手之間，不但可以隨意調換節目，就是影像的對光，顏色的深淺，光線的明暗，以及伴奏音樂聲音的強弱，皆能隨心所欲。

然而它有一個缺點，就是每天只能收到兩小時的放送節目，這由安置費方面講來，似乎有點不值得。現在它在不能跑以前，已經開始練習正步走了。盡善盡美的放送，在不久的將來，準可實現。如果能這樣，則未來的聽衆，就可以一天天增加，而收影機的價錢也能逐漸減低，達到大衆化的境地了。

『全日播送』預料會有實現的一天。這樣一來，教育播送也一定更要進步，演講的教師，帶着他的黑板，地一同出顯在觀衆面前。有這麼一天，我們可以從英國或世界任何處，收到各種廣告的播送。坐在熊熊的火爐邊的太太們，便可自由欣賞，自由選擇自己親眼見到的時裝表演；汽車廣告，更可以活真活顯地開駛在你的眼前；一切一切，都不必走開一步，便可通曉天下大事，遍睹宇宙萬象了。

葬禮的鼓勵

已故美國紐約百老匯名喜劇作家威廉霍治 (William Hodge) 起初是演員，甚為潦倒。有一個時期，在十三星期中竟被停歇工作六次。他跑到鄉間去散步，坐下，把臉埋在雙手中，不曉得要怎麼辦，這時有人出喪走過，他突然想到至少自己還活着，於是奮然躍起，決心好好地幹。他終於成功了。——紐約美國人

★ 行 ★ 能 ★ 者 ★ 跛 ★

——刊月學科衆民自譯節超師陳——

因患小兒麻痺症或其他疾病，以致腿部收縮而跛行的人，現在已經有方法可以使其走路，工作，遊戲，跟常人一樣了。這是要歸功於外科手術的神蹟的。這種手術能將殘廢的足，完全恢復到平常的長度。這種新手術，已經在美國紐約市的關節病醫院施行過了。方法是用支配伸展術的巧妙器械，這是從前無法施行的；因為外科醫生不能夠使一支骨伸直，只能夠把它割掉。那種增加長度的新骨纖維是自然會產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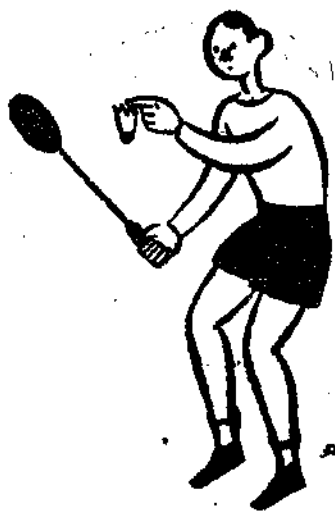
平常所割去的骨，是胫骨和脛骨，就是下腿的長骨。割時是斜割的，割下來的，比加上去的還要長些，使以後伸長之時，骨的各部不至於不相連接。然後用四條硬鋼琴線，以九十度的角度，向骨穿過，兩條在割處的上，兩條在下面。

在病人還昏迷未醒之時，醫生就將腿放在伸展機上，這種伸展機是一個像曲柄的機構，兩邊有挺直的手

臂。醫生將那些由腿部平橫伸出的鋼線，縛緊在那兩隻手臂上，而使病人躺在床。傷處須經過五六日的治療，才能夠開始進行伸展的手續。接着轉動那機械上的螺旋，把割下的骨逐漸拉開。在一日間，骨所拉開的距離，最多是十六分之一吋。大多數的病人，對於這種逐漸拉開的手術，都不覺得有何痛苦。

既將割下的骨頭拉開，骨頭會自己再生新骨，將兩骨拉開的空處補滿。最大的伸展率，是在一個月間，大約可生出新骨二吋長。到了骨已達到需要的長度時，就將器械移去，將腿放在一個電氣板上，用愛克司光察驗新骨的組織，是否能支持病人的體重。然後才把骨中的鋼線抽去，這是一種很簡單的手續，不用麻醉劑就可以施行了。整個手術需時僅六星期。

這種手術的施行，僅是用以補救殘廢的四肢，但是普通人，自願受這種手術去增加體高的，也可照辦。



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們對任何問題，都抱着挑戰的態度，而不抱着恐懼畏縮的態度。

怎樣學習新技能

謝士非

——節譯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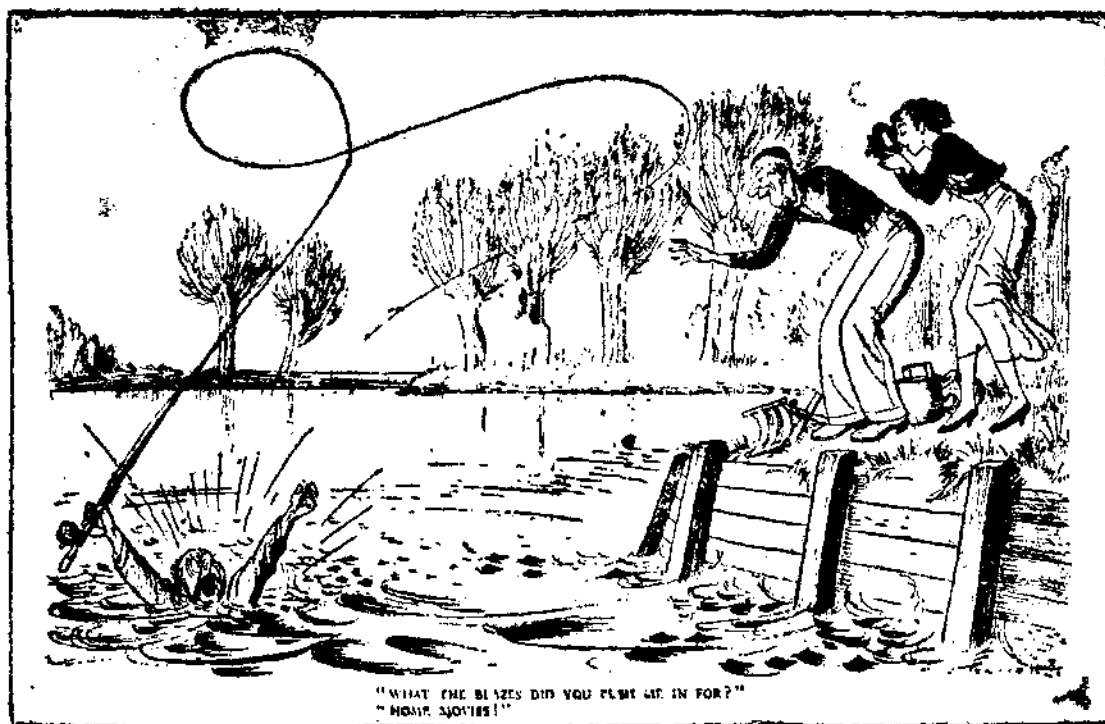
James L. Marsell 原著之“Streamline Your Mind”

一書（一九三六年出版）——

現代的心理學家在觀察你——你代表一般人——的時候，得到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你天天在糊裏糊塗中過着沒有效率的生活。他看見你沒有學習到種種對你極有用處的技能；而且你的失敗又是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他看見你空費氣力和精神，看見你用不適當的方法在處理日常工作，看見你事倍功半，無論做甚麼事情，所得到的僅是百分之五十的效果。

心理學家知道一個人如果有學習的決心，便能夠完成奇蹟。他知道一個人如果得到相當的正確指導，便能夠用驚人的速率，使工作得到完全的成功。所以，當你以為某一種技能不可學習時——無論是欣賞音樂，演說，學外國語，跳舞，指導他人的工作，或打球——你應該記得，科學的智識是和你的意見完全相反的。

完成偉大事業的人，當初並不偉大。可是他能夠使自己偉大起來。他不斷地在改進。他是個迅速而有能力的學習者。偉大人物之所以能夠偉大，就是因為他們對任何問題，都抱着挑戰的態度，而不抱着恐懼畏縮的態度。



『你們幹麼把我推下來呢？』

『我們好拍家庭電影啦！』

度；因為他們勇往直前地施用攻擊的策略，一方面克服自身的弱點，一方面掃除當前的障礙。如果人家的天賦比你更好，那麼你更應該利用你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去完成事業，不該空費一絲一毫的精力。

然而，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學習的方法。現代心理學的實驗得到一個驚人的結論，就是單用重複的方法，並不能學習到甚麼東西。我們常常聽見一句格言：『練習可得完美。』我們普通總以為這句話是對的。如果你要使打高爾夫球或彈鋼琴的技術進步，常常打高爾夫球或彈鋼琴便得了。可是，事實上情形並不如此；你也許把一樁事情重複地做了許多次，毫無進步。你一天走了許多路，可是你並沒變成一個更會走路的人——雖則走路的技术是有方法可以改進的。你開了許多年的汽車，可是你還是不會除掉一些重大的缺點。你打高爾夫球的技術年年一樣，沒有甚麼

進境。你雖則有機會和許多人接觸，可是你還是具着忸怩怕羞的態度，你在交際方面的缺點還是不會改良。

學習所以會不生功效的最普通原因，是缺乏一種學習的進取意志。你試把一般學生和辦事員觀察一下，對這一點便可以得到許多證據。他們在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無事忙，胡思亂想，凝望着窗外，閒談，看看鐘錶——甚麼事情都做，只是不把全付精神貫注在正當的工作上。於是他們埋怨事情太多了！如果你用一種奉行故事，敷衍塞責的態度去工作，你的工作便永無進步之可能。可是當你一旦立定意志，決心要學習一樁事情，決心要把工作做得好些的時候，你的工作便開始在進展，你的技能開始在進步了。一位著作家說得好：『聚精會神的努力便是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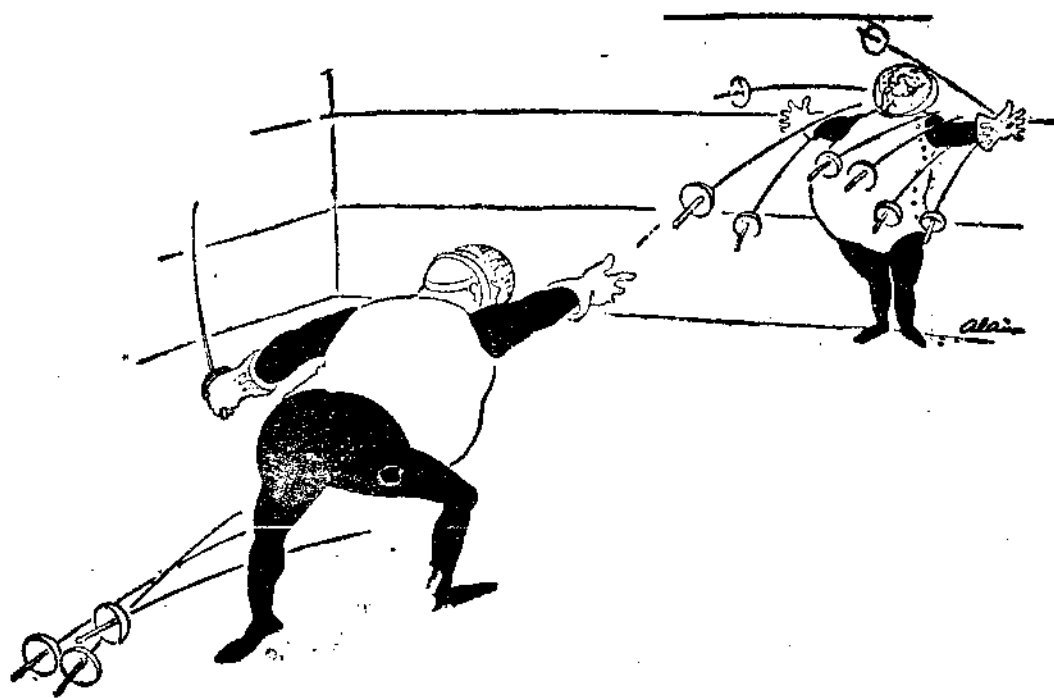
所以，我們必須把學習的願望和學習的意志，明明白白地分開起來。你每天多少總有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願望。可是這個願望是沒有實現過的。改進的願望是一事件，全神貫注，實事求是地去實現這個願望，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是絕對不相同的，不能混為一談。不久以前，有些成人——不是兒童——能在六個星期中把他們的閱讀速度增加了一倍。他們為甚麼會有這麼大的進步呢？因為他們有一個堅定不移的目標，有一種達到目的毅力和決心。

學習的願望是分散的；學習的意志是集中的，專一的。所謂學習的願望，便是指我們把一樁事情做了又做，希望有一些新事情會發生。所謂學習的意志，便是指我們埋頭苦幹，處處用批評的態度，把我們的工作分析一下，看看我們到底有甚麼錯誤和弱點，應該用甚麼方法去改良。讓我們舉出一個實例來講。有一個人希望增進

身體的健康和力量。他須先找出增進健康的方法，而把這方法實行起來；這麼一來，增進健康的願望，才會變成增進健康的意志。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證來講。從前有許多運動紀錄，如跳遠、擲鐵球等，經過許多年都不會給運動家打破。到幾年前，突然有許多體育家連接把這些紀錄打破了。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發見一種新技術，一種新「姿勢」，技術便也日益進步了。

在學習一種技術的時候，練習次數之多寡是不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倒是練習時所運用的智慧，及在練習中所發見的缺點和「秘訣」。無論那一種學習的工作，都是一種實驗和發見的程序。我們應該設法找出技術不精的原因：例如，為甚麼容易忘記人名；為甚麼不能好好地使用網球拍；為甚麼常常拼錯字；為甚麼小說寫得不精采；為甚麼當衆演講時吞吞吐吐，態度不自然。



不要再把你過去所做的笨工作視爲「練習」，最好視之爲「實驗」。如果你保持着「實驗」的態度，那麼你便不必怕做出錯誤來。錯誤可以做你的前車之鑒，使你知所戒備。

要保持這種實驗的態度是不大容易的。如果你費了許多工夫，再接再厲地繼續一種工作，你通常是會把它視爲日常的刻板工作，忘記實行「自我分析」的。你在背誦一首詩的時候，因爲讀了又讀，結果常常會失掉興趣，甚至失掉意義。你沒有工夫可以改正錯誤，而錯誤終於會固定難改了。依心理學家研究的結論，一般人在學習的時候，常常忘記改正錯誤。如果你不保持實驗的態度，那麼錯誤便會阻礙你的進步。

你費於思考的工夫應該多於練習的工夫。在你還沒有着手工作之前，先把你所要做的工作盡量分析一番。當你把工作做了幾次之後，你應當停下來再分析一下。這麼一來，你的技術一定可以得到更大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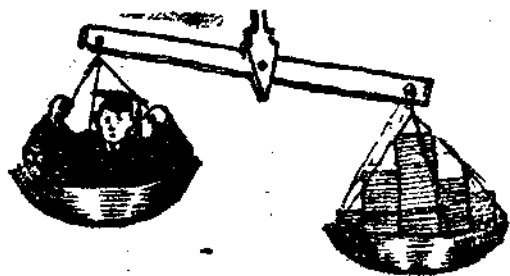
在沒有練習的期間，你的技術也會進步，所以你应该把練習的時間隔開起來。當你在散步，乘街車，或開汽車時，你可以想到你近來在學習的新技能。這是一種最有價值的學習法。如果你要做第一流的飛機師，你在作練習飛行的前後，應該盡力想到一切或者會發生的事故。如果這種事情突然發生，你要怎麼辦呢？如果那種事情突然發生，你又要怎麼應付呢？這種自我教育是一種極有價值的訓練，使你將來在千鈞一髮的時候，知道怎樣用從從容容的態度，隨機應變。在學習技能的過程中，你會覺得有一個時期進步很慢。這是必有的現象。你應該再接再厲地幹下去，不可灰心。當你的工作日漸成功時，你仍然應該隨處留意名人和成功者所顯示的模範，學習不輟，使你的自信力日益強大，技術日臻完美。

賓主盡歡

轉載幽默家



美國人善於招待賓客，此為賓主盡歡之一法。



學業優良的學生，對於國家最有貢獻。

大學教育的價值

孔斯文

在這六月份裏，料想又有一批批的大學生，戴上方帽子踏出校門，長吁短嘆地高聲喊着『畢業即失業』的痛心語吧。我想在這時候，來一篇應時的文章，對大學教育加以估估價，也未始不是沒有意義的事。本文原作者 John R. Tunis 是哈佛大學一九一一年畢業生，他把二十五年來同級五百四十一位級友的現狀作一個詳細的總調查，結果發現了許多可驚的事實。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說大學教育未始沒有其特殊的價值，不過對於大學教育所抱的希望不可太奢。本文節譯自『大學值得讀嗎？』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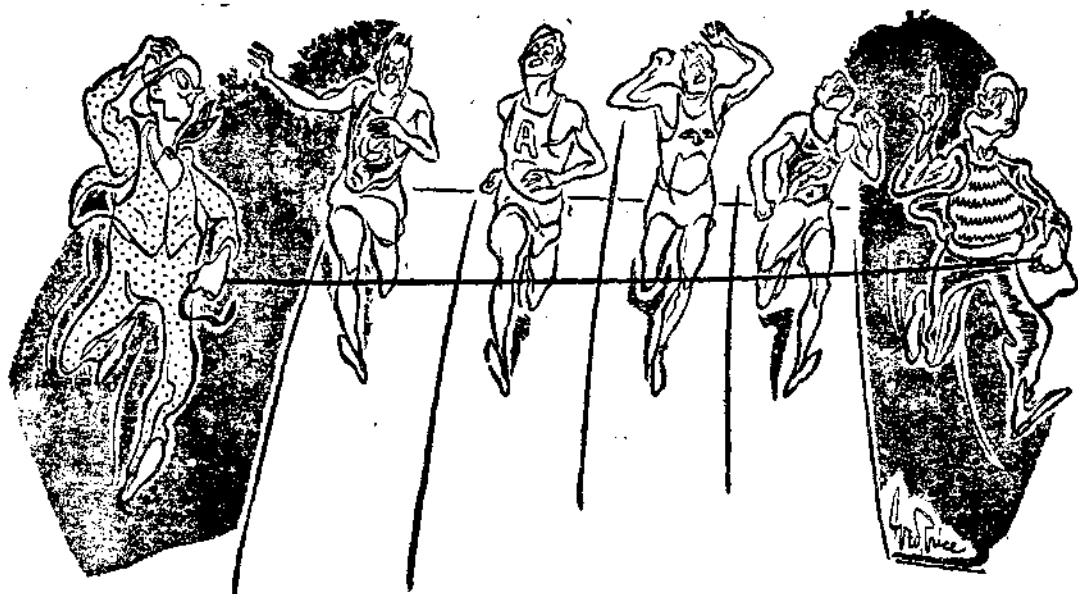
要研究現代大學教育的價值，哈佛大學的一九一一年級是很好的資料。我們一班都是很普通的學生，沒有特別好的讀書成績，沒有名震全國的大運動家，也沒有出類拔萃的思想家。大學生在美國祇代表全部人民的百分之五，我們都是少數的幸運兒，得以受到世界上的所謂教育。現在我們不妨來研究研究，看我們怎樣利用這種教育的機會吧。

在我們一級中，有前美國軍團總司令，有五年沒睡過床的流浪漢，有汽車添油站的老板，有前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所長，有機器師，有無線電播音家，有國際聯盟會的高級長官，有大學校長，有鐵路郵務員，有出租午餐車者，有星星監獄的哈佛俱樂部會員。在我們這班人中，有百分之五十承認我們目前的職業不是當初大學畢業時所希望做的。我們有的已經換過五六種職業，現在還在找新的。從畢業時起到現在一直釘住一種職業的，祇有百分之五。

在我們一班中，我發現了幾件可驚的事實。在從大學校裏畢業了二十五年的今日，有八分之一的同窗在受政府的救濟，或是靠家庭吃飯。有些同學連校長的名字都拚不出。在脫離大學生活二十五年的今日，我們全級平均收入是每年每人四千五百美金。在我們這些受過大學教育，而且在社會中混了四分之一世紀的人看來，這數目當然不能算多。

假如你送兒子進大學去，是想叫他和一些顯貴的子弟交遊，或是希望他將來錢掙得多，那麼你還是再想想看，你是否在空耗他的時間和你的金錢。

我們把這五百四十一人詳細調查過以後，覺得大學教育並不能担保生活安定。有些和富女結婚的同學，把錢胡亂投資花盡了，有些同學讓他們的岳父去投資，也都失敗了。有許多同學釘住一種職業，結果受盡不景氣的打擊。在另外一方面，有一個在大學裏工讀的窮孩子，當初祇認得十幾位級友，現在是一串雪茄公司的大老板了。那個晚上在交易所裏接電話掙錢，日裏到學校裏來上課，不曉得在甚麼時候睡覺的小子，今日是美國



『我們臨時決定改為兩百米賽跑。』

幾個大科學家之一，那個在學校裏加入每個俱樂部，一天到晚跟人家握手的同學，最近繳付了兩千六百四十五元美金的所得稅。

在我們一級中，現在有百分之八十七是有家眷的人，比全國同齡而有家眷的人多百分之五。假如我們所調查的事實靠得住的話，那麼我們的婚姻可算是幸福的了，因為全級中祇發生四十一個離婚案件。我們的紀錄表示大學男生與大學女生結婚，可以增加雙倍幸福的機會。我們全級有百分之三十四是與女大學生結婚的。我們一共有一千兩百五十七個小孩，我們都以為這些小孩比我們小時眼界較廣。在我們的太太中，百分之四十七在家庭外任職，我們有些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有一個做女醫生的，比她那做大學教授的丈夫掙更多的錢。另外一位妻子，當家裏的財產一掃而光時，到一家大百貨商店裏去做女店員，現在她是一家大珠寶商店的重要職員。還有一個在掌管家務之餘，還經營着一家第一流的書店。

假如你的孩子在大學裏是大名鼎鼎的運動員，我想你還是勸他注心念書好。我從本級中隨便選出一百人來研究，這一百人代表以下四種學生：運動員，學業優良的，俱樂部員，與碌碌無名的，結果發現從經濟上講來，學業優良的學生掙錢最多。第二是俱樂部員，第三是碌碌無名的，末了才是運動員。

那一種學生對於國家最有貢獻呢？是那些學業優良的。

在財政與智識方面，我們的確未曾有甚麼超特的成就。在文學，音樂，美術，古典文學等方面，幾乎完全沒有甚麼人才。我們祇有一個詩人，一位歷史家，一位化學家，一位希臘文學家，一個在好萊塢寫劇本的戲劇家，如此而已。我們級裏沒有甚麼政治領袖，我們對於現代國家的基本問題都未加以注意。我們祇有百分之十三參加公務與政治工作。當然有些例外，不過大半對於政治現狀沒有特殊的貢獻，祇有按期投選舉票而已。

我們對於醫學，工程，與教育方面最有貢獻。可是並沒有甚麼有獨創思想的人才。

那麼，所謂大學教育的四年對於我們有甚麼特殊的利益沒有呢？世界上有不少沒有進過大學的人，他們也幹出大事業，做過對於人類有裨益的事情。從我們級中的一部份人講來，大學教育無疑地是有價值的。可是要賣股票，賣證券，做保險顧客，賣地產，要做投資顧問，或是室內裝飾匠，那是用不着受大學教育的。

大學校素來被看做一盞智慧之燈。可是現在這盞智慧之燈却產生了一批公民，他們最大的野心是投共和黨的票，不受慈善機關的救濟，打破高爾夫球一百記的紀錄。假如我們祇想有這種野心，那是不需要進大學校的。

花 筆

好萊塢給「哥羅方」麻醉過的藝術中心。

——George Jean Nathan

驕傲是一件冰冷的衣服，可是她把它緊緊地穿在身上。——Ruth Burr Sanborn

雨霞啄着玻璃窗。——Willa Cather

和雞蛋跌在地上一樣無可挽回。

你望着我，好像我是地平綫似的。——Henry Seton Merriman

他的聲音像被褥的沙沙聲那樣親密。——Dorothy Parker

天氣冷到連街燈也用濃霧的披巾圍着身體。——Sara Teasdale

一個陰慘如墳墓的房間，滿擺着一些不快樂的椅子。——H. V. Morton

街上滿是雨傘，好像長着香菰似的。——Maxine McBride

跟乳蛋糕一樣鎮靜的臉孔。——Anne Parrish

跟星辰一樣準時。——Emily Dickinson

那對男女比十時五十五分的長短針還要接近。——Walter Winchell

一個莊嚴的貴婦像凱旋的旗艦那樣地駛進房裏來，船頭用珍寶玉飾點綴着。——Atlantic Monthly

我的心中充滿着輕快的感覺，把雞蛋放在我腳下也是不會破碎的。——M. O'Sullivan

跟綫麵一樣地無脊骨。——H. T. Miller

羣衆像牙膏那樣地從地道中擠出來。——Cosmopolitan

跟求婚一樣地堅決。——J. C. Furnas

浮生六記 卷二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TWO

THE LITTLE PLEASURES OF LIFE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After all the papers had been handed in, the official recorder then opened the box and copied them together in a book, which he submitted to the examiner, thus safeguarding against any partiality on the latter's part. Of these couplets submitted, three of the seven-word lines and three of the five-word lines were to be chosen as the best. The one who turned in the best of these six chosen couplets would then be the official examiner for the next round, and the second best would be the official recorder. One who had two couplets failing to be chosen would be fined twenty cash, one failing in one couplet fined ten cash, and failures handed in beyond the time limit would be fined twice the amount. The official examiner would get one hundred cash "incense money." Thus we could have ten examinations in a day and provide a thousand cash with which to buy wine and have a grand drinking party.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二

——閑情記趣——

(續前)

各人交卷畢，謄

錄啓匣，併錄一冊轉呈，

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對

中取七言三聯，五言三

聯。六聯中取第一者即

為後任主考，第二者為

謄錄。每人有兩聯不取

者罰錢二十文，取一聯

者免罰十文，過限者倍

罰。一場，主考得香錢百

文 一日可十場，積錢千

文，酒資大暢矣。惟芸議

Yün alone was allowed the privilege of thinking out her lines on her seat.

Once Yang Pufan made a sketch of Yün and myself working at a garden with wonderful likeness. One night, the moon was very bright and was casting a wonderfully picturesque shadow of an orchid flower on the wall. Inspired by some hard drinking, Hsinglan said to me, "Pufan can paint your portrait sketch, but I can paint the shadows of flowers."

"Will the sketch of flowers be as good as that of a man?" I asked.

Then Hsinglan took a piece of paper and placed it against the wall, on which he traced the shadow of the orchid flower with ink. When we looked at it in the day time, there was a kind of haziness about the lines of leaves and flowers, suggestive of the moonlight, although it could not be called a real painting. Yün liked it very much and my friends wrote inscriptions on it.

There are two places in Soochow called the South Garden and the North Garden. We would go there when the rape flowers were in bloom, but there was no wine shop near by where we could have a drink. If we brought eatables along in a basket, there was little fun drinking cold wine in the company of the flowers. Some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look for something to drink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other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look at the flowers first and then come back for a drink, but this was never quite the ideal thing, which should be to drink warm wine in the presence of

爲官卷，准坐而構思。

楊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神情確肖。是夜月色頗佳，蘭影上粉牆別有幽致。星瀾醉後興發曰，『補凡能爲君寫真，我能爲花圖影。』

余笑曰，『花影能如人影否？』

星瀾取素紙鋪于牆，卽就蘭影，用墨濃淡圖之。日間取視，雖不成畫，而花葉蕭疎，自有月下之趨。芸甚賞之。各有題咏。

蘇城有南園北園 二

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爲

flowers. While no one could make any satisfactory suggestion, Yün smiled and said, "Tomorrow you people provide the money and I'll carry a stove to the place myself." "Very well," they all said. When my friends had left, I asked Yün how she was going to do it. "I am not going to carry it myself," she said. "I have seen *wonton* sellers in the streets who carry along a stove and a pan and everything we need. We could just ask one of these fellows to go along with us. I'll prepare the dishes first, and when we arrive, all we need is just to heat them up, and we will have everything ready including tea and wine."

"But what about the kettle for boiling tea?"

"We could carry along an earthen pot," she said, "remove the *wonton* seller's pan and suspend the pot over the fire by a spike. This will then serve us as a kettle for boiling water, won't it?"

I clapped my hands in applause. There was a *wonton* seller by the name of Pao, whom we asked to go along with us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agreeing to pay him a hundred cash, to which Pao agreed. The following day my friends, who were going to see the flowers, arrived. I told them about the arrangements, and they were all amazed at Yün's ingenious idea. We started off after lunch, bringing along with us some straw mats and cushions. When we had arrived at the South Garden, we chose a place under the shade of willow trees, and sat together on the ground. First we boiled some tea, and after drinking it, we

快。衆議未定。芸笑曰，

『明日但各出杖頭錢，我自擔爐火來。』衆笑曰，『諾。』衆去，余問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擔鍋竈無不備，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調端整，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兩便。』

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乏烹具。』

芸曰，『攜一砂罐去，以鐵叉串罐柄，去其鍋，懸于行竈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

余鼓掌稱善。街頭有鮑姓者，賣餛飩爲業，以百錢雇其擔，約以明日午後。鮑欣然允議。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衆咸嘆服。飯後同往，并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圍坐。先烹茗，飲

warmed up the wine and prepared the dishes. The sun was beautiful and the breeze was gentle, while the yellow rape flowers in the field looked like a stretch of gold, with people in blue gowns and red sleeves passing by the rice fields and butterflies flitting to and fro—a sight which could make one drunk without any liquor. Very soon the wine and dishes were ready and we sat together on the ground drinking and eating. The *wonton* seller was quite a likable person and we asked him to join us. People who saw us thus enjoying ourselves thought it quite a novel idea. Then the cups, bowls and dishes lay about in great disorder on the ground, while we were already slightly drunk, some sitting and some lying down, and some singing or yelling. When the sun was going down, I wanted to eat congee, and the *wonton* seller bought some rice and cooked it for us. We then came back with a full belly.

“Did you enjoy it to-day?” asked Yün.

“We would not have enjoyed it so much, had it not been for Madame!” all of us exclaimed. Then merrily we parted.

A poor scholar should try to be economical in the matter of food, clothing, house and furni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be clean and artistic. In order to be economical, one should “manage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occasion,” as the saying goes. I was very fond of having nice little suppers with a little liquor, but did not care for many dishes. Yün used to make a tray with a plum-blossom design. It consisted of six deep dishes of white porcelain, two

畢，然後煖酒烹餚。是時風和日麗，徧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為奇想。杯盤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頽，余思粥，擔者即為買米煮之，果腹而歸。

芸問曰，『今日之遊樂乎？』

衆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貧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儉而雅潔。省儉之法，曰『就事論事。』余愛小飲，不喜多菜。芸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

inches in diameter, one in the centre and the other five grouped round it, painted gray and looking like a plum flower. Both its bottom and its top were bevelled and there was a handle on the top resembling the stem of a plum flower, so that, when placed on the table, it looked like a regular plum blossom dropped on the table, and on opening, the different vegetables were found to be contained in the petals of the flower. A case like this with six different dishes would be quite enough to serve a dinner for two or three close friends. If second helping was needed, more could be added. Besides this, we made another round tray with a low border for holding chop-sticks, cups and the wine pot. These were easily moved about and one could have the dinner served at any place one wished. This is an example of economy in the matter of food. Yün also made all my collars, socks and my little cap. When clothes were torn, she would cut out one piece to mend another, making it always look very neat and tidy. I used to choose quiet colours for my clothes, for the reason that dirty spots would not show easily, and one could wear the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is an instance of economy in the matter of dress. When I first took up my residence at the Hsiaoshuanglou, I found the rooms too dark, but after papering the walls with white paper, they were quite bright again.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the ground floor was quite open, because the windows had all been taken down, and we felt that the place lacked privacy. "There

中置一隻，外置五隻，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蓋均起凹楞，蓋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頭，如一朵墨梅覆桌；啓蓋視之，如菜裝於花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邊圓盤一隻，以便放杯箸酒壺之類，隨處可擺，移掇亦便。卽食物省儉之一端也。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東補西，必整必潔，色取闇淡以免垢跡，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初至蕭爽樓中嫌其暗，以白紙糊壁，遂亮。夏月樓下去窗，無闌干，覺空

is an old bamboo screen," suggested Yün, "why don't we use it and let it serve in place of a railing?"

"But how?" I asked.

"Take a few pieces of bamboo of black colour," she replied, "and make them into a square, leaving room for people to pass out and in. Cut off half of the bamboo screen and fasten it on the horizontal bamboo, about the height of a table, letting the screen come down to the ground. Then put four vertical pieces of short bamboo in the centre, fasten these in place by means of a string, and then find some old strips of black cloth and wrap them up together with the horizontal bar with needle and thread. It would give a little privacy and would look quite well, besides being inexpensive." This is an instance of "managing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occasion." This goes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 ancient saying that "slips of bamboo and chips of wood all have their uses."

When the lotus flowers bloom in summer, they close at night and open in the morning. Yün used to put some tea leaves in a little silk bag and place it in the centre of the flower at night. We would take it out the next morning, and make tea with spring water, which would then have a very delicate flavour.

(End of Second Chapter)

(To Be Continued)

洞無遮欄。芸曰，『有舊竹簾在，何不以簾代欄？』

余曰，『如何？』

芸曰，用竹數根黝黑色，一豎一橫留出走路。截半簾搭在橫竹上，垂至地，高與桌齊。中豎短竹四根，用麻線扎定，然後于橫竹搭簾處，尋舊黑布條。連橫竹裏縫之。既可遮欄飾觀，又不費錢。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以此推之，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

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

(卷二完)

(全書待續)



蕭伯納：

全倫敦，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你一個人！
！如果你答應在明年復活節以前，讓我
吻一吻你的小指尖，那麼，我情願這樣忙
個十星期，哼也不哼一聲。

愛蘭黛麗：

我不曉得我的眼睛是否要瞎了。當我瞎
了眼睛的時候，你要來看我的，對嗎，親愛
的？我到那時候要請你來向我撒謊，對我
說你愛我。你是個有音樂天才的人，曉得
怎樣使你的聲音聽來很懇懇，很誠懇的。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編譯

第三十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啊，那討厭的原稿！喜歡作多少記號隨你的便。原稿不給人家作些記號還有甚麼用處呢？你有甚麼意見全記下來。我也許已經把一句對白考慮過四十九次；可是，如果你再考慮一下，那便是五十次了；一句考慮過五十次的對白，是比一句考慮過四十九次的對白好了百分之二的。優美和平庸的差別便是在這最後的百分之二。

關於好迷者，我有點猶豫不決。我有時厭惡這個劇本，歉然讓我的朋友去非難它——貞奈德和亞哲尤其聲勢洶洶，——說它是個下流，無聊，無價值的劇本。可是，我有時却又覺得它值得上演。現在，我宣言說，它如

果在你的心目中是好的，在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便也是好的了。

我不能以她為附屬品，帶到你的化妝室，當做我最新的愛人展覽出來，給你欣賞。當我說我能尊重人家的人格，也能愛他們的個性時，你永遠不願了解我的意思嗎？我站在你們倆的中間是會覺得很舒服的。她當然是跟大家一樣，對你感到莫大的興趣的；而且她也很能夠了解你的感覺。可是，如果你想和她晤面，你還得自己去跟她接洽約會之期。她的住址是倫敦西中央區亞達斐坊十號潘且馨女士。她在倫敦經濟學校（大門在轉角處，與卡勒東尼亞旅館望衡對字）的樓上有幾個舒服的房間，可以俯望河水。

如果我再多寫一個字，這封信便趕不上下班郵車了。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

第三十四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你怕是誤會我的意思了，你以為我前封信裏的話是想迫你帶潘且馨女士來找我。你錯了。可是，這件事已成過去，不必再提起了；我是不會由幕後偷看你（或她）的，你（和她）儘可以安心吧。老實說，我在演戲的當中，只有兩分鐘的休息——剛在最後一幕上場之前——只有這時候才可以偷看你們，可是在這兩分鐘的休息中，我大約還得去看看理查三世（“Richard III”）裏那些王侯所穿的衣服的。所以請你放心。

你說，『我站在你們倆的中間是會覺得很舒服的。』你說這句話時大約『有點諷刺意味』吧，可是，你幹

嗎。不會覺得很舒服呢？對於這點，你不必作答，可是你這句話確使我疑惑不解。我站在兩個妙人的中間，應該會覺得很舒服的。

我不曉得我的眼睛是否要瞎了。當我瞎了眼睛的時候，你要來看我的，對嗎，親愛的？我到那時候要請你來向我撒謊，對我說你愛我。你是個有音樂天才的人，曉得怎樣使你的聲音聽起來很懇懇，很誠懇的。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八日

第三十五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只寫三行好了。當你說到你的眼睛瞎了的事情時，我不禁受了一陣痙攣的打擊，全身抽動戰慄不已。不要再寫信給我吧；永遠不要向我說話吧；請你睜開你那對平凡而幸福的眼睛，不要用一個可愛的盲婦底驚人美麗和神秘來苦楚我吧。

如果你不看她，我便永不寬恕你。呵，我解釋不出來；可是你是完全了解的。我希望你們兩人的晤面跟我完全不生關係；我痛恨那些預先安排好的約會。唔，那不要緊；等到你們有必要時再見面吧；我會耐心等候的。那是我的秘訣——甚至等到星期四晚也不要緊。不過，你務必看她一下；可是你怎看得到呢？F十八和十九兩個座位在第六排呢。

我得停筆；我沒有甚麼話說，不，其實是沒有工夫說。我愛你。你要把這封信怎樣處置，隨你的便。我在星期

四以後當然會愛你的；可是目前的問題是我現在愛你。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八日

第三十六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我看你昨晚的樣子似乎很煩惱，跟你送給我的照相的表情一樣（我現在知道照相上的你不大像日常的你了。）

我也很煩惱，興奮的情感和眼痛使我覺得疲倦。我現在就要動身了。（註一）我希望你把李查三世再看一次，才寫批評它的文章！我大約兩星期內就可以回來。做個好孩子，不要忘記你的愛蘭。祝你新年開散快樂。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七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哎唷，今天的生活是多麼忙亂啊！你好嗎？你溫順嗎？（最近我有一個感想，就是覺得女人會多麼不溫順。）我所訂閱的星期六評論，上一期跑到巴黎去尋我，兜了一個圈子，終於找不到我，所以我到此刻才有機會讀它。

（註一）愛蘭黛麗在倫敦關心劇院參加李查三世一劇第一夜表演之後，即離國往歐洲大陸作短期旅行。

『建築師』（註二）那封信如果不是你親手寫的，至少是你幫『建築師』寫的。無論如何，他的感想跟我完全一樣，可是怎麼會用蕭伯納的文體表現出來呢？

我寫這封短信，是想告訴你，我的眼睛已經好得多，而且樣子也不大難看了。我知道你一定喜歡聽到這個消息的。同時我也想對你說，我希望你很平安，我愛你。我現在要像船役囚徒那樣，做一個多月苦工了，幸虧我還可以想到南歐的陽光，蕭伯納及其他妙人和妙事。這些念頭支持着我，使我做個『溫順』的人。

你的愛蘭

一八九七年一月九日

我喜歡那個建築師。

第三十八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忘記告訴你，我並沒有幫『建築師』寫文章。倒是他幫我寫的。那封信當然是我所寫的（腓立韋白教我的）（註三）全倫敦只有你一個人有本事看穿這件事。

全倫敦，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你一個人。

啊，這麼一大堆工作——終於把那篇關於政治著作的文章寫完了（這是曼斯斐爾救我出赤貧之前，為

（註二）蕭伯納在該期星期六評論上發表一封信，署名『建築師』，談及修築大教堂的問題。愛蘭黛麗一看就知道該文是蕭氏所作。
（註三）Philip Webb 係當時著名建築師。

賺錢起見，答應下來的工作，（註四）又替學會把波克曼（註五）的書評寫完，最後更有星期六評論那篇不能不寫的稿子。這一個星期也真忙得夠了。如果你答應在明年復活節以前，讓我吻一吻你的小指尖，那麼，我情願這樣忙個十星期，哼也不哼一聲。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一日

第三十九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愛你嗎？不要說優話。我當然是愛你的，而且『二十倍』地愛你，如果愛情真有二十倍的話。你的膝蓋真的受傷了嗎？當我把你的信讀過一半時，我覺得我已經憂愁滿面，可憐起你來了。可是過了一會我記得了，我笑了，因為你說的話我一句也不相信。你真好，說要在一星期內天天寫一行信給我，可是，請你不必這樣勉強，因為我要你在想對我說話的時候（那也許一年才有一次吧），或在須答覆我的問話的時候，才寫信來。

貞奈德嗎？不錯。摹倣我嗎？我始終覺得能摹倣是一種聰明的行為。不但聰明，而且不公平（對兩方面都不公平）。我永不曉得怎樣摹倣人家。在可以摹倣的時候，我不知道我願不願意摹倣！

你依然『高高地站在世界之上』嗎？我此刻是無精打采的，因為我非常疲倦，我不能夠關心到別人或別

（註四）Richard Mansfield係著名伶人，第一次在美國上演蕭氏劇本冤鬼的門徒，獲得非常的成功。

（註五）“John Gabriel Borkman”係易卜生的一個劇本。

樣東西，甚至不能夠關心到你，我的蕭伯納，寫這麼可愛的信給我的蕭伯納。

E. T. (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四十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不能，我的確不能隨心所欲地寫信給你——如果甚麼時候想寫就寫，我那裏還有工夫賺錢過活？

我從前用那本漂亮的青色透明信紙寫信給你，可是現在不曉得放在甚麼地方，遍找不得，所以只得改用這種討厭的紙了。坐在安樂椅上，用一張張的紙寫信，是非常困難的。

不，我膝蓋的傷並不大厲害；只是不能照常動作罷了。等那塊軟骨跟其他部分的骨肉結合起來之後，我便可以痊愈無事了。

在這個世界上，你須先曉得天下的一切見解，然後選擇一個，而始終擁護它。你的見解對不對，那你可以不必管——北方是不會比南方更對或更錯的——頂要緊是那個見解確確實實是你自己的，而不是人家的；你要用盡全部的力量，去擁護你的見解。而且，不要停滯不進。人生是不斷地在變遷的；第一段路的終點便是第二段路的起點。劇院跟舞台，和報紙一樣，是我的撞城車；所以我要把它曳到前線去。我的嬉笑怒罵，祇是我的計劃的一部分；這計劃的偉大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例如，莎士比亞在我看來，乃是巴黎巴士底獄（註六）的一個城樓，結果非給我撞毀不可。不要理睬你那些青年人的家庭；雞蛋不敲破，荷包蛋是煎不成功的；我恨家庭。

現在快要六點鐘了，我得趕快把這封信付郵，再會。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四十一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恕我附上這封怪信給你看。我可沒有這麼許多錢，可以隨時這裏送人十鎊金，那裏送人十鎊金，所以我不得不把所接到的幾百封這類的信，多數撕碎。可是，不知如何，我覺得不能把這封撕碎。

我相信你會不怕麻煩，替我讀這封信的。你祇須答覆一句『是』或『否』好了，不必提出甚麼理由來。你要不要（如果你是我的話）把錢寄給他呢？我想那可憐的傢伙是貧病交迫的，可是我自己現在也是在痛苦中過活；如果他因此老羞成怒起來，豈不糟糕？可是我常常因為受騙，而給人家當笑柄；我知道我一定是天下最不聰明的人。我昨天的生辰過得很快樂。光陰如飛地過去了！我希望終於可以得到一點休息。

E. T. (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於馬給特 (Margate)

第四十二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註六) Bastille 係法國國家監獄，於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時，被民衆撞毀。

你的信剛剛接到。你在寫信之前當然老早就知道我的答覆了——不。這位先生不像普通那些寫求乞信者那麼脅肩諂笑；他開頭就很坦白地說：『請你借（注意，用「借」字）我十鎊金。』這句話說得真漂亮，我差點兒沒勸你送他五先令，以表示對他臉皮之厚的一點敬意，同時把這理由也告訴他。可是他後來露出馬脚了。他說他快要死了，又說甚麼『我相信上帝會使我多活一些時候，好來報答你的……』此外又是甚麼牧師的介紹信，又是甚麼無錢過活一類的話。不，親愛的愛蘭：如果你想花十鎊金，還是把那十個金幣拿到沙灘，向大海拋過去，讓它們在水上滑走吧。這麼一來，這十個金幣就不能為害於社會了；而且如果你曉得怎樣拋的話，它們在陽光下的水面滑走時，是會發射出可愛的閃爍的。或者如果你要用那十鎊金『做點好事』，你還是把那十鎊金送給那些懂得怎樣支配金錢的人吧。千萬不要把錢給乞丐，尤其是懂得求乞藝術的乞丐（優良的技術是由訓練得來的。）你不必為這件事懊悔：這位先生明明在說假話；他肚子不會餓，他也不會死；我又可以担保他是不工作的。他甚至不能答覆他，因為如果你教訓他一頓，你還得寄錢給他，以證明你並不是因為要省錢，才向他大談禮義廉恥；如果你用慈善的口氣寫信，你的同情僅是偽善的表現；你與其簡簡單單地寫道：『某某先生——我不借錢給你——愛蘭黛麗』（這。麼。寫。來。倒。很。合。適。）還不，如索性沉默起來的好字紙箋。便是這種求乞信的正當歸宿處。

你說的生辰是甚麼生辰？你五十九歲的生辰嗎？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



家庭中的小風波似乎沒有甚麼大關係，可是經過幾個月或幾年，這些小衝突就會積成一座倒置的仇視的金字塔。

白 流 的 眼 淚 洪 鶴

——William Moulton Marsto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份“Good Housekeeping”雜誌。——

男子爲許多奇特的理由而哭泣——亞歷山大大帝因爲沒有別個世界可以征服而哭泣，該撒大帝因爲達到亞歷山大大帝的年齡時，沒有征服像亞歷山大那樣多的土地而哭泣。普通人往往因爲自己所不能了解的別人，偶然無意踏他一脚，便耗費了許多淚水去口角。

有一個我所認識的主婦，最近跑來見我，灑着眼淚告訴我說，她的丈夫不會替人設想。『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她說，『他總是不準時來吃飯。他往往要先把事情做完才吃。於是我費盡心血所做的熱飯，就擺在桌子上冷掉了。』丈夫也有他的苦衷。『我從辦事處回家時，大約是下午六點鐘，』他說，『肚子餓得像熊一樣。我的妻子從來沒把晚飯預備好。小孩們是在五點半吃的，內人總是要等他們吃完，然後再把我們的飯菜排上。這是毫無意思的事，可是她總是不聽話。我真生氣。』在這種可以成爲和睦親愛的家庭裏，也耗費了不少的眼淚。

這種夫妻間的齟齬，從心理學上看來，有一點很可注意，就是彼此都因對方的同樣錯誤而訴苦。丈夫在這

件事上對妻子表示不滿意，妻子對丈夫也在同一件事實上表示不滿。丈夫所以不準時回來吃晚飯，是因為他決心要把事情先做完。妻子所以不準確地在六點鐘開飯，是因為她決心先把小孩的事情料理停當，然後坐下吃飯。兩人都因為對方的行動而生氣，因為這種舉動似乎是毫無意義的。可是結果大家還是各走極端，任隨己意去做。

這種細小的誤會，看來似乎不很重要。可是人類的神經系有一種奇怪的特質，名叫「神經衝動的總和」。這意思是說，我們日常細小的感覺與刺激，一天一天增加上去，直到化成一條強有力而可怕的神經之流，衝激腦部，掩沒思想。把一點點的水，輕輕地滴在腦殼上，滴了一兩小時，會造成一種怒吼的聲音，叫人感覺萬分的痛苦。假使這樣一直繼續下去，那受害者將失去其自制力，腦經把頭上幾千點的小打擊加了起來，終於能令人發生瘋狂的現象。

家庭中的小齟齬也是如此。小小的風波沒有甚麼大關係。一兩聲性急暴躁的忿爭，不一會就忘了。可是經過幾個月或幾年，這些小風波就堆積起來。這些家庭中的齟齬，積成一座倒置的金字塔，以第一次的小風波為根基，漸漸地積成一大座倒置的仇視。夫婦間的誤解，在無形中推倒了素來的親密，直到家庭失去均衡。於是愛情離開了。丈夫與妻子開始怕互相見面了，正和他們以前渴望彼此在一起一樣。他們再也不能忍受同居的生活了。你問他們為甚麼會這樣，他們也回答不出。他們說，沒有甚麼事，祇是彼此越來越不能相容而已。夫妻間小衝突的倒置金字塔，已經積成一座不快的大山，把愛情壓在山下了。

關於這種小風波，還有一點要注意。在結婚以後，因為夫妻間日常生活的密切與接近，所以小小衝突的重要性是比婚前增加了。你不能一天過一天聽着男人像吹喇叭似地哼鼻子，而祇想到他的思想多麼偉大。他的哼鼻子是比他的智力更重要了，因為哼鼻子較常引起你的注意。小事近在眼前，大事遠在千里，我們假使希望夫妻間的密切關係能夠持久，對於這一條定律應該明白，也應該牢記着。每個人都應該清查自己的習慣與特異點，假如他的伴侶討厭這些習慣與特異點，那麼他便得加以改革。

我覺得以下這些小錯誤，都是妨礙快樂家庭的因素。一位青年的妻子，在打呵欠時沒掩口，叫丈夫看不起她。幸虧她後來聽一位心理學家的話，注意在家中的禮貌，才算把丈夫的敬重恢復過來。一位從小喜歡嚼橡皮糖的丈夫，覺得這習慣真不容易改，可是終於因為他的夫人不喜歡這種習慣而改掉了。

我發現不少丈夫因為在吃早餐時看報而鬧出大禍來。有一位妻子因為把星期日的報紙的頁數弄亂了，竟引起夫妻間的口角，鬧了兩個月之久，還有對於消遣意見的不同，也往往小題大做起來。假如雙方都能看清這種小事的輕重，這種無關緊要的災禍，都可避免。這種瑣事對於覺得討厭的人是很重要的，對於犯了這種小錯誤的人却很不重要，這種毛病是很容易改革的。

女人多數都曉得雄健的男性，在情緒上是很脆弱的。妻子們與母親們不但得擦乾自己的眼淚，而且也得揩抹她們的男人的淚痕。告訴一個男人說他太專制，太不會替別人設想，或是太不容易對付，那是沒有用的。在一千個男人中，沒有一個能完全明白他自己的缺點的。因此，女人因為有較多的愛情與溫柔，得負起雙倍的責

任來。她們得準備心理學上的智識與技能，來包紮她們自己的創傷，同時醫治丈夫們，兒子們，和兄弟們的傷痕。一個男人的事業，往往是他一生主要的趣味，當事業失敗時，他便成爲患精神病的人，非常需要幫助。普通的妻子，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可憐她的男人，安慰他，對他表同情。沒有一樣能比這更壞的。憐憫是失敗的戰士傷痕中的鹽。憐憫正表示承認他的失敗。男人總是希望妻子會覺得他在事業上可以勝任愉快的。幫助一個失敗的男人的唯一辦法，是叫他相信他自己並沒失敗，祇是一時進行得慢一點，預備要來重新苦幹一番。

男人的自我是他所不能缺少的部份；自我消縮，就發生慘痛的結果。有時候女人以爲沒有價值的東西，男人却很重視。事業上的勝利對於許多男人是比薪金還重要的，這種觀點很不容易得到不能自立的妻子的同情。可是假使妻子不表同情，丈夫便傷心了。男人的自我需要保護養育，女人的稱讚便是男人的自我所不可缺的奶汁。妻子假使想保養丈夫的自尊心，她就得曉得在甚麼時候該對丈夫表示同情，甚麼時候不該予以同情。女人的自尊心對於家庭的快樂自然也是一樣重要的，可是在女人的眼中愛情的成功，是比物質的成就更重要的。青年女子對於每次愛情的新勝利，都感到極度的興奮。可是當女子真真陷入情網時，她最大的野心是抓住她的情人的心。女子在情場上的失戀，比男子在事業上的失敗結果更加慘痛。

兩性情緒試驗的結果，表示男人的個性中比女人較多自我的情緒，較少愛情的成份。在普通女子看來，假使她的愛情天性能夠適應得很美滿，那麼事業上的失敗也許是無關緊要的事。在男人的生活中，愛情是不能取事業的地位而代之的。

我剛寫到這地方時，有人打電話來了。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很着急地問道：『內人可在尊夫人那邊？』
『不，』我說，『內人在煎蘋果餅。有甚麼事沒有？』

他以發顫的聲音解釋道：『我猜也猜不出她到那兒去。她一定不是出去買東西的——我們已經講好這一個月不再用錢了她——等一會』

接下去是稍長的停頓，模糊中聽得出發怒不滿的聲音。接着他說：

『她剛回來。你想想看，整天下午在城裏看商店的窗飾！女人真可惡——』

『唐兄，忘了吧，』我勸他道。『我在汽車展覽會裏也看見你這樣。衣裳和汽車有甚麼分別呢？』

『又是你的心理學！』他大笑了起來。

可是那有甚麼分別呢？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感覺，祇是對不同的事物而已。我們既然在做同樣的事，那麼何必因為對方的任性便生氣，便耗費眼淚呢？最好的辦法還是先從一算到五十，然後對別人奇特而自然的行為，表示同情的諒解。

女人結婚的原因是由於她們不喜歡作工——

不斷，定操必勝之權——Willi Durant

Mary Garden

女人的勇氣和其他的美德都比男人發達——

戀愛是女人一生的歷史，是男人一生之一幕——

Arthur Brisbane

Madame de Staël

女人的歷史是一部世界上最暴虐的政治史，這種

女人得到勝利不是由於奮鬥，也不是由於勇敢，而

暴虐政治是以弱者統治強者，只有這樣的暴虐政治才

是由於堅持不屈的力量。她能够像廣告那樣重複繼續

會永久存在——Oscar Wilde



唯一真實的自由戀愛還得到婚姻中去找。

傷心女郎的自白

王宏喜

—— Evelyn Havens 原著 節譯自美國論壇月刊 ——

在二十歲時，我的故事便開始了。這時我對於婚姻問題已經作過很詳盡的思考。我得到兩個重要的結論。第一，沒有戀愛我便不結婚；第二點也跟第一點差不多，就是如果我嘗到戀愛的滋味了，婚姻上不論有多大障礙，我將不顧社會傳統，情願自作自受。到二十八歲時，已經有六個男人向我求婚，可是我還沒遇到意中人，因此我還是未婚的處女，一位道道地地的處女。

三十歲時，我們碰頭了。他是一位與我同齡的男子，又文雅，又雄健，又漂亮，為人甚是莊重，受過高深教育，是個理想主義者，在各方面都與我相等。我們往來好幾個月，才談到愛情。於是他把他的身世說給我聽。

根據法律講，他是一個已婚的男子，雖然他和他的妻子已經脫離關係，五年來沒有談過話，也沒會過面，可是也沒有正式離婚過。女方的宗教阻止她離婚，男方既沒有錢，也沒有意思要提出正式離婚，因為女方唯一的錯誤祇是不能始終愛丈夫而已。

在我明白真相時，老實說，我也遲疑起來了。在二十歲時，我雖有那樣堅決的意志，可是這時遇到真困難，當

然免不了要躊躇。我再也不是一個愚笨使性的女子了，我曉得我年紀雖大，要走這一步，也需要很大的胆量。

我費了好幾個月的功夫，才算把心意決定，到末了，我覺得祇有這種決心才是正確，公平，與勇敢的。我愛這男人，他也愛我。假使辦得到的話，我們早該結婚了，可是除非叫我們兩人的情緒都受到極大的摧殘，結婚是辦不到的。我是成熟的，自由的，我也覺得我有度最滿滿的生活的權利，祇要我不叫別人受到痛苦好了。關於這一點，我的良心是絕對清白的。我並不破壞人家的家庭。我也不是在偷別人的愛。我自己也沒有家庭可掛慮。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堅持正式結婚，在我看來，不但是不近人情，而且不慷慨，懦弱。我覺得自己有抓住愛情的能力，也有造成美好的與建設的性關係的能力，於是我就睜開雙眼，開始我這冒險的生活。

我所學到的頭一樣教訓，是不論你眼睛睜得多麼大，沒有一個女人能預先曉得她對於性的關係會發生甚麼反應。我對於人情世故，雖然懂得很透澈，可是對於這種情緒上的猛烈打擊，以及那種深刻的內在心理改變，却完全沒有防備。在三天中，我這一向以為自己可以不必正式結婚的人，現在覺得自己缺少每個普通女人所要求的東西了——一種可以公開宣佈的愛情，一個家庭，一個丈夫，一個小孩，還有那種穩定，受保護，與安全的感覺，這些東西，在我們現社會制度之下，祇有結婚以後才會有的。

在我當初站在反傳統之愛的陣營上時，假使有人向我暗示，說我這種地位會永久叫我感覺到卑下或犯罪，我一定以為這話是一種不可寬恕的侮辱。可是後來我深切地感到自己無人格與羞恥了，我有好幾次真想自殺。第一，我時常看見別人眼光中的我自己，那些眼光是羞辱輕蔑到極點的。我每次聽見朋友輕輕地說到

誰『在罪惡中過日子，』我就想她們所指的是我。起初我想祇要我自己心里以為對，那就不必管別人對我的意見如何了。可是後來我祇好承認我不但要管別人對我的意見，而且我自己心里也並不覺得怎樣對了。結果呢，我逐漸有失敗，不及人，羞愧，失去自信，失去純潔等感覺了。這種損失，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溫柔與熱誠，也無法補償的。我們倘若能與所愛的人度和平的生活，那固然很好，可是假如我們想在智力上，精神上，和肉體上都能生存，我們非得與自己過和平的生活不可。

還有一種恐懼，對於懷孕的恐懼。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幾乎可以聽見一班毫無兩性常識的青年喊道，『可是親愛的，現在除非女人自己情願，她是可以避免懷孕的。』對這些話我都曉得。我在下了大決心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去看醫生，請他給我一點常識與忠告。他認識我好幾年了，也相信我的主意與信仰是好的，所以他毫不隱瞞地把我所需要的智識說給我聽。我照他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做去。可是在每月里，除了一段短短的時期之外，我是沒有一刻安心的。這種恐懼一直存在着，無論怎樣推敲，都無法消除。

我的經驗叫我深信祇有超女人或是毫無感覺的女人，才永久抵擋得住倒霉，羞辱，罪惡，恐懼，懷疑這些感覺的總合勢力。我既非超女人，也不是毫無感覺的女性，所以我終於不得不承認自己失敗了。

於是，最猛烈的戰爭開始了。我好幾次想把這種關係一刀兩斷。可是好幾次都因為我愛這男人，而且沉溺於性生活里，所以我又放棄我的決心了。我重新被拋入令人昏迷的內心衝突，不快樂，絕望，恐怖的漩渦中去。

更令人痛心的，是我的情人說，我這種行為祇有一種解釋，就是我再也不愛他了。想要叫他了解我，猶如以

頭撞石牆。因為他是男人，所以他不能了解這種心理的。大家都曉得，社會對於從事反傳統之戀愛的男人，是不打甚麼烙印的。他那種半意識的標準，祇是社會標準的反映，因此他沒有卑下或犯罪的感覺。

祇有親自經驗過的人，才曉得這種躊躇與苦楚的情狀，對於女方有多大的毀滅的影響。這種情景猶如一會兒把腳踏在堅實的地上，一會兒又陷入流沙中去。因為我心中有種種的衝突，最後連醫生也警告我了，他說我必得一刀兩斷，不然便祇好預備受神經衰弱的痛苦。我曉得他說的是實話。我的健康與工作都已受影響了。我的精神不能專注於我的事業上，我也不能專心從事於任何日常活動。最後這件事變成一種生死存亡的問題，我不得不下個一勞永逸的決心了。我倘若與我的情人同居一地，那無論如何是不能與他斷絕關係的。因此我終於不得不放棄我的職業，離開我度了大半生的故城，在陌生人的新環境中從頭做起了。這種恢復獨身生活的奮鬥，是背城借一的孤軍苦鬥。我深信我們必得結婚，不然就祇好坐待毀滅。

別被所謂自由戀愛這種好聽話騙了吧。唯一真實自由的戀愛還得到婚姻中去找。所謂自由戀愛者得用世界最寶貴的錢幣去購買，這些錢幣是自尊，自信，誠實，純潔，健康，安心。

譯餘雜感——本篇是一位反社會傳統失敗者的自白。把這篇東西譯了出來，似乎有為社會傳統壯助威的嫌疑，其實譯者完全沒有這種意思。我們以為社會傳統既不全好的，也不全是壞的。本文作者把自己的經驗，和盤托出，一方面表示社會傳統對待男女之不平_等；另一方面寫出社會傳統勢力之雄厚，天真爛漫一識之無的青年，往往想與惡勢力搏鬥，後來因為勢力單薄，而且目標太理想，終歸失敗；作者注重婚姻生活之幸福，頗有見地。

聖經叫我們要愛鄰人，又叫我們要愛仇敵；
大約因為鄰人往往就是仇敵的緣故吧。——

G. K. Chesterton

喜歡僻居獨處者不是獸就是神。——

Francis Bacon

預見災禍者，受到雙倍的痛苦。——

Porteous

賢者辯論其原因；愚者決定其原因。——

Anacharsis

繁榮時要給苦命者以忠告，那是很容易的。

——Aeschylus

有些人隱瞞聰明比隱瞞愚拙更努力。——

Jonathan Swift

外交是讓別人依從你的意思的藝術。——

Anon

我們的沒落的詩人，不是開槍自殺，跳水自殺，跳樓自殺，就是去撰述廣告。——John Masefield

field

人類可分三種：一種有意做好事的誠實人；一種有意做壞事的惡人；還有一種人，專選快意的事做。——Charles Kingsley

無住址的人是流浪漢，有兩個住址的人是

放蕩者。——蕭伯納

所謂經驗，不是一個人所遇到的事情，而是

一個人怎樣對付所遇到的事情。——Aldous

Huxley

「家庭」一詞已經漸漸失掉其原有的意義了，因為現代人在醫院誕生，在俱樂部招待賓客，在餐館進餐，由殯儀館運到墓地去埋葬。——

美國高等法院法官 Ford



他確是世界一個最偉大的劇作家、思想家、和音樂天才。世界確有供養他的義務。

怪 音 樂 家

許以牧

——名作曲家和音樂批評家 Deema Taylor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

七年正月出版之演講季刊（專門選載美國哥倫比亞無線電

台重要播音演說詞的雜誌）——

他是個瘦小病態的人，頭部過大，跟他細小的身體很不相配。他是個神經質的人，感覺銳敏，容易激怒；貼身的衣服如果是用比絲更粗的料子做的，便會使他終日痛苦萬分。他那種偉大不可一世的幻覺，使他成爲驕矜傲慢的怪物。

他以爲他自己是世界一個最偉大的劇作家，一個最偉大的思想家，一個最偉大的作曲家——莎士比亞，伯拉圖，和貝多芬三個天才合而爲一的人物。他是有史以來最喜歡講話的人。跟他過一晚，便等於聽他一晚的獨白。他的話有時很富於機智，有時却枯燥無聊至極。他始終只有一個話題：就是他自己。

他患了一種熱狂，以爲他永遠是對的。如果有人對極瑣碎的事情，稍微暗示跟他不同意，他便不惜費了許多小時的工夫，大聲疾呼地演說起來，用許多方法，提出許多理由，證明他是對的；他只管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夾二纏三，絮絮不休，聽者在目瞪口呆，毫無辦法之餘，只好表示與他完全同意，以維和平。

他對天下任何題目——不管是素食主義，戲劇，政治，或音樂——都有其學說和原理。爲維護這些學說和原理起見，他不但寫了幾百封信去發表，不但寫了幾百本小冊子和書籍去出版（當然是用人家的錢去做出版費啦），而且費了許多工夫，高聲誦讀給他的親友們聽。

他會作歌劇。當他寫好一個故事時，他便馬上邀請——還不如說召集——一羣朋友到他的寓所，朗誦給他們聽。他不要他們的批評，只要他們的讚美。他彈起鋼琴來跟作曲家在作曲時一樣，慢吞吞地，若斷若續——其技術的不高明可想而知。可是他又喜歡當衆彈奏鋼琴，在一些名鋼琴家之前獻技，所彈的是他自己所作的音樂，一彈起來總上一個鐘頭他的喉音也並不十分好，可是他又喜歡請名唱歌家到他的家裏，硬要他們傾聽他唱他自己所作的歌劇。——劇中人物全由他一個人扮演啦。

他的情感極不穩定，喜怒無常，跟六歲小孩一樣容易使性兒。當他覺得心緒不佳時，他便暴跳如雷，頓足狂呼，或沉鬱寡歡，像要自殺的樣子，或憤憤然說他要到東方去做和尚，在異鄉了此一生。過了十分鐘，如果有甚麼事情使他覺得快活，他便衝到戶外，在花園裏亂跑，或站在沙發上亂跳，或兩腳朝天，頭向地站着。他有時會爲了一條愛狗之死而痛哭流涕，悲慟逾恆，有時又會做出極端殘酷無情的行爲來。

他差不多完全沒有責任的意識。他不知道一個人有賺錢養活自己的義務。他相信世界應該養活他。他向甚麼人都開口借錢，不管是男是女，是朋友或是不相識的人。他寫了許多求乞的信，有時居然用很傲慢的態度說，他要把『奉養他』的特權賜給人家，叫人家不要辜負他的美意，錯過這個好機會。如果有人不識抬舉，加以

拒絕，他便拂然不歡。他借人家的錢是從來不還的。

他一旦把錢拿到手，就揮金如土，毫不吝惜。當他知道他所作的歌劇快要上演時，他便開始揮霍起來，到處掛賬，以為不久就有歌劇出演酬金可領，有恃無恐；可是他將來所可領到的款子，還不夠付欠賬的十分之一呢。身邊的錢不夠付房租，他一些也不憂愁，先買粉紅色的絲織物把藏書室的牆壁和天花板裝飾起來再說。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欠人家多少錢——他自己當然更不知道了。他最大的恩人有一次給他六千塊錢，替他清理一些非常緊迫的債務；不料過了一年，這位慈心的先生又得再給他一萬六千塊錢，使他在另一城市裏過活，不至被捕入獄。

他在其他方面也是這樣糊里糊塗，不修邊幅的。他一生不知道跟多少女人發生過戀愛。他的第一個老婆過着二十年的痛苦生活，飲泣吞聲，好讓她這不忠的丈夫去跟別個女人鬧戀愛。他的第二個老婆是他最知己的朋友的老婆，給他偷搶過來的。當他在慫恿她跟丈夫脫離時，他另一方面又在寫信給一個朋友，問他有甚麼有錢的女人可以介紹給他——隨便那一個女人都好，只要有錢——他希望人財兩得啦。

他對朋友的好惡，完全以他們對他是否有用為標準。當他們一旦不幫他的忙時——縱使僅是不請他吃飯——他便會跟他們絕交。到他快要死的時候，他只有一個朋友，是中年以後才結識的朋友。他很有尋仇結怨的天才。他的歌劇中有一個角色，是在諷刺當代一個最著名的音樂批評家的。他這樣辛辣地諷刺了一番，還不夠痛快，又把這個批評家請到他家裏，當許多朋友之前，把那齣歌劇誦讀給他聽，使他覺得非常難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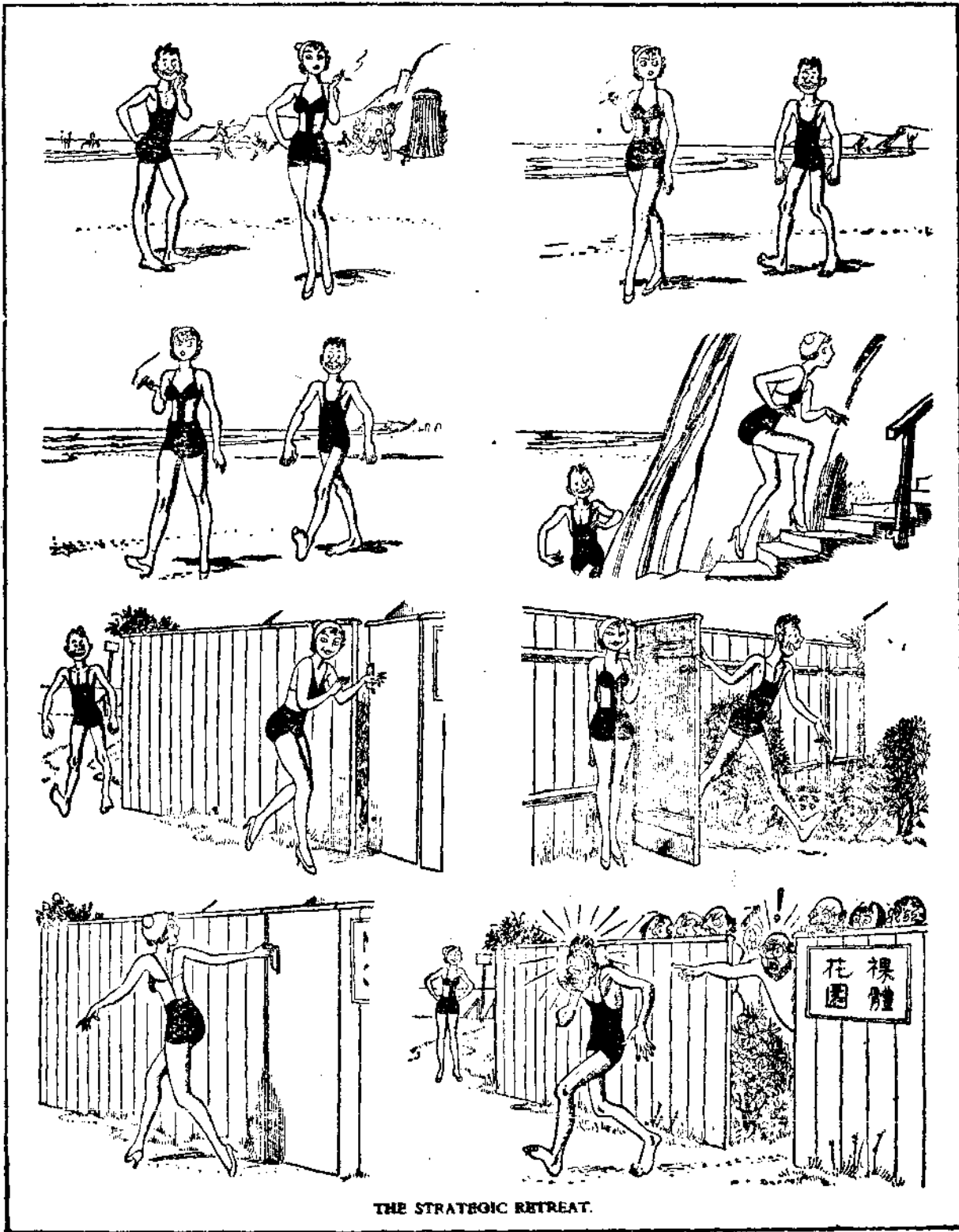
這個怪音樂家便是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 一八一三年——一八八三年法國大作曲家——譯者註)。我上頭所說的話都是實在的，你可以由報上的記載，警局的記錄，他的親友的證言，和他的書信，找到這些事實。這些紀錄對華格納雖很不利，可是那沒關係。因為這個瘦弱的，討厭的，有魔力的人是永遠對的。他確是世界一個最偉大的劇作家；他確是世界一個最偉大的思想家；他確是世界一個最偉大的音樂天才。世界確有供養他的義務。

他寫過多少東西呢？——十三齣歌劇和戲劇，其中有十一齣現在還在舞台上出演，其中有八齣無疑地是世界最偉大的歌劇傑作。當你想到他所完成的偉業時，當你傾聽着他所作的東西時，一些人因他欠賬，因他愛情不專所忍受的痛苦，似乎又不是很大的代價了。那些因他而失戀的女人老早已經死了；而這個只愛自己不愛別人的怪物，却獻出“Tristan und Isolde”。這個傑作，以為永世贖罪之祭了。幾千塊錢的債務，去換他的“Ring”三部曲，確也不是過高的代價咧。

當你傾聽他的音樂時，你不饒恕他過去的變態行爲。這不是一個饒恕的問題。你只覺得莫明其妙：他心中那個富於創作力的惡魔，不斷地在掙扎着，鬥爭着，硬要衝到外邊來；在這無限的苦楚之下，他那可憐的腦子和身體，為甚麼不會爆裂呢？他雖是個偉大的天才，可是在短短的七十年間，居然能完成那麼多的工作，這真是天大的奇蹟。難怪他一生沒有工夫做人！

美人巧計

轉載幽默家



THE STRATEGIC RETREAT.



「我想最好吃些東西去睡，免得明晨氣力不足，露出醜態。」

女王之死

林如斯

——此篇節譯自“Great Short Biographies of the World”，
為法人 Pierre de Bourdelle 所述。氏當日親陪女王返
蘇格蘭所傳當為實錄。——

著名的蘇格蘭女王瑪麗 (Mary, Queen of

Scots 為英女王伊利莎伯所殺) 的慘死，說來不免

令人感嘆。我這故事是從她兩個最親信的侍女得來的。她們曾經答應女王代她表揚她臨死以前的實況。

在一五八七年二月十七日，英國女王的代表來

到女王瑪麗幽囚的福墨林蓋城堡 (Castle of Fortheringay)，當她宣讀翌晨處決的命令。女王神色不變，並謝他們帶來的好消息。她說二十年的獄犯生活終得了局，使她脫出愁城，這正是她所求之不轉的。

因為他們禁止教士來使她認罪，為死後魂靈作

準備，她便寫了一張自訴，然後寫一篇哀痛的決別詞給國王、太后和一些別人。後來她召集所有的老幼家人，打開箱籠，分派所有的錢物。她把所餘的珠寶，分給侍女，並道歉所有稀少，不能多給。她吩咐總管事，教兒子不必替她報仇。吩咐完畢，她也不流淚，就和他們訣別，並且叫他們別哭，因為她現在苦盡甘來，很感快樂。那晚，她退到教堂，做兩小時的禱告。當她回到自己的房間時，她對待女說：「我想最好吃些東西去睡。」

免得明晨氣力不足，露出醜態。」

但是她不能多睡。天尚未明，便起來穿了一件黑絲絨服，上套一件深紅緞外褂，還罩一條黑紗。她交一條手絹給侍女，說：『我要求你最後一件事。當我走到那地方時，請把我的眼睛綁起來。』她與她們親吻之後，又回到教堂去禱告。到天亮時，她回到房間裏，與侍女在爐前談話片刻，叫她們屆時到刑場去，以便日後親述經過。

她說完話，敲門之聲猛響，使者都進來了，女王說：『你們是爲我來。我諸事已吩咐完備，靜候歸天。我覺得這是我姊姊伊利莎伯女王賜我的大恩，你們也是如此，我一樣感激你們。我們走吧！』這些使者看她如此鎮靜，兼又溫柔美艷，深爲所動，嘆她紅顏薄命。

斷頭台是在一間大房間裏，上面蓋着一塊粗麻布。女王走入房間，帶着秀麗和尊嚴，彷彿如赴跳舞宴

會。有一個侍女看見她的主婦站在劊子手中間，不禁失聲悲哭，女王用手指放在唇前，表示叫她鎮靜，侍女遂拭淚止哭。

當她到斷頭台上去時，一個劊子手粗暴地捉住她的臂膀，把她的衣服褪到腰間，並把緊身衣服拉掉，露出雪白的粉頸。她盡力掩蓋起來，說她不慣在公衆之前脫衣露體，特別在這樣多人面前（當時約有四百人），然後返過身來，教那侍女綁她的眼。女王就毫不猶移地跪下。她的勇氣使在場的觀衆感動得流下淚來。

那劊子手常常跑來打斷她的禱告，女王用拉丁文背了一篇詩篇，然後伸頸把頭放在那木塊上。當她在說：『上帝，我把我的魂靈交托給你』時，劊子手就砍她一刀，那一刀下去以後，頭未全斷，又來兩刀，頭才斷落。那劊子手提起那與身體分離了的頭顱，唱着：

「伊利莎伯女王萬歲！願所有聖教的敵人如此滅亡。」（按英女王屬耶穌教，瑪麗女王屬天主教。）他說完話，便脫下女王頭上的簪戴，露出她昔日金黃今日皓白的頭髮。這不是年老使牠變白（她死時僅滿四十歲），而是她的遭遇和悲苦所致的。

她的女僕怕她身體受人輕薄，請求那劊子手不要摸動，讓她們自己來替牠脫衣。但是劊子手却喝她們出去，隨意玩辱死屍，然後把牠鎖在一個房間，和他傭人的臥房隔壁。那些女王的侍女從鎖孔看見那可

憐的身體用那從彈子床上拉下來的麻布半蓋着。等到那屍體已將臭爛，才給牠膏沐備葬，但爲了要省錢，也只粗率了事。裝入一個鉛製的棺木後，又經過七個月，才安葬於比德保羅夫聖堂的墓地。那些染有血漬的麻布，和地上的木板，都燒掉或洗淨，免得後人拿去，做迷信的符物。

然而今日女王之令名，還是在勝利和光榮中爲人所懷念。

母與子

心中。

「我從甚麼地方來的？你在甚麼地方拾起我的？」孩子問他的母親。她把孩子緊緊擁在懷中，半笑半哭地答道：「我的親愛的，你藏在我的

「你生活於我幼時遊戲中的洋囡囡裏；當我每天早晨用黏土塑造我的上帝的形像時，我把你造成了，又將你破壞了。」

「我把你供奉在我們家裏的神

龕中；我在敬拜神的時候，也在敬拜你。」你已經在我的一切希望中，一切愛中，和我母親的生命中生活着了。『在統治着我們家庭的不朽之神的神的膝上，你已經受過她無數年代的養育。』——印度大詩人泰戈爾



這種新兵器就是金屬塵，可以浮在空中，好像一道看不見的金屬圍牆，其攻擊的目標乃是飛機的引擎——發動機。

防 空 天 網

萬光郁

Max Seydewitz 與 Kurt Doberer 合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荷蘭阿姆斯特丹『Das Neue Tag-Buch』

在下一一次的大戰中，轟炸機可以決定勝負。所以有效的防空方法，已成為最重要的問題。

歐戰時，威尼斯是奧國飛機

最好的轟炸目標，但意大利利用空中鐵絲網保護了該城。一有敵機飛來的警告，許多氫氣球帶了鐵絲網，升到了空中相當的高度，將該城團團圍着，於是形成了一種障礙。起初，奧國人都

笑這是中古時代的戰術。但是後來他們不笑了，因為他們的飛機真被鐵絲網纏住而墜毀於地，正如同蜘蛛網捉蒼蠅一樣。後來，各交戰國都採用這種方法。

現代的軍事技術已發明了一種更殘忍的蜘蛛網以對付敵機。這種網的網眼，小到令飛機無法閃避。這網可以窒息飛機的發動機，使之立刻墜毀。

這秘密當然是不能輕易洩露出來的。保守這秘密的人，故意使報紙登載些死光和其他神秘軍器的新聞，以轉移大眾的注意。但時間一長，就是保守最嚴

的秘密也會洩露出來的。

這種新兵器就是金屬塵 (Metallic Dust) 可以浮在空中，好像一道看不見的金屬圍牆。金屬塵和鐵絲網不同：鐵絲網的目的是要纏住飛機的螺旋釘和靈敏的轉向機關；金屬塵的攻擊目標乃是飛機的心房——發動機。

這個發明的基本原理非常簡單。假若你將一把鋼玉沙（譯者按：鋼玉是一種石，其堅硬僅次於金剛石，弄成沙狀後，可以用來磨擦金屬，玻璃等物。）放在內燃發動機的汽缸內，發動機立刻就被窒息了。用這種方法去防空自然不像這樣簡單，因為即使我們能將大量的鋼玉沙射到相當的高度，牠不但不會浮在空中，而反要落回地面，永遠進不到飛機的發動機內。但是科學家已在較高的氣層中找到了火山塵。這些由火山噴發出來的塵點，可以在空中飄浮數星

期之久。因此，發明家就想找一種鋼玉沙，用特別的方法製造一下，可以使牠長期浮在空中。這些塵點一定要輕，形狀也須特別。因為一塊薄鉛箔的降落，比較同重的鉛球要慢得多。這些不可見的防空塵點或者是鋼箔，或者是極小而扁平的鋼玉沙，或者……這正是列強所要嚴密保守的秘密。

無論如何，我們知道有人已經用這種不可見的烟霧作了多次的試驗。一九三四年，倫敦的每日先驅報登載了一篇專家訪問記，這個專家在國外曾參加了許多次的這種試驗。他的話應該是可靠的。

據那篇訪問記說：這種烟霧懸於雲中，能在空中停留一些時候，並且可以停止左近飛機的發動機。烟霧的成分還不得而知，因為這個公式乃是各國最重要的軍事秘密，牠或會將現在的空戰情形完全改變。當發動機吸收了這種浮塵的時候，飛機必須停止，無

論多好的駕駛技術，也不能使飛機離開浮塵區。飛機必須立刻降落地面，然後拆開發動機，澈底清除一下。

將這種烟霧射到空中，有兩種可能的方法。一個是從地面射上去。現在的技術既然可以控制砲彈的爆發時間，那麼我們就可以使這種烟霧彈在適宜的高度爆發，放射的時間可在敵機要來之先，也可在敵機來了之後。另一個方法是用飛機將塵點散佈於某種高度的空中。幾隊飛機就可以很快地建起一個看不見但不能通過的障礙。凡用內燃發動機的飛機全不能通過，除非駕駛員知道烟霧的準確高度而在牠的上面飛，但這又不是笨重的轟炸機所能容易做到的事。這種方法對於播散烟霧的飛機當然也有同樣的危險，所以牠們必須在烟霧區域外飛行。

那篇訪問記又說：在試驗的時候，有九架飛機想穿過這種障礙，其中七架立刻被迫降落。兩年後，又有

人在英國下議院質問包爾溫：這種最新的防空利器到底是怎樣的？包爾溫說，他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並且勸下議院議員，不要隨便聽信報紙上那些虛妄的記載。他又說，專家對這種防空方法，正在不斷地加以研究，並且已經得到很有價值的成績，其他不便宣佈。若將他的官話翻成普通話，包爾溫承認這種不可見的烟霧是具體的事實，但是敵機能不能預先防備，現在還沒有有人敢說。

內燃發動機也逃不了這種防空天網。只有蒸汽機不吸收外面的空氣，所以不受防空烟霧的影響，蒸汽機的汽缸是密閉的，外邊的空氣不能流進發動機的中心。技術家本來認蒸汽機不適用於飛機。可是最近又注意到牠，因為這是預防金屬塵的有效方法。

現在已經有幾種飛機用蒸汽機。德國知道金屬塵的秘密，所以特別注意蒸汽飛機的問題。



萬噸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和飛機母艦有甚麼價值呢？飛機的威力，能使戰艦變成廢物嗎？

未來艦隊

陳師超

——Wayne Francis Palmer 原著 節譯自美國新眼界雜誌——

自從日本發出廢除『海約』的正式通告之後，太平洋已陷入無條約的狀態中了。所以美國就立刻開始有史以來最大的造艦程序，要把她的海軍造到條約所限定的額量了。按照敏生海軍法案和其他海軍建造議案的預算，造艦費約需二萬萬金元。這筆巨款要怎樣分配呢？那種條約所規定『錫羅』式的萬噸巡洋艦，有甚麼實在價值呢？驅逐艦，潛水艇和飛機母艦又有什麼真價值呢？飛機的威力，能使戰艦變成廢物嗎？

雖則在飛機還未成為戰爭利器之前，美國的戰艦，已經按照圖案的設計建造了，但是它們要抵抗空中艦隊的攻擊，還是綽有餘裕的。保護戰艦免受空中的轟炸，這並不是甚麼新的防禦術，因為炸彈轟炸甲板的角度，和炮彈射擊甲板初無二致。我們的軍艦設計專家，已預備一種厚的鐵甲板，裝在露出水面的艦身上，去阻止這種炮彈。而且，炮彈能洞穿很厚的鐵甲，炸彈却不能。炸彈對於上層質量較輕的構造和小炮的破壞力很大，但是炸中戰艦主要部份的機會却很少。要是炸彈會在沿艦身的水下爆炸起來，它的爆炸性最大，幾乎和水雷或魚雷一樣，但是由空中投擲炸彈的技術，無論如何，總不會像發射魚雷那樣準確的。

關於飛機攻擊戰艦的可能性，美國一位著名海軍軍官曾發表一篇言論，並提出歷來飛機轟炸戰艦的事實為證。他說：「在同等攻擊情形之下，要擊沉一艘戰艦，用一艘驅逐艦或一艘潛水艇，比用一全隊的飛機，還要便當省事得多。」

現在的戰鬥艦，是很倔強的鬥士。它能夠抵抗五六顆魚雷或水雷的轟炸，也能夠抵抗十五至二十顆爆炸力最大的炮彈的射擊。同時，在短時間內，它所發揮的破壞力和所造成的紛擾狀態，比其他任何軍艦還要大。所以在戰爭中，戰鬥艦還是戰鬥力的中堅；美國的海上霸權，也是以戰鬥艦為基礎的。

要是英國的戰艦，能像她的商船那樣多，那麼，她的稱霸海上的機會，也就愈大。她那些速度極大的載客郵船，實際上是英國驅逐艦的後備隊。它們的建造費，大部份是英國海軍部撥出來的。它們的作戰能力，早已經規定了，六吋口徑的炮，造好便放在軍艦製造廠內，預備在必要時，裝入這些郵船所製好的炮位上。郵船上層的構造，都預先設計，可以立刻拆除，改做飛機應用的甲板。

戰艦能夠愈造愈大，當然是一種好處，美國的軍艦設計專家，遇着一個很大的困難。他們必須使一切的戰艦，自己供給燃料。這是因為美國的外交家和海軍當局，從前不會看到海外的海軍根據地，對造成海上霸權方面，幾乎和戰艦本身一樣重要。

專家的一致意見是：海軍部應提議建造一種戰鬥艦，其炮位比目前戰鬥力最強的軍艦，多百分之五十。最少，艦身要比現在的大三分之一。每小時須有二十二海哩的速度，並且能夠一氣航行一萬二千哩的海程，使它

能夠橫斷太平洋完成任務再回來。並且要增強抵抗空襲的力量。艦中的防水隔室，應加改造，使軍艦雖然觸着十幾個魚雷或水雷，依然能夠以最大的速度航行。

這種戰鬥艦，將輔以一種巡洋艦，惟其中的防禦軍器，將略為減少，而使其速度能增加至每小時四十五海里。它們的電力設備，將比許多城市的電力廠還要大。它們的艦身，將長至一千呎以上，而成為海上最快最大的軍艦。這麼一隊的巡洋艦，得有飛機母艦的合作，能造成一種驚人的威力，在地球上任何一處，發揮其戰鬥力，不必沿途停留，去補充食品或燃料。

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有一種新型的戰艦出現，就是施放水雷的巡洋艦。法意日英各國，都已建造一種高速度的特別艦，去施放水雷了。新的水雷敷設艦的速度，須能向任何國速度最高的軍艦，舉行示威才行。它的容積僅准容納引擎和水雷儲藏所，它的高度，應儘量使其與水面平行，而不容易看到。它的唯一防禦，是速度和高射炮，因為惟有飛機的速度能夠趕上它。它的職務，是在不受人注意之時，向前猛進，侵入敵人的領海，在敵艦的周圍，施放水雷。

美國最華麗的新戰艦——一萬噸的巡洋艦，依海軍界許多人的意見，不過是一種騙人的東西。這種戰艦，要担任巡洋的職務未免過大，要在艦隊裏担任戰爭的職務呢，又嫌太小。它們不是海軍合理需要的產品。當日內瓦會議決定禁用潛水艇之時，英國堅持商船須裝置六吋口徑的炮，美國就主張巡洋艦須裝置八吋口徑的炮，才能夠掃除海上有六吋口徑炮的商船。巡洋艦應該有這種能力，可是代價太大，而功效又跟小艦差不多。

美國忘記了遮特蘭 (Jutland) 海戰的教訓了。英國有三艘巡洋艦「防禦號」、「黑太子號」和「武士號」前往參加那次的劇烈戰爭。當它們受炮火攻擊之後，「防禦號」的炮塔前，立刻變成一片火焰海，並有大量的火光，黑烟，碎屑和浪花噴射出來。到了烟霧散後，那艘戰艦的蹤跡，也就看不見了。「防禦號」連艦帶全體的水手，都已炸成粉碎了。同時「武士號」也慘遭炮擊，逃出戰線，到了第二天也就沉沒了。

「黑太子號」至今還成爲海上的一個大謎。雖有二百五十艘戰艦到處搜尋，艦上的八個官長和八百二十名的水手全體失蹤，連一具屍體或艦身的碎片都找不到。後來，據報告，有一艘不知名號的殘破巡洋艦，在火焰燃燒中沿着德國海岸漂流下去。火焰直衝桅梢，因爲船身內部熾熱，船壳幾乎熱到發白。每幾秒鐘之間，爆炸的火藥就噴出瀑布般的火花。當火藥庫爆炸之時，夜色突然被耀眼的火焰所消滅；接着便是全部黑暗了。

這三艘是參加那次海戰僅有的鐵甲巡洋艦。它們所裝的砲，比條約所規定的還要大，其防護的鐵甲也來得厚。若用飛機攻擊美國的新巡洋艦，效力最大，因爲它們的甲板或艦邊，是當不住一顆大炸彈的轟炸的。這種巡洋艦到下次戰爭之時，一定會使人覺得無限的傷心。在英國是稱這種艦做「棺材艦」，真是名副其實了。

新的驅逐艦在堅實，軍器，燃料，容量和速度幾方面，都要略爲增加。它們是海軍中最有用的軍艦，並且依舊是領海上最得力的看守者。但是美國的驅逐艦，其速度比法意兩國的驅逐艦，在速度方面，每小時要少十海哩，這未免令人擔心。美國應該爲她的驅逐艦，準備燃料的貯藏處，以便在太平洋上作遠程的航行，這是很重要的。依照觀察的結果，要對付燃料和速度二項，仍然是有把握的。不過在生死的競賽開始之時，每小時差十海哩的

航程，失敗的機會未免太大了。

在各大海軍國中，美國的潛水艇隊是最大的，也是最沒用的！美國大多數潛水艇，曾經派定參加初期的戰事，但是結果沒有獲得戰爭的經驗，目前戰鬥力最強的潛水艇隊，要算日本的了。潛水艇既好作戰的人員又極敏銳，用嚴正的眼光來看，是極適合這種危險戰爭的。它真是一個不容輕侮的水底敵人啊！近數年來，美國的全部潛水艇，是編為艦隊的輔助艦的。它們的速度太小，又常常衝壞。現在這種舊式的潛水艇，必須放棄，而改造一種較小，較快和較會適應環境需要的潛水艇。但是美國海軍部，在建造第一艘潛水艇之時，就承認：若是不能建造一種效力較大的引擎，我們的潛水艇的前途，是很少希望的。

艦隊的飛機愈多，艦隊的戰鬥力也就愈強。飛機母艦，是使大隊飛機於必要時，能夠與艦隊連合向遠方進行的唯一工具，但是飛機母艦，是戰艦中最易受攻擊的飛機母艦在海軍操演中沒有一次不受損壞的。新的飛機母艦，要比現在龐大的栗神敦號和薩拉多牙號小，因為美國的海軍軍官，覺得不願作孤注之一擲了。飛機母艦雖有高射炮和艦舷炮，但是它們的主要利器，應該是速度；雖則如是，這還很難抵抗它們的敵人——敵方的飛機。所以，這種飛機母艦還沒有甚麼實際的價值。

此後，美國的海軍建設問題，將益加重要了。每一個步驟，都要斟酌進行，因為美國現在的海軍建設，是為今後十五年或更長久的時間而打算的。這是海軍部的問題，也是美國人的問題，因為艦隊是要保護他們的，而造艦費是他們付的。

· 患 · 無 · 備 · 有 ·

——論評六期星敦倫自譯節流潛。著原特威希——

這是德國任何一個大城晚上十點鐘的情形。所有的街道都寂無人影；電影院，戲院和酒館都已關門；一輛汽車也看不到。所有的燈光完全滅熄，衝鋒隊戴着防毒面具，在各街道巡邏。突然間，飛機的轟聲，衝破空氣；汽笛之聲大鳴，數百盞的探照燈向空中掃射。全城的居民都蹲伏在地窖內，等候官長發出離開地窖的信號。

這種「夜間的防毒演習」，在德國的各主要城市，都已經實行過，在一九三五年年底之前，全國各處都會舉行演習。在柏林的澄配禾甫區有兩隊防毒氣軍隊，每隊各有一駕用救火機改為運送防毒氣設備的車。演習的情形是這樣的：

某大公寓的「毒氣警備隊」向毒氣站報告，某區被敵軍用炸彈轟擊了。就有兩個人，從頭到足，穿着橡皮衣服，乘一輛警車，馳往發生轟炸的地點。他們就跳入假設的彈穴，撮取一團含毒氣的土，迅速帶到化學試驗室去化驗。十分鐘之後，消除毒氣的機器已經運到了。

要是化驗的結果，斷定是普通的毒氣，就有一輛像普通「灑水機」的車，載着一隊穿橡皮制服的人員，將全部可疑的場地噴濕。再有一輛貨車，載着石灰前來，由

防毒的戰士把石灰鋪覆那段地面。最後，再用灑水車灑濯一過，就宣布那區域沒有毒氣的危險了。對於防備催淚毒氣和炮彈毒氣所用的方法各不相同。接着，防毒的士就開始演講，大批好奇的聽眾加入「防空會」。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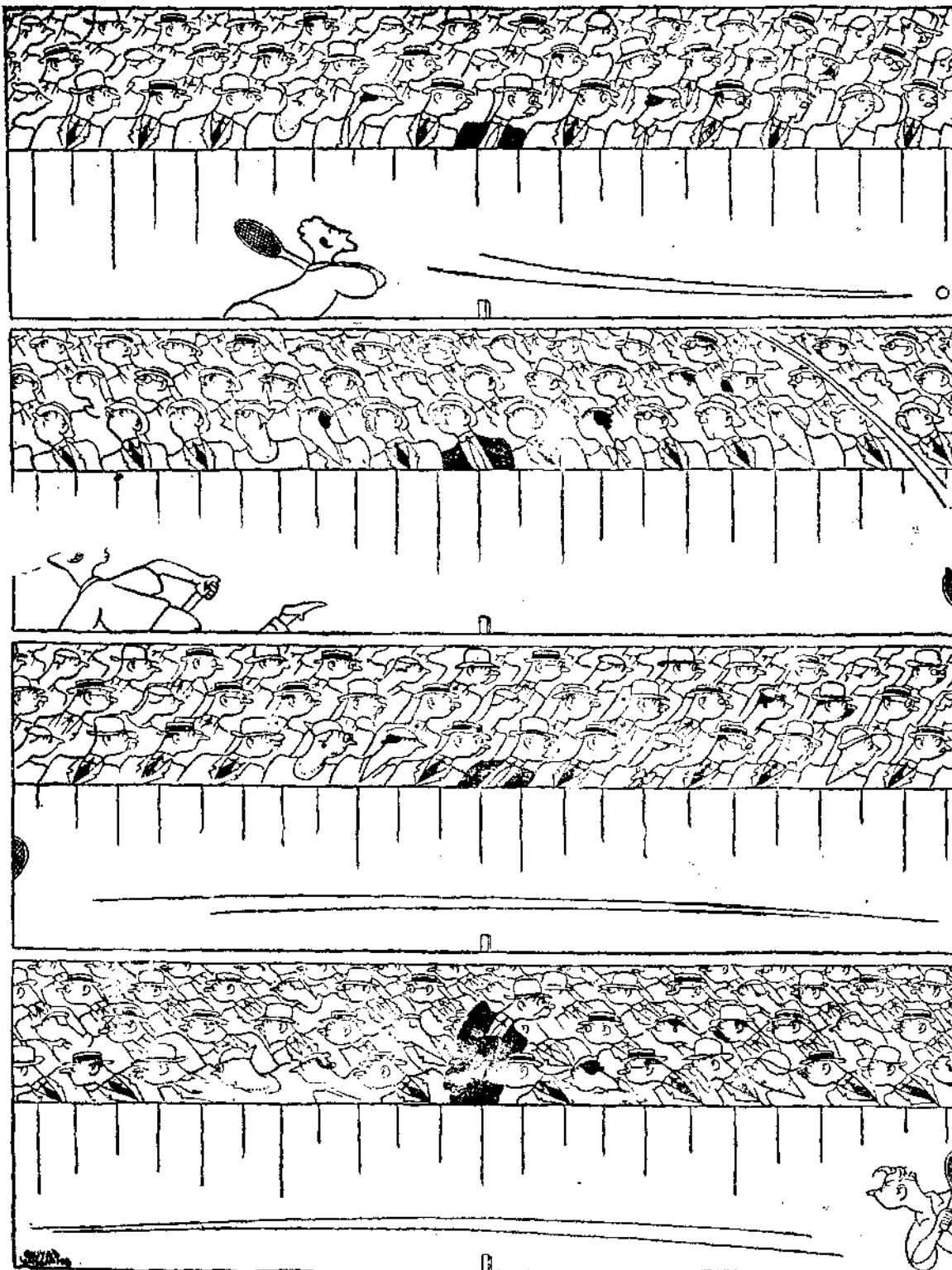
德國的人口，共計六千五百萬人。在過去三月中，多數已經加入這個團體了。在各大城中，每一列房屋有一個領袖，每所住宅有一個隊長。在事變發生時，屋中全體人員，都要聽從隊長的命令，違者處以極刑。每所屋中有「救火警衛」二人，以防房屋被燃燒彈燬滅。那些「救火警衛」必須查察頂樓有無會生火的廢紙；他們必須把幾桶的沙，鏟和斧頭放在屋頂。他們的助理主任是急救員，他對於中毒治療，須受過徹底的訓練，這也是每所住宅應有的準備。

將來，每所房屋，或每列房屋，都要有一個「防毒氣地窖」。許多德國的住宅現在已經有了。在每週的幾百個演講會中，演講員都把詳細的建築圖案，加以解明。政府備有現款出貸與欲建築防毒氣地窖的家主。就柏林市一處來講，市政府在預算內，已經指定八百萬馬克，為建築「民衆避毒所之用」。

現在德國正在用整齊的步驟，從事毒氣的防備。

叛逆之徒

轉載紐約客





控制梅毒不但是公共衛生官的事，而是全體人民的事。要謀大眾福利的政府，第一件責任是要贊助這種工作。

可怕的梅毒 國聲

原著者柏藍醫學博士 (Thomas Parran, M. D.) 自一九一七年起即加入美國聯邦政府及各州公共衛生工作，曾任美國公共衛生機關花柳病科主任十年，對於掃除梅毒工作，極為努力。本文節譯自一九三六年七月 "Readers Digest"。

一種每年使五十萬美國人變成殘廢的瘟疫；一種比小兒麻痺症可怕百倍的瘟疫；一種無時不在摧殘生命，破壞家庭幸福的瘟疫，叫世界各國充塞了痴狂，盲目，意志薄弱或是不配雇用的可憐虫——這就是梅毒。梅毒真可稱為美國最大的疾病。

要是我們不被一種普遍的錯誤觀念所阻撓，以為上等人不應該談及梅毒，上等人不會有梅毒，上等人不當幫助梅毒病人，我們事實上是可以掃除這種病的。這種全國緘口隱瞞的政策，同時也隱瞞了幾件事實：梅毒同癌症，結核，肺炎，同為殺害人類的四大金剛；梅毒病人裏面，或許有一半是無辜受到傳染的；還有一點，就是我們二十一歲以上的青年男女中，祇有少數沒有被梅毒傳染的危險。記着，一次接吻已足以傳染病菌。最近美國

東部有一位衛生官查出，有十七個人的梅毒，是在一次茶會中玩一種接吻遊戲時傳染的。

在一九三四年，美國汽車失事案使十萬七千人變成永久的殘廢。同年，梅毒使多五倍的人變成殘廢。梅毒直接造成百分之十的瘋狂病人，百分之十八的心臟及血管病，並且叫無數嬰孩產出就死，或是在產後一星期中死去。

直到最近，還不會有人以梅毒為公共衛生的威脅來作過公開討論。在無線電廣播台上，梅毒這個名詞是被禁止使用的。有一部德國影片，灌輸中學生以關於梅毒常識，其中一點也沒有失大雅或是違背教育原則的地方，却被紐約州禁止放映。很明顯地，一切自由的討論既被禁止，要教導人民怎樣避免梅毒，怎樣留意梅毒的初期症狀，如何醫治梅毒，當然是一件極困難的事了。我們要弄一筆公家款項，像用在研究結核病一般地用來控制梅毒，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其實用以治療一個結核病人的金錢，儘足醫治五個梅毒病人了。同時，爲了普遍的不聞不問態度，一般慈善家也裹足不前，不敢將款項捐助梅毒的研究。

梅毒研究進步遲緩的一個大原因，是因爲有一大部份的公民，其中有不少有公益心的婦女，以爲祇有娼妓和嫖客才跟梅毒有關係。無疑地，他們是錯了。商業化的娼妓不過影響到整個問題的百分之廿五。即使我們承認梅毒的大本營祇限於下級社會，但是遲早也會浸潤到社會的較高層的。依我個人統計所得，患梅毒者有一半是無辜得病的——大部份由婚後傳染或先天遺傳還有許多從極偶然的接觸中得到傳染。譬如去用一隻剛被沾污的茶杯，烟斗，香烟；或者接受有梅毒的保姆，理髮匠，美容師的服務。還有醫師，看護婦，牙醫等在對有

梅毒的病人工作的時候，也有受到病人傳染的可能。

現在讓我們冷眼地，科學化地來討論這個問題。所有的事實都證明控制梅毒比控制結核來得更容易，掃除梅毒也比掃除腸傷寒更有效。造成梅毒的螺旋體，是一種脆弱的微生物，不能抵禦乾燥，祇能生在潮濕面，所以在人體外很快就死亡。不像蚊蟲所傳帶的瘧疾，或是虱所傳帶的斑疹傷寒，梅毒並無中間宿主，所以除了人類之外，別無其他傳染的大本營。梅毒最初的症狀，是在接觸傳染的局部生一個瘡。它在傳染後十二天到四十天發現，常不十分痛，而且不立刻就好，往往延長到三星期到八星期。這個時期叫做血清陰性時期（按這時期用華氏方法診斷梅毒，所得反應為陰性）。要是在這一期就開始適當的治療，百分之八十六可以完全根治。只要遲延幾天或幾星期，到血液變成華氏反應陽性時，痊癒的可能性就從百分之八十六降到六十四。

梅毒第二期最顯明的症狀是皮膚發疹。看上去有點像麻疹，也有點像風症塊，或是輕的水痘。除此以外，或許同時會有毛髮脫落，發熱，口瘡，頭痛，消化不良等症狀。但是男子每五個中，女子每三個中，總有一個人早期症狀消失得很快，所以往往連病人自己也沒有注意到。不過這時華氏反應却仍是陽性。如果醫生在檢驗體格時，都應用華氏反應，一定可以發現許多不曾疑心到的梅毒。到了梅毒的後期，才是奧司婁博士所謂的『大羣仿家』時期，因為梅毒在這時期，能摹仿每種病的症狀。梅毒病菌到身體那處，那處組織就被破壞；血管，腦，骨都是它喜歡活動的地方。一九一五年英國國民的死亡原因中，梅毒列第十位；但奧司婁博士認為這病實際上所造成的死亡，比任何其他傳染病為多。

在梅毒暴行的記錄上，有兩種病人當是最可憐的了：第一種是年青人自己疑心傳染了梅毒，立刻到醫生那邊去檢驗。那時華氏反應還是陰性，同時醫生又沒有做暗景檢查，便貿然說沒有病，反而叫病人不必疑慮；還有一種病人，初期症狀十分輕微，弄得自己也沒有注意到。在這兩種情形下，病人一點也沒有疑慮什麼，直到可怕的梅毒後期症狀發作：或許一個先天梅毒的嬰孩出世了，或許保險公司因為發現有機質心臟病，拒絕人壽保險。或許運動性失調的搖搖擺擺的步行姿勢出現，或許發生麻痺性癡呆的幻覺現象，或者視覺漸漸退化，以致兩眼俱盲。病勢一息不斷地進行，最後病人心臟血管受損，容色蒼白，或是成為滿臉被毒瘡剝蝕了的可憐蟲，或許成為鐵窗下的殺人的瘋子。

到了梅毒後期，醫生祇能減輕病人的症狀，雖然麻痺性癡呆的病人，還有百分之三十有完全痊癒的希望。可是從公共衛生的立場上看來，所需要倒並不是醫好每一個病人。控制梅毒的最大關鍵，是在打斷梅毒傳染鏈索中最弱的一點——就是梅毒早期。很幸運地，梅毒一到能傳染旁人的時期，就能很容易地被診斷出來。那時我們祇消用 Arspheaminine（譯者註：即俗稱六〇六等是）類的藥品，就能很快地把傳染停止。這種 Arspheaminine 藥類能在人體或血液中殺死梅毒螺旋體，而不加害於病人。所以我們唯一的責任，是要趁早尋出早期病人，停止傳染。我們另一部份責任，是去醫治所有患梅毒的妊娠婦人，因為我們有方法可以絕對防止產婦把梅毒傳給胎兒。這幾種步驟是近代國家在公共衛生上應負的責任。唯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控制梅毒。

在瑞典、挪威、丹麥和英國，梅毒控制是得到相當成功的。在前三國中，人民都明瞭這病的本態，並不顧忌討

論這病的一切，並且了解早期治療的重要。同時對於治療的地點時間，都有充分的公佈。例如在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熱鬧廣場，電影院，公園，都高張着花柳科各門診所的名單。在英國呢，政府並不強迫人民去受治療，但用種種方法，使免費而良好的治療，到處皆是。

要減低梅毒的比率，我們必須首先糾正中古時代的觀念，把梅毒當一種罪惡的報應。我們必須像對付其他任何傳染病一樣來對付梅毒。在處理鼠疫，黃熱病，天花，或是小兒性麻痺症時，公共衛生官同開業醫師總是聯合起來，一方面迅速地防護旁人再受傳染，一方面立刻對病人施行合理與合人道的治療。我們並不因為病人不當心，無辜地得到傳染，便去責問他；同時我們對病人何處得病，以及曾否傳染給別人，並不是漠不關心的；我們也不計較他是否能償付治療費。

要得到良好的成績，常需要一兩年的治療，但是有許多病人，經濟不足。如果醫生不願擔負這筆經費，那末唯一的辦法，就得多多提倡醫院附設免費或半費門診了。

有一部份醫院，祇在體格檢查覺得可疑時，才施用華氏反應；結果在一萬九千四百十一個產婦中，祇有十二人發現梅毒。另一部份醫院，對每個產婦都施行華氏反應，結果發現在二千五百五十九個產婦中，竟有一百一十二人有梅毒。

現在產科門診部大都施行華氏反應。如果一個有梅毒的產婦，能在懷孕四個月內，就開始治療梅毒，那麼她十分之九可以產下一個健康的孩子。如果不加治療，那末生下來的不是死孩，就是脆弱得要時時刻刻當心。

才能活下去的孩子。尤其不幸的是那些生下來外表正常，以後却慢慢地發現可怕的症狀的了。昨天我剛看見一個美麗而年青的女孩子，又聰明，又嫵媚，一切都好——但是她正在漸漸地變成盲目，因為她母親在十六年前不曾把梅毒醫好。這種先天性梅毒，治療起來並不十分見效。記着，嬰兒妊娠期五個月的治療，比出世以後五年治療有效得多。沒有一個母親反對過用鎔酸銀滴在嬰兒眼裏，來預防淋病性盲目。如果她明瞭這種手續對於嬰兒的重要，她當然也不反對一次血液梅毒檢查，或是妊娠期中的梅毒治療。真的，如果國家需要每一對夫婦在結婚前來一次血液檢查，那麼她自己的病其實也可以避免的。

控制梅毒不但是公共衛生官的事，而是全體人民的事。要謀大眾福利的政府，第一件責任是要贊助這種工作。我們該做的事很明顯地是：

- (一) 尋出梅毒——對各種矇矓不明的病者，祇有用華氏反應去淘出來；
- (二) 趁早治療梅毒——幾天的遲延或許會成千古恨事；
- (三) 對梅毒病人的家庭及其接觸的人一律施行檢驗；
- (四) 婚前血液檢驗，妊娠早期血液檢驗，以避免先天性梅毒嬰孩的誕生；
- (五) 教育人民以關於梅毒一切應知的常識。

無疑地，梅毒將成未來的瘟疫。如果我們用目下所有的工具，還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中遏止這種禍患，那麼我們的子孫一定要怪我們不當心，要怪我們無用。



郵

賊

歐麗莎

——Fred C. Kelly 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號 Reader's Digest——

前年春天，美國 Reader's Digest 雜誌社，突然有幾百封訂戶的信，在郵局裏遺失了。信中所附的當然是訂費，該社因為屢接讀者來函，詢問訂費寄去後為甚麼沒有接到訂單和書，覺得非常奇怪，後來向郵局報告，偵查結果，終於破案，把郵賊革職查辦了。

該雜誌社在數月中所接到的幾百封信，由郵務偵察員察看一過，發現那些信大部份是從紐約和華盛頓一方面寄來的。假如說那些郵件是偶然遺失的，那麼事情大約不會都發生在同一區域中。要是說同一區域中的郵務員突然同時不忠實，都偷起錢來，那也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事。這樣看來，毛病一定是發生在與全區都有關係的郵務處——鐵路郵務員身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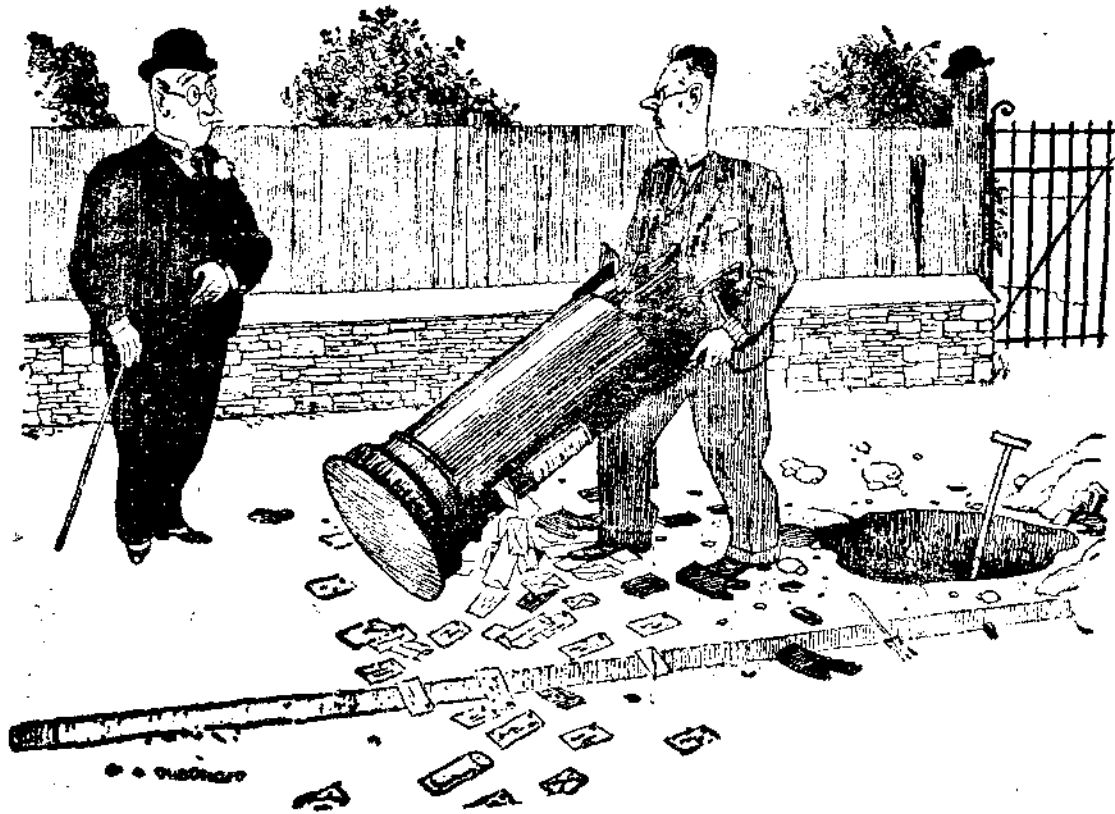
那些偵察員就這樣一步步地調查下去，一直調查到把那位不忠實的郵務員緝獲。他們調查的步驟是這樣的：比方說，假如遺失信件者所寄的信大多是在黃昏或晚間發生的，那麼日間辦事的郵務員就沒有偷竊郵

件的嫌疑了。後來又調查到某些郵務員不在時，郵件並不遺失。最後祇有兩三個人犯有嫌疑，由偵察員加以監視。

郵務偵察員詳細調查這幾個嫌疑犯的日常生活情形。假如有一個人所用的錢，超過他向來的收入，那麼偵察員便去調查他其餘的錢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郵務偵察員在調查這種事件時，工作並不十分困難，因為大人都肯幫他們忙。銀行以及其他商家，對於顧客的一切，素來都是嚴守秘密的，可是這時為要維持郵務的忠實起見，都願意把所有的紀錄呈獻出來了。

當調查到後來，嫌疑犯祇剩一人時，偵察員便發出「試探郵件」去引誘那嫌疑犯落網。這些信件和遺失的信件相彷彿，信上有某種暗號，信中附有現洋鈔票上的號碼都預先記錄下來。偵察員把嫌疑犯經手的信件加以校點。假如有「試探郵件」遺失，便立刻搜查嫌疑犯，並且加以鞫訊。嫌疑犯遇到這種證據，往往不但俯首認罪，並且把過去所犯的案件都供出來。有時候這種試驗得繼續好幾星期，嫌疑犯才算落網。有時候他還是繼續偷竊郵件，剛巧沒有偷到「試探郵件」。

那偷竊郵件的嫌疑犯落網以後，偵察員搜查他的家中，搜出一千四百六十封信——有些是郵購處的信件，有些是圖書俱樂部的信件，有些是慈善機關的信件，其中有六百五十四封是 Reader's Digest 雜誌社的信。他祇偷現洋，把幾百張支票和匯票都留下。他承認偷過三千塊錢。結果被判徒刑四年，罰款一千一百元。他是一個繇夫，年紀四十八歲，已經做過二十五年郵務員了。他是因為一種業餘的興趣，才感到手頭拮据的。他是



『對不起，請問你在做甚麼？』

『我剛才寫一封信對一位女子求婚，現在改變主意了。』

一位攝影專家，喜歡拍攝裸體女子的藝術照像。他的薪金不足以應付模特兒費的開銷。

郵務偵察員發覺那些素來忠實地服務了許多年，後來突然偷竊郵件的僱員，大多是因為對於女人與享樂方面發生興趣的緣故——難得因為要幫助家用，過較舒適的生活而這樣做。偵察員調查的結果，覺得四十歲是一個危險的年齡。

從往來郵件的數量上看來，被竊的信件比較上是很少很少的，而且一年比一年減少。郵政的傳統向來是忠實的。掛號郵件與匯票，以及偵察員的精警也叫郵政僱員不敢嘗試。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實，在一九三五年，美國郵局竊用款項的郵賊中，委任的郵政局長竟佔四分之一。在三萬五千個鄉間信差中，祇有四人被捕，在四萬

九千個城市信差中，祇有一百零七人被捕，可是在不到一萬四千個委任的郵政局長中，竟有一百三十六人被捕。

美國全國的郵務偵察員，一共祇有五百四十人，可是他們都非常精警，其他政府機關的合作，也增加他們的工作效率。在一九三五年，他們在郵局以外抓到三千四百五十個違犯郵政法律的人，包括勒索、欺詐、彩票等罪。當一個案件發生時，除非把案犯捕獲，偵察員是不肯放手的。

西風編者按：郵政是國內的與國際的交通機關，在現代生活中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郵政機關向來是忠實的，其服務的效率素來也很高。不過因為現代生活複雜，關於這類郵件失竊案件，各國有都層出不窮。遇到這種事件發生時，當事人都能夠幫助郵政當局，而且凡是國民，都應該幫助郵政當局破案。說得誇大一點，這是每個公民的責任。

自本刊發行以來，同人時常接到讀者的來信，說訂費已經寄出好久，始終未接到訂單與本刊。本刊同人遇到這種事件發生時，除了覺得痛心，對該訂戶等抱萬分的歉意之外，也簡直無法可施。可是我們在讀到本文以後，覺得這種事件也未始沒有根究的價值。那些郵件假如不是偶爾遺失的話，一定是被盜了的。本社現擬聯合宇宙風社、談風社，把此後匯款未到或寄書遺失的讀者的來信寄給郵局，請他們予以澈查。我們希望全國其他雜誌社、報館、書局，以及商店，也採取同樣的步驟，把郵件遺失的事件，立即報告郵局，同時希望每個國民，都能與郵局合作，以便掃除郵政的缺點，叫郵賊能夠早日落網。



廣告的技術愈進步，買主的抵抗力愈大。於是乎有新組織的坦克車隊，在煙幕下混進敵境，拋擲宣傳的炸彈……

口頭宣傳廣告術 熊正瑾

——原著者 Robert Littell and John J. McCarthy。

譯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份“Harpers”雜誌——

你坐過擠滿着人的火車嗎？僥倖的旅客佔得坐

位，躲在晚報底下。不幸的站在中間。你以為這個場所

平淡無味嗎？啊哈！它是個戰場，市場，獵場啦。火車壁上

及報紙上的廣告就是獵者。它們擺下了迷魂陣，但是

旅客不進來。它們的烏鎗手發出許多子彈，但是旅客

皮厚，彈不易入。廣告者費了很多火藥子彈，而射中者

少。他們覺得『此路不通』，應該想出一些更廉捷而

可靠的方法。

但是『此路』並不是完全『不通』。有些旅客

看了廣告下車之後，心裏想買，想買上車時不想買的東西。

美國人費很多時間去做買賣。你看見站在你旁

邊的兩個人吧。那穿制服的汽車夫向那個戴八角眼

鏡的大腹賈說：『是的，白先生，「天賜牌」汽車輪是

最好的。』

大腹賈說：『真的嗎？約翰，它可走幾千里？』

這兩個人有很響亮的聲音。靠近的幾個旅客機

械地瞟了他們一眼，好像在聽他們……

火車開到郊野了。（外景也有很多廣告。）幾十個旅客，也許因為沒事做，也許真的關心這段談話，側耳傾聽這兩個很響亮的聲音。

「我買的「天賜牌」車輪走了二萬二千哩之後，還是同新的一樣。花紋都沒有壞呢。」

「真的嗎？我的汽車也得裝一套。你是內行，當然不會錯的。你剛才說是什麼牌子？」

「「天賜牌」，「天官賜福」的「天賜。」」

這個汽車夫說的是經驗之談。大腹賈被他說動了，要買「天賜牌」車輪了。旁聽的人也不免聽在心裏。有些人會去看看這個道地貨。因為在公共場所偶然聽到的經驗談，有些人也要買這個牌子。「天賜牌」的銷路必然大增。口頭宣傳比紙上宣傳效力更大。買主事後間接的宣傳，比賣者的直接宣傳效力更大。

火車停了。大腹賈說：「我在這裏下車。」

汽車夫說：「我也下去，白先生。」

他們下車了，在人叢裏擠了一會。啊呀，一定丟了什麼東西；他們又回來了。但是他們不走進剛才那一輛車。他們從兩頭進來，在中間會齊。

大腹賈說：「你在這兒呀，約翰，我以為今天天氣這麼好，你一定會載你的老板兜風去了。」

其餘的旅客一定聽得到這句話的。

汽車夫說：「我剛才在大馬路買了一套「天賜牌」車輪。」

「「天賜牌」是好牌子嗎？我的車輪快要破了。」
「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小姐那輛汽車的輪子走了二萬二千里，花紋還沒有壞呢。」

「這到是好消息——你剛才說是什麼牌子？」
依然是我們在那輛車裏聽到的那套話。旅客個個側耳細聽。他們也有汽車，將來都要買車輪的。

如果我們緊跟他們，我們就可以看見他們從這輛車跑到那輛車，把這齣戲演了又演。

他們做什麼呢？他們是秘密營業的口頭宣傳團的團員啦。廣告的技術愈進步，買主的抵抗力愈大。於是乎有新組織的輕快坦克車隊，在烟幕下混進敵境，拋擲宣傳的炸彈，再悄悄地回後方來。

如果我們用慧眼去觀察那些似乎在隨便對話的人，我們便會發覺幾個可疑之點：他們的聲音過於響亮，他們把貨物牌子重複着說了幾遍。他們的眼睛向四圍瞧，他們看見熟面孔就停住不說，而繼續在新聽衆之前表演。

有訓練的口頭宣傳員現在還不多，但是他們的前途是大大可發展的。現在已經有很多廣告社運用口頭宣傳術。剛才那兩個人只是一對，推銷一種車輪——「天賜牌。」在其他火車上，地中電車上，高層電車

上，也有許多對宣傳員在工作。當天有成千成萬的旅客聽見很響亮的私語，一個制服整齊的汽車夫同一位大腹賈熱心地贊美非常便宜而可靠的車輪。在其他城市，有些宣傳員也許正用同樣方法，把稱贊貨物的話，送進你那對天真無防的耳朵裏。

這種方法是很有見地的。說得天花亂墜的廣告，會被大眾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朋友的話，偶然聽到的隨便私語，就聽在心裏。有意的口頭宣傳比尋常的推銷術效力更大。

雇用約翰及白先生的廣告社可以在二十一天之內用十個人遍傳「天賜牌」車輪於費拉德城。紐約也許需要一個多月。一個城市一定有幾個地點是車輪買主的聚集所。印刷的廣告不但不能隨兩隻腳走，而且又須佔據較大的面積。廣告社開起帳來：每對每天十五元，外加車費雜費。一個監督員專司報告及

調查，每天十七元半。天賜牌車輪廠在全費城三星期所用口頭宣傳費還不及二千元——大報兩全頁的廣告費一天就得化那麼多。

宣傳團員每天得四元。他們是由別處雇來的，免得被本地人認識。他們須受訓練，說話自然，化裝活像。如果廣告社包工宣傳時裝貨品，宣傳團員必須容貌漂亮。如果當事人是製牙膏的，宣傳團員自己必須有潔白的牙齒。貨物，牙醫，娛樂，都可用活人去宣傳。

這些宣傳到底有甚麼功效，很不容易說。因為廣告社及當事人都嚴守秘密，不敢對衆自誇。上當的人聽到，有些會笑，多半會生氣。

但是有兩個例子是確實的。兩處都是百貨店。百貨店裏有各種比較的方法，可以查出何種廣告效力最大。第一例：一個百貨店屯了許多雨衣賣不出去，於是請廣告社用口頭宣傳團員。他們混在升降機，電車，

高層電車裏，開口閉口總是說雨衣。該公司在二星期內就賣掉七千件。

第二例更妙，並且可以看出有錢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一個女手套製造家覺得他的貨（暫叫施麗手套）不容易賣。口頭宣傳員活動起來了——工作很簡單，代價大概不大。每天有幾百個婦女到頭等百貨店手套櫃來問：『你們有施麗手套嗎？什麼沒有施麗手套！我要買一雙施麗手套！』

商店的定貨部聽到大衆的要求，就趕快定了幾千雙施麗手套。

如果製造家及廣告社到此就停樂不搖，店家一定會以為要求施麗手套的婦女忽然出洋了。

於是那些担任口頭宣傳工作的婦女，戴着製造家的新手套，說廣告社的話，成雙成對地跑進升降機，電車，戲院：『這種施麗手套是我平生用得最好的了。』

你看我的施麗手套！我真愛我的施麗手套！在很短期間手套全賣出去了。

這種方法你也許認為不道德。宣傳員是變了形的。她們能使人相信，因為她們跟那些貨物好像沒有利害關係。關於這點，廣告社用辯護的口氣說：

「我們不覺得我們的方法和別的廣告術有什麼不同。第五街一個時裝店要宣傳他的時裝，雇模特兒在店外混於頭等旅館，戲院，跑馬場。她們不戴他的招牌，人家以為她們是交際花。在雜誌裏我們往往看見大老板的照片，贊成某種貨品。如果圖中人不是個大老板，只是照像館的模特兒，誰去管它呢？在廣播節目裏，我們聽花園路某某太太贊美某種面膏——只因爲說話的是一個暫雇的女演員，有人起來反對嗎？我們口頭宣傳者，同別的商人一樣，不過是受訓練過的角色，用正當的方法在宣傳非禁品而已。」

最有名的宣傳社當推美國唐尼豪公司。它在紐約，芝加哥，愛第爾泰，托弄多，都有分行。它用這種方法幫助商人推銷貨物，但是它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倒是用口頭宣傳去解決罷工問題。

唐氏解決罷工的方法是這樣的。罷工工人住宅區來了許多挨戶賣東西的小販。工人的老婆多數沒有錢買；於是這些喬裝的宣傳者便同情地說：

「我很明白您爲什麼沒有錢買這些便宜貨。您的當家的在罷工，是不是這當然不關我的事，但是我覺得有點不平：您買不起便宜的日用品，却讓那些組織罷工的人拿大薪水，坐大汽車。我從前也是工會的工人，現在不是了。您瞧罷工給我什麼好處：挨戶賣東西！您知道組織工會者的薪水嗎？平日每星期只二十元。在您當家的罷工的期間，他們的薪水就漲到一百多元，此外還有辦公費。您曉得嗎？」

於是娘兒們也在家裏罷工，反對丈夫罷工。最近在阿埃阿州發生一次長期的罷工，挨戶宣傳員工作三天就把工潮解決了。

約翰及白先生的方法當然也有其缺點。少用為妙，多用則被大眾發覺而不相信。任何批評貨物的話

將被認為推銷術的鉤餌。美國人樂談的題目，如你的汽車比鄰居的好，對收音機，香烟，高爾夫球，電影的意見，你一談起來，都要受人懷疑。行銷已久的牌子大家將不敢談。談者就有被認為推銷員的危險。美國人談話的題目或將轉移到宗教，政治，歐洲——或者，天氣。

隱 身 術 士 非

不久以前，意大利當代科學家曼辛尼教授（Professor Mancini），請國內的著名科學家到米蘭去赴晚宴。當他們濟濟一堂，在擺滿着山珍海味的桌邊坐定時，他們不禁揉揉眼睛，吃了一大驚，因為他們突然看不見鄰座的人，也看不見廳中的其他賓客。每人都覺得桌邊只有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坐着。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因為曼辛尼教授新發明一種機器，可以使人隱身不見，而他正利用這次的宴會，當眾科學家的面前作一次實驗啦！愛克斯光只能使肌肉看不見；『曼辛尼光』（“Mancini Ray”）比愛克斯光更完美，能使骨骼也看不見。這次實驗還有一種更驚人的表現，就是有時能使賓客所坐的椅子顯露出來，而坐在椅子上的人倒看不見。賓客受『曼辛尼光』直接映射的時候，完全沒有甚麼異樣的感覺。

這個新發明已經由曼辛尼教授向政府取得專利權，將來對劇院一定會有很大的功用，因為它可以使舞台的佈景產生空前未有的驚人變幻。可是這個新發明的最重要貢獻，却是在戰場上，它能够把敵台，軍隊，哨兵，疾飛的飛機，及其他看得見的東西隱蔽起來，使敵人看不見甚麼。——匈牙利布達佩斯城“AS EST”



誰在幹這種巧妙的工作呢？由語言專家以至機械師，由勾人魂魄的妖女以至黑種碼頭工人，各式各樣的人物全有。

私人偵探 勃仁

——Edith M. Stern 原著 譯自一九二六年八月份之“Reader's Digest”——

一天下午，在美國紐約的某公寓中，有一婦人，經過一個朋友的介紹，請一位胸衣女工前來試穿胸衣。那個女工發現那個婦人穿着一件新襯衣，可以行，坐，彎身，一如常人。試穿完畢，她就走了。那個婦人前曾因遭遇汽車意外事件，向法院控訴車主，聲稱身體已成癱瘓，要求賠償損失，但是在那胸衣女工離開以後數星期，法院宣判原告敗訴。原因是那個胸衣女工，是一家私人偵查所派來為被告律師搜集證據的密探。

幾年前，有個富翁請一家私人偵查所，替他追尋

一個十九歲的兒子。那個偵查所發現他的兒子和一羣放蕩不羈的無賴在一塊兒，飲酒作樂，通宵達旦，並和一個女招待結不解緣。偵查所便派一個年紀比那個少年大幾歲的人，去和他做朋友，並使他專心注意音樂。不久，這個新朋友把富翁的兒子，逐漸引入道德較高尙的益友羣裏去，終於使他離開歧路，在一個樂隊裏做樂手，並和那個女招待斷絕關係。

在數年前，當綁票案件疊出不窮之時，許多富人家裏的僕役，園丁，和膳司都是偵查所的兼職密探。

私人偵探在甚麼地方行使職務，這是你所料想不到的。有一次，某地產商要買一塊地產，但是那個地主不肯出賣。他便去請偵探，在該地產的隔戶開個蓄豬場。不久，那個地主也就不歡迎地產商去購買了。波士頓有個女人，懷疑丈夫有外遇。有一次，她的丈夫因為公司中的職務關係，到費城和華盛頓的專利局去。可是她以為她看見丈夫和女書記到旅館裏去。她的丈夫回家之時，她便向之質問，噪鬧不休。雖丈夫堅決加以否認，但是他的妻子始終不肯相信。翌日，他將這件事訴諸私人偵探。那個偵探便答應承辦這件事，並對他說：『在兩天之內，你再動身到費城和華盛頓的專利局去，並帶尊夫人一同去。但你應穿一套白葛衣袴，結條藍色領帶，並在鈕扣洞，插一朵藍色鮮花。』兩天後，當夫妻二人在費城的百老街車站下車的時候，就有個腳夫脫帽前來對他說：『先生，你好你

要不要在行李上加個記號，像你前天所做的一樣？』他的妻子還是有點懷疑。但是當他們到華盛頓的專利局時，門前的侍者對他說：『史密士先生，你前天才來，為甚麼今天又來呢？』他的妻子至此才曉得自己的不是，立刻請求丈夫寬宥。可見私人偵探不但能夠把事實隱瞞過去，也能夠把事實揭發起來。

在美國社會中，這種管閒事的人到底有多少呢？下列的數字，可以使我們略知一二。紐約一州，共有私人偵查所四百家。規模宏大的全國偵查所，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所，其僱員有多至數千人者。其中有二家，在美國的三十幾個大城都有分所。其他如僅在一地執行職務的偵查所，也有固定職員。人數自六十五至一百不等，另外還有特約的幹員一百人。規模較少的偵查所，也有十幾個職員。

偵探的職務，和別種業務一樣，也有專家。最下層

的人員，是尾隨者，他除各種費用外，每日有三元至六元的收入。他的職務，是時時刻刻監視那個『被偵查人』——這種職務，很少需要複雜的化裝，巧妙的詐術，或用汽車狂追。尾隨者的大部份職務，是在雨天之時，站在馬路的轉角處，或在被偵查人的住宅對面租一個房間，拿一只望遠鏡，整日整夜由窗戶眺望數星期之久。到了他暗中窺察的任務完成之後，便寫出一篇很詳細的報告，經過所中職員修改潤飾之後，才交給當事人看。報告要做得長短適當，才能夠使當事人發生一種好印象，而增加偵查費。太長呢，會使他覺得麻煩。太短呢，會使他覺得是在浪費金錢。

和尾隨者相反的，是誘騙者。他設法用種種手段，去迎合被偵查人的心意，獲得他的信任。有一件案情是這樣的：有個担任誘惑工作的少年，和一個被偵查的老年人認識，當時他和那個老年人的感情就非常

的親熱。後來那個老人就時常請他到家裏去玩，因為這樣，他就看到某種秘密的文件。結果這個誘騙者能夠遵照當事人的心意，不偷出文件，而將該項文件的內容報告出來。

偵查所的女誘騙，不管是可愛的或可憎的，往往在輪船，火車，旅館，辦公室，和工廠裏活動着。

兼職密探，是一種尾隨兼誘騙的專家，他們的行動，遍佈美國的工業和社會組織裏。新近有某工業經濟專家，曾向上議院某委員會提出報告，說近數年有三個偵探機關，總共僱有工業偵探十三萬五千名，他們每年的入款，共達六千萬元。這種兼做密探的工作人員，混在機師，辦事員，速記員和工人之中，是給你分辨不出的。有一人，曾在一個工廠中工作二十年，沒有被他的同事懷疑過。這種人每日向他們的上司提出報告，有時在幾個月之中，所說的恐怕不過是空談而

已，但是有時候報告的結果，會使那些不盡職的，不誠實的，或好鬧事的僱員失業。

查探員是私人偵探的第一流人物。他們每日的收入，自五元至十二元，當事人每日給偵查所的偵查費，是十五元至二十元。有一查探員，曾在某件離婚案中充任出租汽車的車夫，每日把車停在被偵查人的辦公室前。那個被偵查人，很覺滿意，每日有一個又敏捷又可靠知趣的車夫，把他載到和他「姘識」的女人的住宅去。所以每次都給他很可觀的小賬。

舊金山有個百萬富翁的妻子，懷疑丈夫蓄養歌女，便僱幾個查探員尾隨他。他們追蹤到城外的一座房屋去，那裏是那歌女的住宅。但是他們不能進屋裏去。那裏的僕役，都是不受賄賂的。他們想出一個辦法，把電話線割斷，由一查探員冒充修理匠，到屋裏去修理電話，但是找不到什麼證據，最後那些查探員就在

馬路的對面搭個食攤，出售麵包臘腸。那個富翁識破這個詭計，就決定將他的情人，遷到一個人跡罕到的地方去。但是出乎那個富翁意料之外，那些搬運工人，也是那個偵查所的「同謀」人員，這些搬運工人，就在那個歌女的寫字桌上的一些函件和賬單內，獲得一切離婚所需的證據。

美國勃法羅城某大公司的總理，擬與其同行競爭承攬一個公共工程。為偵查該同行所投的標價起見，就僱一個查探員。這個查探員用一架語音記錄器，用電綫移轉電流，而偷得所需的一切情報。

誰在幹這種巧妙的工作呢？各式各樣的人物全有。不管那一種人，必要時私人偵查所都會僱用，由語言專家以至機械師，由勾人魂魄的妖女，以至黑種碼頭工人。在貧民窟工作很得力的人員，是不配到貴族住宅區的，在馬路上站在你身邊的小無賴，也許是為

他的僱主的利益在窺察你的動作。要是你是個銀行的出納員，也許櫃檯外那個衣服都麗的女人，正在注意你的行爲。要是你參加一個豪華的婚禮，有各種華貴的禮品陳列着，或者有個穿禮服的紳士，在張目注視你和全體的客人。這都是你所意料不到的。

私人偵探如果要幹不誠實和欺騙的事情，機會是很多的。有時他會先接受一方面的金錢，再受另一方面的賄賂。有時有一種不法的兼職密探，會同時受幾個偵查所的僱傭，也許湊巧一個案件的雙方事主，都會去委託他。這種情形，正是給他一種實行欺騙和接受賄賂的良好機會。而且一到案件結束之後，他有時還會用所搜集的情報，去做嚇詐勒索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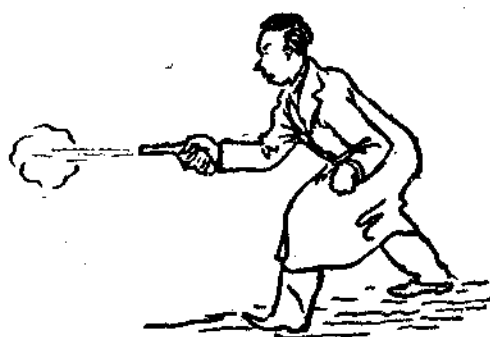
這一種業務，是充滿着猜疑的空氣的。一切偵探彼此都不互相信任，也不信任他們自己的兼職密探以及一般人類。他們會派一個密探去，窺察另一個密

探的行動。有時他們一定要僱員對所作的報告宣誓。但是事有湊巧，美國的多數州政府，對於作證所訂的條例，是不准「娼妓，名譽壞的人，和偵探，」在婚姻案件中作不切實的證據的。

那些釀成罷工的密探所做的報告，完全是一片胡說。他們用各種陰謀去分裂各工會，並在罷工之時，用各種殘暴的手段對付工人，這都是美國勞工史上最可恥的一頁。

被捕的嫌疑犯人，爲避免手紋被警局人員檢查起見，往往將雙手指尖，在監獄的牆上磨擦，把指紋磨掉。等到警局人員要他打手印時，竟打不出指紋。

警局當局也有辦法可以克服這種狡計。他們把犯人的手指設法包紮起來，叫犯人無法再去磨擦。等到約兩星期以後，指紋已經照常生長出來了。這時把犯人押去打手印，犯人是無法抗拒的。



豈有此理？人家房租都高漲了，我的房東竟不肯把房租提高！

兇手自述 亞伍

——Stephen Leacock原著。節譯自“Over the Footlights”——

開的剖白。

我跑去見警察局長，把事實真相說給他聽。他告訴我說，這種事件絕對不需要剖白。這既非慣例，也是不必要的。

「你把房東殺了，」他說，「很好，怎樣呢？」我問他說，這種事件從某方面看來，可不是應該由法律來制裁的。可是他搖搖頭，問道，「從那一方面看來呢？」

我告訴他說我恐怕人家會誤解我；近來我的親

現在大家既然都曉得我殺死我們的房東，我覺得我對於這事件應該作一種公友，甚至不相識的人，都來慶賀我，假如事實真相大白了，那大家就可以曉得我實在是無功可居的；總而言之，我想對這整個事件作一公開的聲辯。

「很好，」警察局長說，「假如高興的話，你不妨填一張表格。」他在紙堆中找了一會。

他問道，「你是說你已經殺死了你的房東，還是說你要殺死你的房東呢？」我堅決地說，「我已經殺死他了。」「很好，」警察局長說，「我們用另一張表

格。」他給我一張印好的長表格，有空處可填——我的年齡，職業，殺死他的理由（假如有就填，）等等。

我問道，「在理由一條下面我要怎麼填呢？」

他回答說，「我想最好還是簡單地填上「毫無理由，」假如你高興的話，填上「平常的理由」也好。」他說好，很客氣地鞠躬，把我送出他的辦事處，他對他表示，希望我會安葬房東，不要讓他倒在那兒。

我對於這次的會見覺得不滿意。

普通房客槍擊房東，都和房租漲價有關係。房東說，「房租每個月再漲十塊錢。」房客說，「好，我要打死你。」他有時候把房東打死，有時候忘記打死房東。

可是我這件事是大不相同的。全國房客聯合會提議要在下星期六送我一個金牌，這叫我不得不出來聲辯一下了。

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在五年前，我的妻子和我

剛搬進來時，房東親自領我們去看房子。我覺得他的態度並沒有甚麼特異的地方，就是有也是很小的。

祇有一件小事給我很深的印象，他因為房子缺少碗櫥的地位而道歉。

他說，「這間房子裏碗櫥的地位太少了。」

他這樣說法，使我有點不舒服。「可是你看，」我說，「這食器室大多通風啊。至少有四呎見方。」

他搖搖頭，重複說碗櫥的地位太少了。「我得裝些好一點的，」他說。

兩個月後，他裝了一些新碗櫥。他沒把房租提高，叫我大為驚異——叫我發生一種不愉快的感覺。我問道，「你不為這些碗櫥把房租提高嗎？」「不，」他說，「裝這些碗櫥祇花五十塊錢。」「可是，老兄，」我抗議說，「五十塊錢每年的利息不是六十塊錢嗎？」

他承認了，可是他說他甯願不把房租提高。我把

事情想了一遍，斷定他所以會有這種行動，也許是因爲患了初期的麻痺症，或是腦中血管凝結症。在那時候，我還沒有殺死他的意思。殺機是後來才伏下的。

我記得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有重大的事情發生。有一天，房東突然出現，對驚擾我們表示歉意，並說他建議要把整座房子糊上新壁紙。我加以抗議，可是結果無效。

我說，「這壁紙祇不過黏上十年。」「是十年，」他說，「可是從那時到現在，壁紙的價錢已經漲高兩倍了。」「那麼很好，」我堅決地說，「你必得爲這些壁紙把每月的房租提高二十塊錢。」他回答說，「我不。」這件事叫我們彼此的感情冷淡了好幾個月。

接下一件事掀起更大的風波了。大家都記得房租因建築費高漲而激增的一會事。我的房東却拒絕提高我們的房租。

「建築的代價，」我說，「至少已經增加到一倍了。」

「很好，」他回答說，「可是我並不是在建築。我投資在這房產中，一直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息，我現在還得到這種利息。」

「想想你的妻子吧，」我說。

「我不想，」他回答道。

我繼續說，「想起你的妻子是你的責任。讓我告訴你，昨天我在報上看見一封一個房東寫的信，這封信是我有生以來看見房東所寫的最美麗的信，他在信中說建築材料的漲價叫他不得不想起他的妻子和小孩。這種話真是動人。」

「我不管，」我的房東回答道，「我沒結婚。」

「啊，」我說，「沒有結婚。」我想，殺機大概初伏於此。

接着十一月事件發生了。讀者一定都記得爲慶祝休戰日而提高房租百分之五十這件事的。我的房東不肯參加這慶祝會。

這傢伙的缺少愛國心叫我感到十分憤慨。後來福煦將軍蒞美的時候，各房東又提高房租以表歡迎——假如我沒記錯的話，我記得是提高百分之二十五——算是對參戰軍人表示敬意的。這時我的房東還是拒絕提高房租。

這純粹是一種突發的愛國行動，事前並沒有甚麼預定的計劃。

我聽見許多參戰的軍人說，這是他們回國時第一種歡迎的表示，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的。

不久以後，爲表示歡迎威爾斯太子起見，房租又提高了。沒有一種計劃能比這種歡迎的表示更好了。嗚呼哀哉，我的房東對於這些事情都採取不聞

不問的態度。他不把房租提高他說，『我得到百分之十，那已經夠了。』

這時我曉得他整半邊的腦子一定都患麻痺症或凝結症了。我在考慮要動手了。

緊要關頭到上個月才算來臨。爲要抵消德國馬克的貶價起見，房租又突漲了許多。這種房租的提高，明顯地是根據最健全的商业理論做出來的。

假如不是用這方法來抵消馬克的貶價，我們一定要破產了。賤價的德國馬克可以叫德國人把我們的房子都買去。

我等了三天，等不到一張提高房租的通告書。

於是我到房東的辦事處去見他。我承認自己是帶槍去的，可是爲要減輕我的罪孽起見，我想說我曉得我在對付一個畸形的半狂的人，他的半個腦子現在已經凝結了。

我開頭沒說甚麼空話。

我說，『你已經看見德國馬克貶價了。』

『是，』他說，『怎樣呢？』

『簡單得很，』我說。『你究竟要不要提高我的

房租？』

『不，』他執拗地說，『我不提高。』

我袖出手槍發射。我開槍時，他坐着，側面朝我。我

一共發了四槍。在烟霧瀰漫中，我看見至少有一槍把

他的背心擊成布條，第二槍剝掉他的硬領，第三第四

槍穿過他的背帶。我看得出他要倒下去了。我懷疑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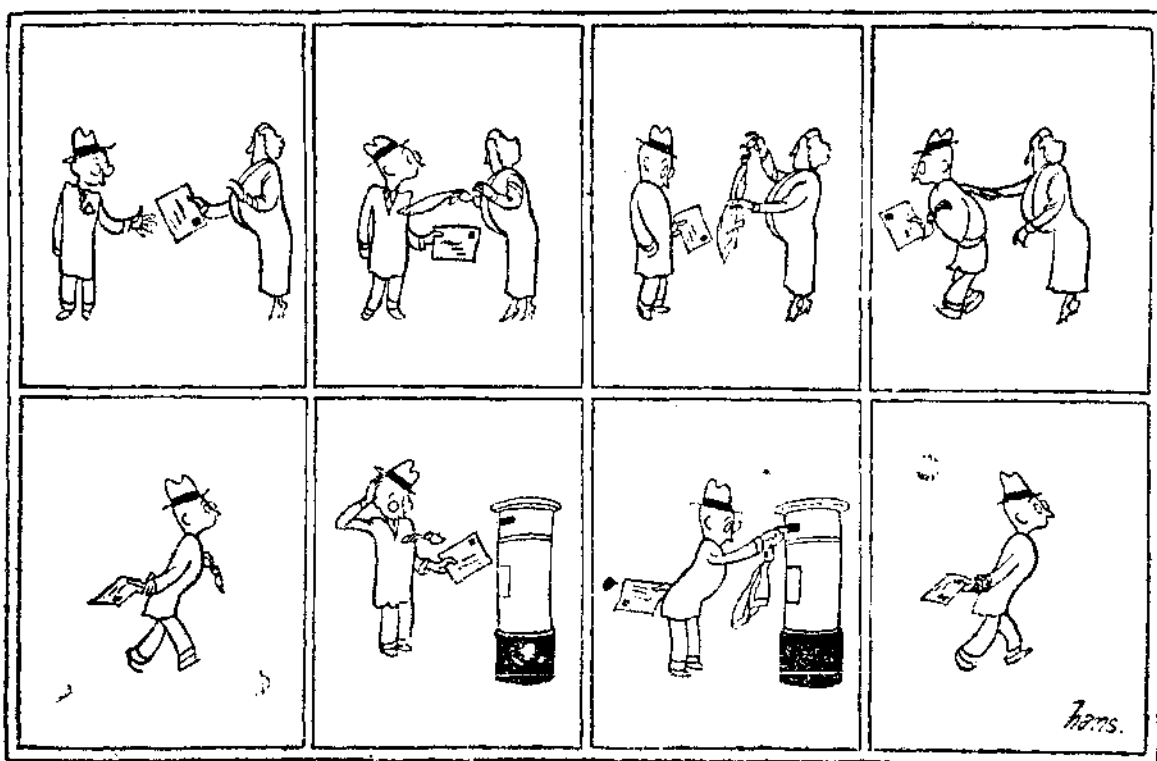
還走得到街上。就使他達到街上，他決計不能在街上

走的。

我就這樣離開他，到警察局去自首。

假如房客聯合會要把金牌送給我，我希望大家

先把這些事實弄清楚。



健忘丈夫

轉載笨拙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北極冒險記 ARCTIC ADVENTURE 黃嘉音

Peter Freuchen 原著。一九三五年紐約
Farrar & Rinehart 書局出版。

原作者係現代一個偉大的冒險家，也是一個商人與科學家。他本來是醫學院的學生，後來因為看見了一幕現代文明的諷刺慘劇，才決計到北極去探險。他說：『有一天，醫院裏來了一個病人，因為在碼頭上遇到變故，被擊得腦殼破碎，筋骨折斷，面目模糊。醫生都說他活不了。可是六個月後，那人竟完全復原了，成為現代醫學界的奇蹟。』全歐洲的外科醫生都跑來檢查那病人。後來有一天，醫生放他出院去了。我們都看他出去。我們看見他停在街角，然後跨過馬路。我們都看見一部汽車——當地的第一部汽車——把他衝倒壓死了。這事叫我非常忿怒。於是我決計放棄醫學，隨北極探險隊到格令蘭去。』以下便是作者到北極去探險的生活片段。——嘉音

船離開我們，把我們兩個孤獨的白人留在北極。令蘭的愛斯基摩人的小世界中。我們在岸上築了一座房子，既不很大，也不很舒服，不過在冬天倒還溫暖。我們屋裏時常擠滿愛斯基摩客人。

上岸以後，第一個問題是替狗找肉。愛斯基摩人養很多狗，而且以養狗爲榮。人與狗所吃的是同一樣東西，不過狗吃得比人多。

在用搖旅行的時候，我們每兩天飼狗一次，冬天在家裏不做工時，每三天才飼一次。在夏天，每星期一次已經儘夠了。

在十月十九日，太陽落到地平線下去過冬了。大家也許以爲土著不喜歡太陽下去吧，其實不然，他們反而因爲太陽下去了而歡樂。在那冗長的夏季，太陽一直在頭上轉，是很令人生厭的。這時土著住在皮做的帳幕裏，沒有法子可以使這些帳幕黑暗。一天到晚

都是白晝，眼睛真希望天暗啊。所以太陽一消失，女人便喊着：『噢，快樂啊，幸福啊；太陽去了！』

冬季一到，土人便乘機行獵。因爲下雪以後，獵人的熊皮鞋底在冰上行走時有聲，容易引起海豹的注意。

根據愛斯基摩人的風俗，殺死一頭獸後，獸肉由大家分得。功勞最大的分得最好的部份。

冰一結好，遠處的愛斯基摩人便來做生意。他們總是乘撬車，全家人一起來。他們沒有一定時候到，因爲在那冬季黑暗的漫漫長夜；土人沒有規定睡覺的時間；他們疲倦時便睡。

我們屋裏不時有人醒着，預備接待商人。有的起先不肯進來，說他們是要到別地方去的。可是後來終於進來了。在談了許多關於行獵，狗，小孩種種沒相干的話以後，我總問客人可有狐皮。他總是覺得驚異，說：

「狐皮嗎？誰，我嗎？噢，不在場的碰巧是起碼的獵人。要技術精妙的獵人才捕得到一隻狐狸的。」

我總是說，「真不湊巧。我正需要好狐皮，我曉得你一定有最好的狐皮的。」

「我並不是獵狐師啦。」

「可是那邊那些囊裏裝的是甚麼東西呢？」

「那些東西在尊舍中是不足道的，不過是一些廢物，我們帶來措手用的。」

「讓我看看吧。我不慣看真好的皮貨的。」

「無論如何不可以！」他總是這樣回答。「在我們抵達這裏之前，我們早該把那些東西丟掉了。」

這樣你一句我一句之後，我終於說服他，叫他那些囊搬進來了。他把五十幾件光彩耀目的皮子倒在地上。我把那些皮子看過，談判了許久以後，我請他把那些皮子再裝回袋裏去。我告訴他說我很想買，不

過恐怕沒有東西可以償還這些無價之寶。

「別騙我，別裝瘋假呆。以爲我敢爲這堆廢物而拿你甚麼東西！拿去，算是禮物吧。」

後來終於真的講起價來了。我說：

「我能得到這些皮貨，當然意外地快活。我願意把我們所帶來的一些廢物送給你們。」

現在對方的聲調略爲改變了：

「我們欣然接受你所送的任何東西。」

於是，我便把庫房的鑰匙交給他，告訴他說，因爲庫房裏東西太不值錢，我沒有面孔陪他們同去。愛斯基摩人到倉庫裏去，把所有的東西都一件件地詳細檢視過，有時候看了整半天才出來。

愛斯基摩人時常說我們的東西太便宜了。有一個老頭子要用五隻狐皮跟我掉換一把刀。「不，我說，『一把刀還值不到一隻狐皮呢。』」他溫和地說道：

「我對白人提出抗議，也許我的舌頭應該掉落。但是我還是要說出來。你不曉得我已經一年沒有刀了。所以我才給你這麼多皮。」他看見過有人因為沒有刀可以鑿雪屋，所以凍死；或是因為沒有刀可以刻海豹肉，因此眼巴巴地在海豹面前餓死。根據愛斯基摩人的邏輯，貨物的價值是由購買者的需要決定的，所以應該由購買者來定價錢。

冬季旅行雖然很苦，可是也有其可愛的地方。在晚上，熊熊的火上的燒肉發出濃郁的香氣，土人敏捷而恬靜地工作着，狗很安穩地繫在近旁，頭上有一座冰山，夜晚使人有一種優美和平的感覺。

有一天，正當我們在旅行的時候，我們看見大風雪要來了，便趕快把狗繫住，拿起刀鋸來鑿冰屋。在格令蘭時，我們住在帳幕裏，所以最怕大風雪。可是現在大家看見大風雪要來，倒反而覺得快活，因為風雪一

來，我們祇好鑿冰屋了，於是我們便有地方可以烘手套和襪子了。我們的冰屋不久便完成。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搬進屋子裏來，鋪上皮子，點起鯨油燈。末了一個進來的人，鑿了一大塊雪，把門塞住。屋裏的人現在覺得溫暖了，外面大風狂吹的聲音，反而叫他們想到自己的舒適。屋外的狗捲臥着，把鼻子埋在尾巴裏，雪花是它們溫暖的被窩。我們在冰雪裏住了三天，到風雪停止才出來。我們把雪車發掘出來，狗在雪中伸展肢體，亂跳亂跑。

這時狗得到多量的休息，肚子很餓，全身充滿力氣，在雪地上飛奔着。這些可憐的畜牲，以為跑得越快便吃得越早。可是在漫漫冬夜的北極，時間似乎是過得特別慢的。

北極的人除了吃海豹肉以外，還吃海燕肉。海燕是一種北極的小鳥，住在附近的山中，滿坑滿谷，隨地

都是。海燕肉是很鮮美的，土人往往殺死海豹，從口中把內臟全拿出來，剩下皮和油，把這隻海豹皮帶到山中海燕多的地方去。他用竹竿支住一張網，捕住飛過的海燕。把一天所捕的海燕，塞進海豹皮中去，往往可以塞滿。把這隻塞滿海燕的海豹口紮住，不讓太陽光曬到。到夏天時，海燕便吸收了海豹油，變成一種極鮮美的食物。

愛斯基摩人都是我們的好朋友。他們天天跑來看我們。假使有一天有一個人沒有來過，我們就曉得他一定是行獵去了。有一天，我問一個獵戶爲甚麼近來沒看見過他的岳母。他說他把她留在一個島上捕海燕，假如到第二年秋天還沒死，我們就可以再看見她了。

我覺得十分驚異。一個規規矩矩的人爲甚麼把老岳母丟在冰天雪地中，讓她凍死或餓死呢？我看不

過去，便把狗繫好，動身去找她。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找到她了。

那老太婆以爲我要到別地方去，路上經過那地方，特地停下來看她的。她聽見我說要帶她回去時，好像是我把她從墳坑中救出來似的，真是快活得了不得，拍手歡唱着，說她可以再見到她的孫子了。可是她想了一會，突然覺得還不能走。她說：「我的女婿放了三隻海豹皮在這裏，叫我裝滿海燕，我祇裝滿一隻半，我得把第二隻裝滿然後回家啦。」我聽了這話，沒有法子反對她。我忘記自己的疲倦，整天替她捉海燕，直到捉滿三隻海豹皮才停手。

在回來的路上，她告訴我，說她一個人在那裏哭了幾次，哭泣的目的祇是混過時間而已，對於她的女婿，一點也沒有懷恨的意思。

狩獵的旅行有時也就是借妻的時候。愛斯基摩

人的借妻並不是世道衰微的表現，祇是與我們習俗不同而已。假如一個男人需要女人，自又沒有妻子，那麼他就可以借別人的妻子暫用，不過借妻從來沒有不先得到那丈夫的同意的。在獵人中，這種制度是有其益處的。北極的獵人需要女人同行，叫他的冰屋溫暖，叫他的飯熱，烘補他的皮靴。揩拭和烘乾獸皮，使他行獵時可得三倍的效率。假如自己的妻子病了或懷孕，那麼便把她留在朋友的地方，把朋友的妻子帶走，那不是很好的辦法嗎？

愛斯基摩人相信人類祇有性的關係靠不住。因此，他們的生活都根據這條定律去安排。當獵人回來時，妻子們便很快樂地回到她們丈夫的地方去。在較大的社團中，往往有些房子，專留給青年用的，少男少女可以光明正大地在裏面同居。愛斯基摩人以爲婚姻無性的關係是不會快樂的。所以在結婚以前，試驗

對方的性機能是很重要的。

我在愛斯基摩人之間，從來沒有聽見過猥褻的話或是齷齪的故事，因爲人類的每種行動都是極自然的。在那邊是沒有畸形的性慾事件的。

這時我們的日常生活是行獵，做皮貨買賣，旅行到遠地的愛斯基摩族中去。我們到別地方作客時，主人往往非常優待我們。有一次，在吃了獨角魚宴之後，我們坐下聽音樂。這種古怪的北極的歌曲有一種催眠的力量。歌中沒有字，也無所謂音樂，祇是韻律的重複，提高四分之一音階，拖着一個狂呼的尾巴而已。唱歌者唱到精疲力竭，站不住了才停，由別人出來代替。屋子越來越熱，他們便把衣裳一件件脫掉，直到赤身露體，肌肉顯露，長髮紛披。最後兩個女人跳出來唱，全屋的人也都和唱起來，熱烈興奮，不可名狀。

有一年冬天，發生了一個慘劇。愛斯基摩小孩喜

歡玩一種遊戲，彼此互吊起來，直到失了知覺，臉色發紫，然後放下來。他們以為失去知覺是很好玩的，所以常玩這種遊戲，當時有一個獵戶，跟妻子一起出去行獵，把十三歲的小孩留在家裏。這孩子跟別個小孩在家裏玩這種遊戲，把小孩一個個吊了起來，待膚色發紫，才放下來。最後輪到自己，他幫助別個小孩把自己吊了起來，可是因為他年紀最大，身體較重，連膚色發紫時，他的脚便踢了起來，表示應該放下時，別個小孩都沒法子放他下來。等到他脚不踢了，小孩們便跑出去，讓他吊在那裏。待他父母回來時，已經一命嗚呼了。大家因為這樁喪事哀哭五天，全村的人沒有一個外出，所有的撬車都朝那座房子放着，以免有離開那鄉村的嫌疑。

這時，我鄰近有一個愛斯基摩人拚命勸我結婚，他說沒有一個男人可以沒有女人的，同時他也已經

替我找好一個女子了。他不管我的抗議，把那女孩帶來，像一個賣奴隸的商人一樣，把她的衣服脫了，說她怎麼好怎麼好。我覺得不好意思，想了一些理由來搪塞，說我不想討老婆。最後我假裝睡覺。後來我聽見那女子對那鄰人說：『我要留在這裏呢，還是要走，讓他來找我？』她終於走了，可是我沒去找她。

某年冬末，當諾特出外獵熊時，我和敏尼克和她的妻子同居。後來敏尼克也行獵去了，留下我和他年輕的妻子。為要避免人家說閒話起見，我們請一個名叫拿伐戀娜的女子來陪她過夜。拿伐戀娜穿着破舊的衣裳，可是她却一直很快活。她為人很有機智，所以她一進門來，房間裏頓時充滿了歡樂的空氣。我每天等着拿伐戀娜來，越等越不耐煩了。後來有一天晚上，敏尼克的妻子不在，我便叫拿伐戀娜與我同居。她對我看了^{一會}，說：『我不過是一個弱女子，我不能決

定。』可是她的眼睛說出每個女子都會說的話了。我便叫她從房間的彼端搬過來，這便是北極國中的婚姻手續了。

第二天，她問我可要回家去，我說不必回去，這便是最後的決定了。幾小時後，她的一個兄弟來，要她回去。她說：『人家在這屋子裏做衣裳沒有空呢！』那孩子嚇了一跳，可是一句話也沒說，轉身就跑，到家家戶戶去傳遞消息。

我對於愛斯基摩人的謹慎，覺得非常驚異。我們同居以後，沒有人說過一句表示她以前並不住在我家裏的話。客人照常來，所說的話似乎都當她是我早已結婚的妻子看待。

這時我完全換了一種新的生活了，這生活叫我與北極的關係更形密切，叫我與原來的世界更疏遠了。我們把房間理好，我替拿伐戀娜做了一些好的衣

裳，我殺了一頭海豹，請大家來聚宴。她真快活得不得了。她是族中衣服穿得最漂亮的女人，自己有狗隊，真是幸福。

愛斯基摩人不喜歡當衆表現情感。夫妻離別時從來不說再會。丈夫出外時，妻子從來不提丈夫的名字。表示懷念出外的配偶，是被認為鄙俗的。有一次，我出外好幾個月，回來時沒有見拿伐戀娜。我便喊道：『拿伐戀娜，我回來了！』她的聲音從上面傳來，『回來了就怎樣呢？人家在洗刷幾件皮子啦！』直到大家都跑時，她才來歡迎我。她說她恐怕我難為情啦。

自從和拿伐戀娜同居與旅行以後，我多懂許多愛斯基摩人的脾氣。有一次，我們在出外旅行時遇到大風，我問她怕不怕，她說：『女人和丈夫在一起時還會怕嗎？』我對狗拚命鞭打呼叱，可是沒有法子叫那些疲倦的狗前進。我說還是回去吧。可是拿伐戀娜

却羞怯地舉目看我說：『並不是毫無辦法的。』她先叫我別怪她，於是揚起鞭子來打狗。那些狗聽到她的聲音，竟沒命地飛奔前進。她後來告訴我那些狗因為被一個可憐的女人驅使，覺得害羞了，所以才會飛奔前進的。可是她吩咐我別告訴人家，因為女人不該說她的丈夫不是全族最善於御狗的人。

後來，在另一次旅行時，我們遇到暴風雪，許多天都沒有東西吃。我出去獵兔，總是空手而回，拿伐戀娜總是趕出來迎接我說：『你的妻子真不肖。我沒晚飯給你吃啦！不肖的妻子總是忘記多帶糧食的。』接下幾天都沒獵得甚麼東西。後來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時看見她在燒東西。她說她拆下舊石架時，發現了兩根海豹腿。她說：『這一根給你吃。』我吃了以後問她還有一根在那裏，她說她已經吃了。我曉得她撒謊，於是羞憤交併，決意出去，在月光中行獵。我終於打得兩隻

兔子回來了。拿伐戀娜欣喜不可名狀，似乎從來沒有看見兔子似的。我們花了許多小時吃那頓飯，後來才繼續我們的行程。

這時又開展了我生活的另一面，在某年六月清晨三點鐘時，我的兒子梅格沙出世了。到八點鐘時，伐戀娜已經起來處理家務，那晚並且開跳舞會狂歡。第五天，她已經負小孩爬山去了。我替梅格沙製了一些粗陋的玩具。到我們的女孩琵琶魯出世時，他已經會說話了。

接下幾年，我們經過許多困難與冒險，可是始終未失去人生的歡樂以及彼此間的敬愛。後來有一年，我把她帶回丹麥去，受盛大的歡迎，並謁見國王，受種種優遇。可是拿伐戀娜對於這文明的世界，並不怎樣感覺興趣。在丹麥，祇有兩件東西叫她覺得驚異：第一，冬天還有太陽；第二，馬走路時還能夠吃食袋裏的東

西。我們到丹麥不久，就回格蘭去，把琵琶魯留在丹麥讀書，住在我父母家裏。

第二年，拿伐戀娜患流行性感冒，病了許久，羣醫束手。我一直跟她在一起，可是也沒有辦法幫助她。她時常提起回丹麥的事。有一次，她握住我的手，說她非常快樂，因為有一個肯平等看待她的丈夫。我到櫥房裏去替她泡茶，想到我多麼愛她，想到她結婚後多麼進步。我躡腳走進去一看，她的嘴唇顫動着，她就這樣死了。

我剛才在看一本書，美國駐丹麥的公使奧文太太說她在一九三四年，拿一簇紅花去放在拿伐戀娜的墓上。我感動得墮淚了，我低頭了。

拿伐戀娜死後，唯一安慰我的是一位女朋友麥苔玲從丹麥寄來的信。後來我有一次在旅行時，途遇暴風雪，把腳凍壞了。一位愛斯基摩女醫生說她能替

我把腳趾嚼掉，我祇感謝她的好意。後來搬回殖民地時，找到一位醫生，把我的腳鋸了一段。當時我坐着療養，覺得人生很空虛寂寞，便寫封信給我所愛的朋友麥苔玲，叫她和我結婚。我曉得非等一年不能得到她的回音，可是我這時終於有一點東西可希望了。

後來我因為腳的關係，不能不回丹麥了。當時麥苔玲還沒有回信。當我們的船進港時，碼頭上有一大堆人。我在人叢中看見我的父親和母親，又看見小琵琶魯，她現在已經八歲了。此外還有十幾個新聞記者，還有麥苔玲。我跳下船衝去找她，從那時起一直和她住在一塊。

不久我的兒子梅格沙也到丹麥來了。他有一半時候住在格蘭，一半時候住在丹麥的農場上。

★ ★ ★

親切之感

蕭義民

編輯先生：西風自出世以來，即成了我的知交。

什麼事都是因人而異的。人們或把西風看做趣味的讀物，而我却否。當然，我亦愛有趣的，而同時，我渴求誠摯的指摘，打罵，教訓與鼓勵。實在說，徒然逗我一笑的人，我是不會與之來往好久，交遊好深的。

西風是這麼親切，讀之有如與不發脾氣的父親在燈下談心；有如什麼人在你的割傷的手指上呵氣；有如與老朋友相對而坐。一種親切之感像蜜似的流入心扉裏，使你的爲自私，偏見所凝結了的心，慢慢的展了開來。你願意毫無顧忌地，像翻開衣裳一樣，把你的胸部揭開，讓你的心像花一樣，充分的開放。

西風是這麼善於教導。在你的心毫無戒備的時候，他把你自己的錯處，可取處，把你朋友的苦衷，希望，把社會的悲劇，人類的偏私，愚蠢與聰明，自然界的偉大神奇與平凡，一平心靜氣地指給你看，使你在世界裏認出自己，在自己身上認識世界。使你喜歡，使你慚愧，使你痛恨，使你寬恕同情。

最近讀『鈔票狂』一文，險些沒把我心坎裏的眼淚擦

出眼眶來。我覺得我幹了不正當的事情，我覺得非常羞恥。我爲自己羞恥，我爲社會羞恥，我爲人類羞恥。我慚愧，我痛恨。『冷眼旁觀』、『心理·教育』兩欄的文章給了我數不清的內心的教育。

我特別提出這兩欄，並非說其他文章沒甚意義，而只是因這兩欄所給予我的幫助，特別易見。

我愛西風，我敬西風。我愛它敬它的整體。我讀西風時，不惟連補白也讀，甚至許多標題頭上的畫圖，在我看來，都不失爲一幅很有意義的藝術品。我常常在把一篇文章看過之後，又倒翻過來，細味版頭畫的內容。

總括一句說，我承認西風是我的好朋友之一，我承認他是我的教師。老實說，我從小學讀書到今，在學校裏，從未碰到過這樣可敬愛，這樣『入心』的教師。那常常手執『籐條』大聲吆喝學生不准那樣，不准這樣的教師，更不用提。

我從來沒把西風只讀一遍，就丟在一邊。我看西風已成習慣。煩悶時，讀西風安慰；沮喪時，讀西風得到激勵；工作累了，我藉西風養神；臨睡時，我讀着西風慢慢睡去。我並非捧西風爲聖經，而西風的內容是這麼廣泛，態度這麼親切，這麼能夠幫助我，令我每有閒暇，便想起它，正如想起我的其他的老朋友一樣。

寄自日本東京中華留日青年會

無·限·的·快·樂

綠野寄自南昌省立工業專門學校

編輯先生：成天專門學些工業，其實好像失去了靈魂樣的。但是不知怎樣被我在書坊裏找到了這麼一種刊物——《西風》後，却不由得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一條新的開朗底路；這不能不感謝諸君子的賜與。

雖然我並不是經濟充裕的，然而每逢看到新出的《西風》，祇要袋裏有兩毛錢，我就會無條件地和書坊夥計調換。（凡是經我愛過的東西，第二次看到，手就會癢，心就會躍躍欣喜。何況是新奇幽美的《西風》呢！）

有一次，真好笑，我的妻撒嬌地要我替她買兩斤橘子吃。我途經一間書坊，踏進去，一眼就看見《西風》站住了，站了半天，呆呆地把眼睛釘在『威尼斯之月』上；大概是夥計……不知怎樣站到我身旁，我才抬起頭來，知道自己腳有點酸了，連忙付了兩毛錢給他，拿起書就一直走回寓。那知妻向我大發牢騷起來，說我連橘子都捨不得買，我才恍然我被《西風》迷住了。這時我以什麼安慰她呢？我請她看『空中女招待』、『蕭伯納情書』、『少女求夫記』和『瘋狂種種』等，才把她的氣弄平了。後來還彼此測驗着『自我個性』，真是樂以忘憂哩！我隱瞞不住，所以告訴諸君子。

我除開呆笨地研究些枯燥的機械科外，使我精神上感到親切的無限快樂的，就是《西風》了。

國華銀行

教育基金儲蓄

本行辦理教育基金儲蓄。歷有年所。已往成績。深蒙各界贊許。各家長爲子女教育計。應請立即開戶。俾將來按期支用。庶無臨時制肘之虞。而免子女失學之患。



宇宙風

第四十二期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姑妄言之一	讀經之利弊	劉維夫
國貨年之後	自己所能做的	憾廬
劇作者的胚胎工作	談戲劇雜誌	知堂
談好文章	略談文學中之剽竊	袁昌英
我們的寓所	農村連環圖畫	宋春舫
醫生和看護	這就是醫院	李長之
公路及其他	阿元入役記	周駿章
姑媳之間	流淚話東北	于炳然
駱駝祥子	從蘇聯回來	趙望雲
		左琴科
		常工
		洪摩
		周長斌
		石文
		展覽
		老舍
		戴望舒譯

本期零售每册一角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摘錄

編輯者 林林 憾廬

發行人 陶亢德

發行所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 宇宙風社 電話二二五七九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每逢初一十六出版
全年二十四册

預定價目表

時間	册數	國內	香港	歐美
全年	廿四	二元	三元二角	四元四角
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六角	二元二角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談風

主編
周黎庵
海戈

第十五期已於五月廿五日出版
「理想世界」專號

半月志異
理想的文學月刊
理想的城與大學
理想世界的人與人
廿五年後的西湖
非常時期的理想國聯
一九××年的東北
將來的文壇
理想的丈夫
胎生變成卵生
去美
六十年後
奇文共欣賞(萬有文庫)
理想與現實
人命問題
巨服至於亡國
五月紀事
「北京的恐慌」
「中國的真精神」(書評)
尋心(十四)

編者 老舍
老華 老五
老向 老華
許欽文 許欽文
聖徒 聖徒
譚雲 譚雲
阜東 阜東
老黃 老黃
任曼 任曼
歐文 歐文
文抄公 文抄公
關銘 關銘
陳華 陳華
陳華 陳華
柯顯 柯顯
孔遠之 孔遠之
何容 何容
老向 老向

第十六期 六月十日出版

要目預告

無題.....老舍

西方文人哀妓女.....渾介

狗與洋人.....鍾五

溫源寧先生.....鍾五

將軍街上會將軍.....蒼苔

兵匪交響曲.....阿穆

圍困在西安城中.....劉家

論床上讀書.....陳師超

清人筆記與幽默.....公西華

却友人招隱書.....關西文

湖山與政治.....黎庵

每 月 十 日 出 版
零售每册
預定全年 元
預定半年 元

總經售

上海愚園
宇宙風社
路愚谷邨

談風合訂本第一集
每售特價預約
每册一元
郵費在內
行將期滿
務祈從速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依本刊格式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處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詳細註明原文出處，最好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暫定一律每面元半，於每期出版前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愚園路愚谷邨二十號西風月刊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廣告價目		地位	
期數	全	半	四分之一
一期	四十元	廿五元	十五元
四期	一一四元	九十元	五十四元
八期	二七二元	一七〇元	一〇二元
十二期	三八四元	二四〇元	一一四元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聲請登記

西風

第十期 六月號

廿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 林語堂
 編輯 黃嘉德
 發行所 黃嘉德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二十號
 西風月刊社
 電話 二二五七九

西風定價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冊二角	
全年	半年	預定辦法冊數	國內日本
十元	六元	一冊	香港澳門
二元	一元	一冊	國外
二元八角	一元四角	一冊	一元九角
三元八角	二元八角	一冊	三元八角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THE WEST WIND MONTHLY
 House 20, Lane 361, Yu Yuen Road, Shanghai

西風

合訂本第一集
現在已經出版



本刊出版以來，備受海內外讀者所歡迎，銷路激增，首數期雖已再版，亦均全部售罄，以致後來讀者賜函補購，無從應命，至為抱歉。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第一期至第六期全數重印，合訂一集，發售預約。集內收關於西洋思想社會生活之精彩文章一百三十餘篇，共五十萬言，都八百餘頁，硬面精裝，質量均甚豐富。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國內平寄郵費奉送，掛號加八分，港澳郵費三角五分，掛號加角半，國外寄費八角，掛號加二角半。凡本刊訂戶於六月底前直向本社函購者優待八折。

顧問編輯：林語堂
編輯黃嘉德黃嘉音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活社會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